《西决》
05.14.2009

《东霓》

《南音》
05.01.2012

# 南音

MYSTERY IN THE CITY OF DRAGON Ⅲ

上

南音



笛安 著

二〇〇九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佳新人，破百万销量纪录，
"龙城"系列小说收官之作——《南音》，
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一曲用 42 万字奏响出来的盛大谢幕。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南音 上/笛安 著

序幕

那个小镇又来了。天空蓝得让人觉得过分，房子的屋顶是红色的，反正是做梦，我也总是来不及怀疑为什么一整个镇子只有这么一栋房子。在我小的时候，这个镇上有时候会有一个卖风车的老爷爷，他穿着一件黑色的棉衣，身后有无数绚烂的风车。风车变成了一堵会颤抖的墙，流转着这个世界上所有我见过的，和没见过的颜色。美丽的颜色总让我有种它们一定很好吃的错觉。第一次做这个梦的时候，我是个小学生，可我觉得我已经是个大孩子了。我在饭桌上跟全家人说，那间房子的屋顶真漂亮，红得就像一条展开来，正对着阳光的红领巾。那时候我应该是才戴上红领巾吧，还总是喜欢对大家炫耀这样刚刚来临到我生活里的东西。

可是爸爸在很专心地看新闻，令人恼火——新闻有什么好看的？不过是一群穿着深色西装的人在走来走去。只有小叔很有兴趣地盯着我说："南南，你的梦都是彩色的吗？"然后小叔笑了，他说，"南南真了不起，我听说，会做彩色的梦的人比较聪明，我的梦从小就是黑白的。"妈妈这个时候从厨房走出来，端着一大碗西红柿蛋汤，"那还用说，我们南南当然聪明了。"于是爸爸就皱起了眉头，"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不要当着小孩子的面夸她聪明，对她没好处的。"但是他这句话一点儿用都没有，因为我已经用力挺直了脊背，让紧绷的、蓬勃的骄傲把我的身体变成一个蓄势待发的弹簧。

冒着热气的西红柿蛋汤就像是一个硝烟刚刚散尽的战场。

哥哥在一旁说："聪明什么呀，都上小学了，还不会用筷子。"——那时候他是一个讨人厌的初中生，虽然我知道他每次都是在故意惹我，可我还是每次都忠实地生气了。我毫不犹豫地把右手五个手指往里弯曲一下，在他的手背上重重地抓了一把，非常笃定地说："你的梦是彩色的么？你的梦才不是彩色的，你的梦是黑白的。"哥哥脸上完全是阴谋得逞的笑容，"不会用筷子的人就是不聪明。"

"坏家伙！"我用力地嚷起来了。

"郑南音——"妈妈的语气变成了警告，"你干什么呢？"门铃突然间急促地响了起来，成串成串的"叮咚"声。会这样按门铃的人，只有姐

姐。不公平。要是我这样按门铃，爸爸妈妈就会说我捣乱的。果然，妈妈急匆匆地站起来，对着门口喊一声：“东霓，来了——”

可是我现在长大了，那个小镇上卖风车的老爷爷很少出现了。有的时候，一边做梦，我还能一边思考，他或许是死了。如果这个小镇真的是我的，我应该能在某个地方找到他的墓碑。要是找不到，就说明，他可能还是会来的。因为他和他的风车已经陪伴了我这么久，我没有道理不安葬他。不知什么时候，我就来到了那个红色的屋顶上。我坐在那里，用我如今的，二十三岁的身体。那屋顶上的瓦片已经陈旧了，但是在我面前逼近的、倾斜的天空还是崭新的色泽。你是怎么做到的呢？我想问它，你已经活了那么久了，为什么还能这么轻盈？

就算这么多年我总是故地重游，可是每一次，却都没有时间仔细看清这小镇的风景。这次我才知道，原来那房子的后面，是一个幼儿园。准确地说，是幼儿园的废墟。一个小朋友都没有，所有的器械都是锈迹斑斑。跷跷板从中间断掉了，搭成了一个带着刺的三角形。秋千是静止的，秋千架的顶端原本装饰着两只白色鸟的头，现在一只变成了浅灰色，另一只不见了。只有滑梯看上去完好无损，跟四周的残局相比，完好得像是一个静悄悄的阴谋。不过滑梯上面落满了灰尘，我记得原先通往顶端的台阶每一个都是鲜绿色的，绿得就像我最讨厌吃的菠菜叶子。我为什么会知道它是绿色的呢？

那是我曾经的幼儿园，我早已长大，所以它早已成了遗址。

其实我还记得，在一个阳光灿烂得有点儿不留情面的午后，幼儿园阿姨罚我站在屋檐下面。因为我不肯午睡，我要回家。她们不准我回家。我抱着我的那个脏兮兮的兔子枕头，站在那里。面对着满院子的秋千、滑梯、跷跷板——它们因为无人问津，因为寂静，瞬间就变得面目冷漠。它们本来应该比那些阿姨们友善一点儿的，它们也救不了我。我还以为得到这个惩罚的自己再也回不了家了。过了一会儿，我突然看见围墙上面是哥哥微笑着的脸，“南南，南南，过来。”我听见墙后面似乎还有一阵笑声，是姐姐。

“南南，过来呀。”惊愕让我的小腿肚子在微微颤抖。可我不敢，因为阿姨说我不能乱动。她们已经不让我回家了，我除了听话，没有别的办法。哥哥突然翻到了墙头，骑在上面，像是骑着旋转木马。姐姐的笑声又传了进来，“快点儿呀笨蛋。”我眼睁睁地看着哥哥一点点踩着墙上那些砖堆出来的花瓣的空隙，爬了下来，稳稳地踩在我们幼儿园的地面上。他跑过来，抓住了我的手，说：“咱们走。”于是他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到了墙边，“爬上去南南，”他肯定地说，“别怕，我在后面，掉下来了我也可以接着你。”我都不知道我当时算不算是害怕

了，总之我稀里糊涂地就真的爬了上去，哥哥也爬了上来，他抓着我那件粉色的罩衫后面的袋子，像拎着一件行李。

那是我第一次坐在墙头那么高的地方，看见世界。那是我第一次可以低下头，看着围墙外面的姐姐。“下来，南南，咱们走了，不在这个鬼地方待着。”她仰着头看我的时候，阳光铺满了她的脸庞。她的嘴唇真红。

就这样，他们俩劫狱成功。

直到今天我都是懦弱的。可是我觉得正是因为那件事情，或者说，自从那件事情之后，我就养成了一种模糊的习惯，在情况很糟糕、很令人绝望的时候，我会莫名其妙地相信着，一定会有奇迹出现的。幼儿的逻辑没能力询问哥哥和姐姐怎么知道我在受罚然后来搭救我。其实答案很简单，他们俩在奶奶家吃完午饭，没事做，决定到我们幼儿园来看看我在干什么。然后就撞上了我可怜巴巴站在屋檐下的场面。

但是当时的我想不到这个。所以我只能相信，我原本就是一个会得救的人。

第一次，我在这小镇上看见了一个闯入者。我在屋顶，他沿着那条我一直都在走的路，绕过了幼儿园的废墟，缓缓靠近这所房子。我凝视着他的身影，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呼吸着寒冷的风。所以，小镇的冬天来了吧。当我发现季节的变化时，他的脚步声的质感也变了，像是在踩着积雪。一道阳光也随之炫目了起来，带着类似金属，面无表情的肃杀气——还是做梦好啊，郑南音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然后我就醒来了，发现飞机正在以一个艰难的角度往上爬。龙城像一件陈旧的行李，被我们遗忘了。江薏姐微笑着从邻座转过脸，“南音，你睡得真是时候，恰好就错过了起飞那一小会儿。”我也对她笑，我现在不像以前那么爱说话了。因为总是会有很多细小的事情在我想要开口的那一瞬间，南辕北辙地堆积起来，在脑子里堆成一片闪着光的雪地，让我不知道第一句完整的话，究竟要从哪里来，就像不知道第一个脚印，究竟要踩在这雪地的什么地方。所以我只是笑着凝望她的脸。这一年多的时间，我觉得她变了好多。虽然笑起来的样子依然潇洒，可是脸上有了种说不出的痕迹。

我知道她也在认真地端详我。她说：“你是不是有点儿紧张？”我犹豫着点了点头。她说：“也对，你的人生从此不同了呢。”她的脑袋轻轻地靠在了椅背上，含着笑，优雅地扫了我一眼，“了不起，南音，才这么年轻就有很好的开始了，想想都吓人呢——我能不老吗？”她似

乎是把自己逗笑了。

“总得发生一点儿好的事情吧。”我只好这么回答。

我不知道她是真的没听见，还是装作没听见。总之她开始低下头去翻看飞机上的那些杂志了，对话就这么结束了。不知不觉间，我把额头抵在了机舱的舷窗上，圆形的。飞机的窗子总是冰冷，让人觉得外面的天空貌似温柔晴好，其实那种柔弱的蔚蓝是被严寒冻出来的。我觉得我需要仔细地，从头想一想。想想刚才闯进我梦里的人。想想我的小镇上第一个过客。短暂的睡眠中，我没能看清他的脸。可我知道他是谁。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我说。

“你每次都这么说。”他说。

“这次是认真的。”

“你下个礼拜就会改主意。”

“滚。”

“你的性格真是糟糕。”

“滚蛋。”

“不能文明一点儿吗？你哪儿还像个女人？”他脸上的微笑，和童年时的哥哥如出一辙。

“滚远一点儿。”我认为这句要比上面那句文明。总是这样，我在不知不觉中，就恼羞成怒地接收了他言语之间的所有讯息。

“好，我滚。但是我爱你，这总不关你什么事吧？”

“南音，”江薏姐的声音从那本摊开的杂志上方传过来，听上去闷闷的，“到了以后，你是打算住我那里，还是住苏远智那里？”整句话问完了，她也没有抬头。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可是要想真的回答，是很累人的一件事。所以我只好冲着她笑，我自己也知道，这挺傻的。她笑着摇了摇头，像是自言自语：“真羡慕你们这些年轻人，有的是力气折腾。”

我想是在江薏姐跟空姐说“我要咖啡”的时候，我看见了那朵云。形状真的很特别，乍一看就像是公园门口的石狮子。可惜舷窗的视觉范围太狭小了，我用力地看，也只能稍微多看那么一瞬间。但我还是必须尽力地好好看看它，因为我知道，我和它再也不会相逢。

## Chapter 01

外婆

从小时候起我就觉得，过年这回事，只有在等待的时候，才最像是过年。心里涨满了期待、欢喜、激动，和想象，以为到了正日子，所有这些期待、欢喜、激动和想象都会翻倍的。可是大年初一清早一睁开眼睛，就发现它们全都在除夕的睡梦中消失了。我不甘心，我非常不甘心。那时候我是一个执著的小孩，所以我每一次都很用力地把枕头翻起来，紧紧地抓着那几个红包，眼睁睁地，一边告诉自己所有那些喜悦都会在打开红包的时候从天而降，一边就这样看着它们静悄悄地停泊在不远处。可就是隔着一层玻璃，没法对着我从头到脚地用力泼过来。

可是我不能告诉妈妈说，我其实不喜欢春节。我必须挥舞着那几个红包，跳下床去跟每个人说“过年好”，必须用力地跟每个人拥抱——因为如果我不这么做，他们每个人都会堆出一副很严重的表情，问我：“南南，你怎么不高兴呢？”——爸爸，妈妈，小叔，姐姐，更久远的时候，家里会有更多的大人一起问我这个问题——最多的时候达到过十个吧，那是我们家每个人都活着的时候。似乎我不高兴是件特别严重的事情。在他们的逻辑里，只要我没有表现得很高兴，就一定是有坏事发生。妈妈就会头一个盘问我：“南南，是不是作业没写完啊？是不是在学习里被老师骂了？”……时光流逝，妈妈的问题变成了“南音，跟妈妈说实话，你是不是早恋了？”到了现在，终于变成了：“你跟苏远智吵架了对不对？别骗我，妈妈是过来人——”

就这样，不知不觉间，为了不负众望，我变成了一个总是很高兴的人。不过，我就在这个竭力让自己高兴的过程中，莫名其妙地找寻到了一些真实存在的快乐。我想哥哥是对的，我天生就热爱起哄。哥哥总是能把很多事情都总结得特别恰当，所以我觉得，他就应该做一个老师，虽然他没有小叔那么有学问。

她静静地看了我一眼，突然笑了，“你老公，是不是也很可爱？”

“我掐死你！”我镇定地说，然后迅速地把手伸到她后颈上，看她一副比我更镇定的样子，就明白了她完全不打算跟我在这个时候笑闹着厮打。“我嫁一个可爱的男人天经地义，可是有的人，凭什么呀？”

她似乎是很认真地思考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雪碧，你跟着我姐姐学坏了。”这下我是真的很开心，因为一瞬间看到我们的阵营里又多了一个同盟。

姐姐的嗓音从楼下毫不含糊地传了上来，“郑南音，又是你的快递！赶快下来拿！”我一边跑，一边想：她声音真好听，尤其是抬高嗓门的时候，更是清澈。也不知道“热带植物”当初常常跟她吵架，是不是跟这个也有点儿关系呢？

妈妈把旧餐桌支在了客厅里，这餐桌已经用了很多年，跟着我们搬迁了好几次，就算我们为了搬家新买了一个看上去很像那么回事的新餐桌，但是妈妈还是舍不得丢掉她的老伙计。她说，在这张可以折叠的圆桌上擀出来的饺子皮是最好的。所以这张旧桌子现在变得很清闲，只是为了擀饺子皮而存在的，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懒得跟人解释那么多的元老气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这个家还是太新的缘故，饺子馅的气味闻上去没有过去那么强大和毋庸置疑。面对簇新的环境，连这香味都在认生。

北北穿着一身臃肿的绒线套装，橘色的，像个登山运动员那样威武地站在学步车里面。她越来越胖了，小小的脸蛋儿几乎都要垂下来。我每次看见她，都有种冲动，想把那两个水嫩的脸蛋儿替她扶上去安得牢靠一点儿。此刻她聚精会神地拨弄着学步车上那几颗彩色的木头珠子，眼神专注得很——北北就是这点可爱，那对细细的眼睛像是被日益膨胀的脸越挤越小了，因此只好拼命地做出很有精神的样子来，彰显自己的存在。我过去也总是跟着姐姐说北北长得丑，可是后来有一次，我无意中知道了，我小的时候，姐姐也常用一模一样的语气说：“天哪南南长得真丑，这可怎么办？”——自那之后，我就觉得我和北北都是弱势群体，我们应该团结一点儿。

“北北，北北——别数那几个破珠子了，你又不识数，数不清的……”我蹲在她面前，很认真地跟她对话。

妈妈在不远处慢慢地笑了，“那你是姐姐，你要教她的嘛，我们北北那么聪明。”

是的，北北是个冰雪聪明的小孩。她八个月的时候就会叫“爸爸妈

妈”，现在还不到一岁，她已经会讲一些很简单的词表达她的意思了。比如“好吃”，比如“去玩”，比如“北北喜欢”，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北北表演说话就是大家最好的余兴节目。看她一板一眼地用力地表达自己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世界的上方，一定还是有个类似上帝的神灵的。

北北抬起她的胖脑袋，看着我，然后把食指放进嘴里投入地咬了咬，突然笑了，非常肯定地说：“漂亮。”

“谢谢你表扬我哦——”我终于忍不住了，还是伸手捏了捏她的脸蛋儿，然后我想到，她不是在说我漂亮，她是在回答我。我要她不要再去摆弄那几个珠子，她在跟我解释她为什么要那么做，因为那些珠子漂亮。——真令人难以置信，我用另外一只手捏住了她的另一边脸蛋儿，然后轻轻地把她的小脸抻成了一个哈哈镜里的模样，“北北，你真的有这么聪明吗？我的话你全都听得懂是吗？”

“南音，”陈嫣的声音急切地在我身后响起来，“别那样扯她的脸，她会容易流口水的——”她一面说，一面把一盘洗好的水果放在茶几上。我暗暗地翻了一下白眼：什么叫扫兴？这就是。然后北北在专心致志地盯着我翻白眼儿——该不会是打算学习吧，我于是轻轻地在北北毛茸茸的小脑袋上拍了几下，表示：虽然我很讨厌那个把你生出来的女人，但是这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说真的，陈嫣最让我不爽的地方不在于她特别紧张北北，关键是，自从我们大家发现北北越来越聪明，她就一天比一天明显地、理直气壮地表现出来她有多么想要保护北北——潜台词似乎是，因为北北优秀，所以北北理所当然地应该被珍惜。这是一种非常坏的逻辑。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爱一个人都不该爱得这么势利的。然后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我知道，我又想起了遥远的火星人郑成功。

“妈妈，”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今天下午你出门的时候，有个人打电话来，说是你以前的同学。我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就是拜年。”

“哦。”妈妈小心翼翼地抬起胳膊，用手腕拂了拂挡在脸上的碎发，为了避免把满手的面粉蹭在额头上，“那他有没有说他叫什么啊？”

“说了。”我竭力地回想着，“好像是叫——刘栋？不对，王栋？也不对，叫张栋？反正是个很常见的姓……”

妈妈的表情还是茫然，“我还是什么都没想起来。”

姐姐在一旁笑了，嘲讽地说：“三婶，你眼前是不是只浮现出来了三

座建筑物？”

然后他们几个人一起大笑了起来。妈妈摇着头，一脸无奈的表情，“有什么办法，上了大学也没用，还是这么缺心眼的傻丫头。”

虽然姐姐的语气让我很不舒服，但是我还是由衷地觉得她说的话确实很好笑。北北歪着小脑袋，看了看我们所有人的脸，然后也胸有成竹地笑了，似乎是明白了，眼下这个状况，跟着笑是不会错的。

有些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比如现在，我就是无意中瞟到了窗子外面似乎是掠过了一辆出租车，一瞬间，我觉得心里或者说脑子里，有什么东西蜻蜓点水一样地，微妙地震颤了一下。于是我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定的，错不了，不然没法解释心里面随之而来的那种特别强烈的肯定。

我跳起来往门外跑。一边跑一边把我的预感喊了出来：“哥哥回来了，哥哥回来了……那辆车里坐着的一定是哥哥！”顾不上理会身后大家的声音了，我在第一个音节涌到喉咙那里的前一秒钟，看见了哥哥的身影。

隔着落地窗，他打开车门，他接过司机从驾驶座上递的零钱，他走了出来，他绕到后面去打开了车的后盖，他把巨大的背包拎出来的时候身体的角度终于偏过来一点点，他腾出手来把零钱塞进了衣袋——没有声音，他在真空之中做完这一切。我终于用力地打开了落地窗，空气和远处的车声一起涌来了，“哥哥——”我发现自己的欢呼声居然怯生生的，似乎我还没有准备好，似乎我还是比较习惯刚刚的寂静，似乎我还有点儿害怕迎接他的阔别已久的声音。

他抬起脸，笑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姐姐。姐姐站在那一小块室内透过来的光晕里，她自己都不知道她的笑容有些僵硬。出租车的大灯还在闪，那司机不知为什么，非常应景，还不走。哥哥和他的背包就停留在那束车灯里面，一个站在黄色的光芒中，一个站在惨白的光芒中。中间那段明明暗暗的柏油路终究是黑暗的，就像是各自守在一个小星球上。

姐姐说：“你回来了。”

哥哥说：“过年了，我怎么能不回来？”

姐姐笑了，是急匆匆的、自嘲的那种笑，“回来了就好。”然后像是不知道该把自己放在哪里，犹豫了一下，还是转身进了屋。

“你是不是瘦了，死兔子？”他这样说。

“要死啊，大过年的你咒我死？”我抬起头，对他喊回去。

“让我看看你是不是真的瘦了，郑南音。”他又开始做出那副一本正经的样子。

“怎么可能？我又重了两公斤，你不要哪把壶不开就提哪把好不好呀！”我看着他明显削下去的脸颊，认真地说，“哥，我好想你。”

他周身散发着一种陌生的气息。也许远行之后的人都会这样的。可是这种陌生的气息让我觉得有点儿不安，比方说，我刚才冲过去抱紧他的时候就突然想起来——每次苏远智放假回家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拥抱也会让我从他的脖颈那里嗅到一种属于异乡的生疏的味道，每一次，我都会被这种陌生搞得有点儿害羞，就像是我们才认识没多久。于是我就在心里笑话自己说：“郑南音你有没有出息啊？你们已经结婚了结婚了你知道吗？你不要紧张得像是在偷情一样……”

面对哥哥，我居然想到了苏远智——也不对，我是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总之这可真的有点儿丢脸了。

“南音，你让哥哥进屋里去，这么冷的天气——”爸爸的声音从阳台上传了下来。然后妈妈也从落地窗里面走出来了，两只手湿淋淋的，估计是赶着去洗掉了面粉，妈妈没有表达惊讶，也没有表露欣喜，她只是说：“累了吧？马上就开饭了。”

“好，三婶。”他和我妈妈说话的时候总是透出来一股特别让人舒服的顺从。妈妈总是和我说，其实哥哥的个性跟她很像，有时候补充一句，“他才该是我的孩子。”——心情不好的时候，这句话说完了就联想到我的种种可恨之处，然后开始骂我了。

其实我觉得，正因为哥哥不是她的孩子，她才总是看到他身上所有的优点。那种距离，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

年夜饭很热闹，爸爸和小叔开了两瓶家里存了好几年的酒。每个人都像我一样，尽力表达着自己很开心，因为他们觉得在这个时候不开心是错的——也只有过年这种时候，他们也能尝尝我每天都在尝的滋味了。想到这个，我就由衷地高兴了起来。妈妈的脸颊被酒精弄得红红的，眼睛像是含着泪，她脸上的笑容和平时不同，有了一点儿任性的味道，“我真高兴，”她在突然之间，像是要宣布什么，“西决回家来了，东霓的店很红火，南音终于决定了要考研究生，北北又健康又聪

明——这样真好啊。”

“你是最辛苦的人。”小叔这个时候站了起来，端起杯子，“我们大家都该敬你一杯。”

“没错的。”姐姐也很笃定地说。所有的酒杯一瞬间都举起来了，那些伸展在半空中的手臂像是一群接到了什么口令的鸟类，一致朝着妈妈的方向。妈妈像个小女孩那样，又骄傲，又害羞，“别呀，我最怕这种自己人搞得那么正经的场面——”

“妈，你是希望我们自己人都不正经，你就高兴么？”我非常清楚，在这种时候，我该说什么样的台词逗大家开心。准确地说，我非常知道大家什么时候需要我来逗他们开心。这种事情很难讲的，有时候我并不知道我说的话哪里让他们觉得可爱了，不过有时候我知道，我就选择我“知道”的那部分，配合不同的场景，用同样的逻辑复制一下，就能经常地让大家笑了。

北北就在这个时候非常坚定地挪动着她小小的学步车，“吱吱呀呀”地朝着饭桌过来了。“北北，宝贝儿，”陈嫣可能是忍耐了太久了，终于找到了机会炫耀一下北北，“哥哥回来了，北北，你看，叫‘哥哥’呀，你会说的——”我埋头吃菜，为了防止自己的表情露出端倪来，如果我是她，打死我，我都不会刻意地跟哥哥聊北北的事情——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她应该早就想开了吧，公平地说，我有时候还挺佩服她的。

北北拒绝捧场，不肯说话。好孩子。不过她拿起桌上的一根筷子，只有一根，对着哥哥伸了过去。——婴儿的世界说到底是神秘的。“这是你送给我的礼物么？”哥哥笑道，“谢谢北北。”“不是，”姐姐在一边开口，“她是想戳你。”

哥哥淡淡地笑一笑，却没有转过脸来看姐姐。

其实，姐姐那句没头没脑，又不像认真又不像玩笑的话我听懂了。她语气有点儿闷闷的是因为她拿不准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和哥哥说话。她其实是在讨好他，可她自己绝对不会承认这个的。

爆竹声突然在每个人的耳边炸裂了——那声音纷纷扬扬，以一种莫名其妙的激情喧闹着，好像发誓要把整栋房子的玻璃都震得和它们自己一样支离破碎。爸爸不得不抬高了嗓门儿，看上去像是非常用力地对整桌人说：“过年好。”还以为他在喊话呢，那架势就好像我们大家并不是在陆地上，而是身处浪尖上面颠簸的船舱里。

大年初一的清早，我悄悄地爬起来，溜进哥哥的房间里去。和我想的一样，他已经醒了，在看着天花板发愣。

“你看没看到红包？”我轻轻地把门关在身后，“妈妈昨天晚上给你放在枕头下面的，数数嘛，我想知道你的会不会比我的多。”

“你自己数吧。”他欠起了身子，往旁边挪了挪，把枕头让了出来，后背靠墙，半坐着。

他眼睛里现在有了一种我也说不清的东西。至少我有时候不大敢像过去那样，无所顾忌地直视着他了。我只好低头数钱，装作没事。

“你今天不去见苏远智么？”他问我。

“去的。”我点头，“今天我去他们家吃饭，明天他来我们家——想想就头大，去他们家吃饭我根本吃不下。”

“你不想去就不去，轮不到那个小子来命令你。”

“你什么时候再回四川那边？”我把钱装回红包里面，想了想，又抽出来三张，“妈妈给你的比给我的多——不管，我就内部重新分配一下了。”

“这么贪财。”他轻轻打了一下我的头，“不去了，学校派了别的老师去接替我，我放完寒假回去照常上课。”

“那就好。”

“你们都还好吗？”略微停顿了一下，他问我。

“挺好。姐姐的店生意好得不得了。真是奇怪，”我扬起脸，“学院路上别的店都没有她那里人多，她居然打败了经济危机。”

“我想搬出去。”他认真地看着我。

“你开什么玩笑啊？”我喊了出来，“不可能的，妈妈绝对不会同意！你知道我们搬家的时候，妈妈是怎么给你收拾房间的么？你所有的东西，每一样，妈妈都要我写在一个单子上面，具体到什么东西放在第几个抽屉里，哪张画挂在哪面墙上——你没发现这个新家里你的房间和原来一模一样吗？就是这么来的，你现在说要搬走……”

“我就说，这个地方离学校太远，不方便上班不行么？”他从床头柜上

拿起了烟盒，用食指推开，盯着看，好像是在决定到底要从那些长相相同的香烟里面抽哪一支出来。

“你放心，妈妈一定会说，那就把爸爸的车给你开。”我叹了口气，“你这样突然说要搬走，会很奇怪。”

他不回答，只是很用力地按下去打火机。

我盯着窗帘，那上面的花纹被上升的烟雾笼罩了，“我知道的……可是，你那个时候也说过了，还是要演下去啊，你人说搬走就搬走了，还怎么演？你就不能，”我咬了咬嘴唇，“你就不能真的当做什么都不知道吗？”

他缓慢地微笑了，“我不能。”

门外面突然响起来妈妈气急败坏的声音，“你把话说清楚你什么意思啊！”我们俩同时被吓了一跳，我想同时和我们一起打了个寒战的，还有他手指间那点儿倒霉的火光。我跳下床去把门打开，外面空无一人，不过妈妈的声音更清晰了，她握着电话，愤怒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你现在告诉我你要移民？你要移民！你以为我不懂啊，移民从从头到尾怎么也要办一年多，你早干什么去了？你现在才来告诉我，大过年的你自己不觉得过分啊……”

爸爸在一旁无可奈何地重复着那句他常说的话，“你和他吵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你这样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不过，爸爸的声音明显越来越弱，到最后，成了自言自语。

妈妈挂断电话以后，神色疲倦地在沙发上坐下了。“怎么办？”她问爸爸。但似乎也并不期待得到什么回答。

“妈——”我慢慢地凑了过去，她看着我，有些意外，可是声音又恢复了平日里的柔软，“醒了？”然后她无奈地笑笑，摇了摇头，“你大舅告诉我说，他们要移民，下个月中就动身。”

“那就走呗。你还不舍得么？”我很困惑。

“笨孩子。”她难以置信地叹气，“他们不打算带着你外婆走，他们要把外婆送到我们这里来。我并不是气这件事，我是气他们这样算计我。”

“太过分了……”我这么说的时候，其实是有点儿兴奋的，相当于观看肥皂剧时候的心情吧，“这样对待自己的妈妈。”

但我没想到，妈妈说：“你外婆她只是我一个人的妈。”

妈妈从来没有给我讲过这个故事。

## Chapter 02

昭昭

自从爸爸的胃被切掉一部分之后，早餐桌上他就再也不能享受妈妈煎的荷包蛋了。这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有一回，苏远智都跟我说：“真奇怪，不就是煎蛋么，为什么你们家的就那么好吃？”鸡蛋脆弱的壳在锅边上轻轻地一响，因为动作轻柔，所以听见的人谁都不会联想到“粉身碎骨”上面去。总是在这一刻，妈妈会自言自语道：“我最讨厌把鸡蛋清滴到锅边上了。”她可能没有意识到几乎是每次煎蛋的时候，她都会这么说。蛋清就像是一滴硕大柔软的雨滴，准确地滴落下来，硬是被那片滚烫的油滴归置成一片整洁的白色雪花。妈妈还嫌这形状不够圆，轻轻地拿锅铲在边缘处休整着形状 ，像是在做雕塑，鲜艳的蛋黄晶莹的微微颤动着。然后妈妈恰到好处地把它们翻个面，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

有时候爸爸会用一种非常冤屈的语气说：“就让我吃一个嘛，一个而已，就今天，我的胃其实已经好了......”妈妈像个女王那样，不怒而威地反驳回：“想都别想。”然后她就开始炫耀一般地把完美的煎蛋分给大家，我，哥哥，她自己，有时候还有小雪碧——莫名其妙地，雪碧现在经常会留在这里过夜，还能为什么呢，姐姐一定是交了新的男朋友;当然，还有外婆。

外婆来到我们这里已经两个星期了。妈妈说，外婆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按照公历来说，应该是79岁。可是外婆一点 不像，虽然她头发是全白了，可是她看上去是个漂亮的老人，还很喜欢穿大红色的毛衣。只不过，她的记忆力和智商，都在这两年内迅速退化成了一个小孩子。

她很乖的坐在餐桌前，认真地研究着面前的餐具。爸爸把她那份煎蛋小心的安放在她面前，她抬起脸，用满是皱纹的脸庞对爸爸一笑：“谢谢。”爸爸几乎是有点儿羞涩的笑了：“您谢什么呀——”然后外婆礼貌的问爸爸：“请问您——怎么称呼？”她每天总会问爸爸这个问题，爸爸也每天都只能哭笑不得的回答她：“我是南南的爸爸。”

有时候她还会执着的追加一句："哦，南南的爸爸，您贵姓？"有一次小叔非常幽默的代替爸爸回答说："他……免贵姓郑，我也 。"然后指了指哥哥，说，"她也一样姓郑，您就不用问了。"外婆满意的点点头，"这么巧、"

但是她到了第二天，甚至是几个小时以后，就会再问一次。单爸爸又一次无奈的回答"我是南南的爸爸"，她又遇上了新的困惑："南南？""您连南南都不记得了么？"爸爸说，"南南是您的外孙女啊。"

"谁说我不记得。"她的自尊心 收到了损害，换了一副严肃的表情，"我们南南还没放学，她上四年级了，个子长得比好多小孩子都高。"说完了，她还没忘记对身边的我微笑一下。她记忆的丧失给我造成的最直接的损失就是——她uken给我过年的红包，因为她的红包准备好了要给"南南"，她倒是执着的吧红包塞给了雪碧，可能是雪碧的身高比较符合她对"四年级的南南"的印象。

有时候我也试着想象，如今，外婆眼里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她生活在一群……一群她一会儿认识，一会儿不认识，一会儿又似曾相识的人之间，对她而言没有丝毫不感到惶恐么？弄不清楚所有人的来历，对她而言没有关系么？在她耐心的询问每个人"贵姓"的时候，她会问问自己是谁么？就好比现在的早餐桌上，她似乎每天都是个初来咋来的客人，可她怎么还是这么怡然自得的呢？

她认真地咬了一口煎蛋，然后认真地看着正好坐在对面的哥哥，认真的说："好吃。"那种表达方式和北北异曲同工，就像信任着日升月落一样，信任着我们这些生人。

妈妈从厨房里走出来，走到她的身边。她抬起头，想起刚才告诉了哥哥的事情没有告诉妈妈，用力的重复了一次："好吃，玲玲。"她唯一认得人，唯一一个永远不会叫错名字的了，就是我妈妈了。"妈，"我妈妈耐心的略微俯下了身子，"你想喝红枣茶，还是白米粥？"

外婆似乎只听见了前半句，不放心的念着："红枣茶，我要喝。"

"三婶。"哥哥的声音叫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这些天，在饭桌上，只要他一开口说话，我就会特别紧张——还 以为他真要跟妈妈提起搬出去的事情来，我可不知道，要是真的发生了，我该怎么办，还好，他只是说，"你坐着吧，我去拿。"

我暗暗地舒了一口气，哥你就不能让人省心一点儿吗？

我曾经以为，哥哥无论怎样都是个说得出做得到的人。似乎是有一句成语叫“言出必行”吧？也不知道，外婆这种病，会不会遗传的，等我活到那么老了，也会像她一样忘记一切吗？难道真的也会忘记去年那个九月的晚上么？要是我把那一天的事也忘了，就基本上等同于我忘了随时郑南音，我都忘记了随时郑南音，那么我成了谁？真厉害，外婆是怎么做到的呀？——天哪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刚刚在想什么，为什么扯到外婆身上来了——外婆正在无辜的喝她的红枣茶呢。总是这样，我总是得用尽全力的想，才能招呼来一些最开始的念头。没错的，我想说的就是，去年九月初的凌晨。

那个夜晚漫长的就像是八百米测验时候的跑道。哥哥酩酊大醉，他在经历旁人无法想象的劫难；对我而言，也是如此，因为我是唯一的观众。我如坐针毡的注视着她一言不发的痛苦，我曾试着一次次的重复：“哥哥我不在乎你是不是抱来的，我才不在乎血缘那种鬼东西……”他瞪着我，狠狠地说：“闭嘴，给我安静点儿。”

于是我只好重新乖乖的重新做回观众，静静地看着他喝道完全丧失意识。煎熬的，一分一秒的期盼着大幕冷赶紧落下。不过心里却也模糊的闪烁着一个念头：你呀，只会对我凶，只会蛮横的对我说“闭嘴”——你到是和你的仇人算账啊，干嘛面对着她的时候，你就什么都不敢讲了呢。我指的是，东霓姐姐。——不过算了，都到了这种时候，我还计较什么呢。

其实我知道，自从姐姐毫不犹豫的吧不该说的事情说出来以后，她也很难受，她也在忍受着折磨——我相信人会被自己做的错事打垮，那种被自己伤害了的感觉，甚至要比被别人伤害了以后还糟糕。不过我不同情她。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永远都在原谅自己的人——好吧，我也是这种人，总是一边闯祸一边在心里暗暗地允许自己这么干。但是，哥哥是不同的。

可能在这个家里，不对，是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才知道哥哥对他自己有多么苛刻。

不管别人做了什么，他都可以替别人找到理由，可能正因为他太能理解别人的弱点了。可是对待自己的弱点，他却永远都像是对待一个躺在人行道上冒烟的烟蒂那样，毫不犹豫的用力踩灭它。他根本就是把自己当成是别人，又把吧别人当成了自己。

我无能为力的站在姐姐家的客厅里，看着姐姐对他吼叫——谁让我也有姐姐家的钥匙呢，而且，说真的，那天我其实在门外就听见里面 在吵架了。我轻轻地打开门溜进去，确实是不想打断那个场面——我姐

姐吵架吵得很精彩的，非常具有观赏性。不得不承认，她那天的发挥，更是天后级水准。

“你是老天爷吗？请问你现在在代表谁说话？你不会是在替天行道吧？

“这个家真正的野种不是我，是你郑西决。是奶奶他们为了救爷爷的命，花了八十五块钱在医院买回来的私生子。“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二叔死了二婶也不要活了吧，因为她和你根本没有关系……

“人生就是这样的，你什么都没做就已经糊里糊涂的手上沾了血，你不像你自己认为的那么无辜，不要再跟我五十步笑百步了！”

……

可正因为我不是看客，所以那个瞬间，我才恨她。她明明知道哥哥不是她的对手，她明明知道哥哥最终还是会原谅她。

“南音，这件事你不可以告诉任何人。你要装到底，我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当哥哥慢慢地跟我说出这句话，我知道 ，他挺过来了。对于他而言，所谓”挺过来“，指的就是成功的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在巨大的创伤面上过有条不紊的日子。姐姐总拿这点来笑话哥哥自欺欺人——可是，一个平凡的人，想要活出一点儿清洁的尊严，又能怎么办呢？她根本不懂，那不叫自欺欺人，因为哥哥是真的用尽了全身力气，咬着牙，等待真正的平和跟风度降临。

小叔和陈嫣结婚的时候是这样，江薏姐离开的时候是这样，还有——我们俩第一次看见北北的时候，隔着暖箱的玻璃，北北像是个小动物那样闭着眼睛安详的蠕动——他们说她被放在这里面是因为得了肺炎，不过很好治的。真是神奇，还不会睁眼睛呢，她居然也长了肺。哥哥不懂声色的静默着，我说：“看上去好小呢。”隔了几秒钟，他才回答我：“是。”于是我知道，他刚刚在发呆。我暗暗地看了他一眼，发现他在微笑着。那个笑容不是给北北的，因为他的眼睛盯着透明的暖箱壁上那抹被光涂得更亮的地方。他是在笑那个隐约映在上面的，自己的脸。

随后在一片每个人都热闹忙碌的喧闹，他对陈嫣说：“恭喜你了。”

当他发现原来在每个人都热闹忙碌的喧闹中不顾姿态的“赢”，他就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又没自如的“输”。不过他不知道，他在不知不觉

间，改变了我判断输赢的标准。所以我已经习惯了，习惯了只要哥哥不动声色的谢了幕，那么不管已经上演了什么激烈的剧情，不管居中角色和下面观众（当然他们是同一批人）怎么把别人的平静践踏成了街心公园的草坪，我们照旧还是迎来了一个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照旧像这样围在一张桌子上吃早餐，照旧看着妈妈一边给大家分煎蛋一边丢个眼里的颜色给爸爸，照旧听着外婆执着的问大家贵姓——生活的惯性是强大的，我哥哥比生活还强大。

我以为这一次也像以往一样。他挣扎了，他沉默了，他要我和他一起守口如瓶，是的这次的事件比原先都要严重些所以他要去遥远的四川山区躲藏一阵子，但他毕竟还是如往常那般谢过幕。可是他居然说他想搬出去，这真让我心惊肉跳。哥哥，谢过幕就不能反悔的——可是他为什么不能反悔呢？只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反悔过吗？郑南音，你会不会太自私了？

“南音，赶紧吃啊，又在发什么呆。”妈妈说，“等下还得带外婆去公园遛弯儿，你别磨蹭。”

“急什么呀。”我咬住了筷子头。

“我和你们一起去，我得赶时间。”妈妈站起身子开始收拾碗筷了。

糟糕了。不过我面不改色地说：“不用你跟着，有我带着外婆就足够了。你不是要上班嘛，反正你得搭爸爸的车，就先走嘛。”

“我今天不坐你爸爸的车，”妈妈的声音从厨房传出来，“我今天不去单位，得去开会，那个地方穿过公园就到了。”

这下彻底没戏了。我只好低下头给苏远智发短信：“你出门了吗？”

他回道：“我已经在公园了。”

“很倒霉，今天我妈妈一定要跟着。你先躲远一点儿别过来，等我妈妈走了我再给你短信，对不起哦。”

“就算是看见你妈妈也没关系的。”

“可是她一定又会唠叨的。她会骂我像做贼一样。还会再骂我都决定考研究生了可还是整天贪玩，总之很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非常自我欣赏地叹了口气，赞美我在自己手机上按键的速度。

“那好吧。”

“你想我吗？”

伴随着我的手机短信提示的那声“叮咚”的脆响，妈妈恼火地抬高了嗓门：“郑南音我叫你快点儿你听见吗？吃个早饭也放不下你的手机啊！”

“来了嘛——”我从空荡荡的桌面上拿起我自己的碗筷冲进了厨房，都还没来得及看他究竟回复我什么。

不知为什么，龙城的二月总是让我觉得，冬天就是要这样永远永远持续下去了——准确地说，是让我觉得，冬天永远永远这样持续下去，也挺好。阳光又柔软，又寒冷，不过没有那么严酷。我和妈妈走在外婆的左右，让外婆像个孩子那样地被保护在中间，用好奇的眼神打量着公园里那些死都要维持绿色的无聊松柏。“你不能走慢一点儿吗？你又不是不知道外婆跟不上。”——总之，妈妈永远有办法找到我的错处，如果我真的走慢一点儿，她一定又会说：“你到底在磨蹭什么啊。”她在哥哥、姐姐，以及北北面前，永远是一副柔声细气，无微不至，然后公允宽容的模样，可是面对着我和爸爸，就不同了。

外婆非常笃定地转过脸，冲着妈妈说：“是去夫子庙吧？”

“妈，今天不去夫子庙，改天再去。”这是每天早上散步的时候都会出现的对白。反正外婆不知道她已经离开南京了，跟她解释也没有用的。

“春天很快就要来了，妈。”妈妈说话的语速最近越来越慢了，似乎只要慢慢说，外婆就能全体听懂，“等天气暖和了，我们一起去远一点儿得郊外玩，南音爸爸有个朋友在乡下有院子，种了好多的苹果树，苹果花开的时候，漂亮着呢。”

“哦。”外婆突然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是不能星期天去，星期天你哥哥他们要过来的。”她是在说我那个把她像件快递一样运到龙城来的大舅。

“没事。”妈妈的语气中有点儿黯然，“去玩之前我会给他们打电话，叫他们不要来了。”

“这就好。”外婆笑笑，她的问题解决了。

手机又在外套的口袋里骚动了起来，但居然不是苏远智的短信，是姐姐的电话。

“西决在家吗？”姐姐问。

“应该在吧，学校又没开学，你打回家去不就知道了吗？”我漫不经心。

“废什么话，”她总是这样，什么时候都要做出一副压倒别人的气势来，她都不知道其实是我们大家都在让着她，“我刚才打回去了没人接，不然我干吗还问你啊。”

“你有事啊？”其实我想说的是“你明明可以打他的手机”，但是算了吧，那么较真有什么意思呢。

“等会你再打回家一次吧，可能他没醒来。”姐姐说，“告诉他，今天要是有空的话，到我店里来一趟。真的有事情。”

“出什么事儿了么？”

“不是的，我这儿今天来了一个小孩，来应聘服务生。她说她自己十八岁，其实我知道她是西决班上的学生——我只能让郑老师来领她回去。”

“好我知道了。”我终于还是没能平静地按捺住好奇心，“你怎么知道她是哥哥班上的啊？”

“总之错不了的。”她停顿了片刻，还是选择了不说。

若是放在以前，她绝对不会让我来替她跟哥哥传话的。想到这里，我就有点儿心软了。她为了让哥哥去她店里，居然还这么详细地解释了原因，是怕如果理由不够充分，哥哥不会去吧？她甚至不愿意亲口跟哥哥讲，是怕被拒绝吧？她那么骄傲的一个人——哥哥，不然你就跟她恢复邦交吧，你都不理她这么久了，也够了吧？其实你又不是不知道，姐姐那个人有时候讲话是不过脑子的……是的，郑南音是根墙头草，我自己很早就承认这点了。

妈妈的背影远去的时候，我和外婆在路边的长椅上坐下了。

“外婆，太阳很好吧？”我对她笑。

“是，真好啊。”她也对我笑。

“外婆，等一下会来一个人，是我老公。”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又莫名其妙地有点儿不好意思。

“啊，原来你结婚了啊。”外婆聊天的兴致似乎真的上来了。

“是的。可是，我妈妈不太喜欢他。”

“那真糟糕。”外婆虽然没能弄清楚我妈妈就是她的玲玲，但她还是在很认真地摇头。

“外婆，你说妈妈要是永远都不喜欢他，我该怎么办呢？”苏远智终于远远地出现在了十几米以外的花坛旁边，我用力地对他挥了挥手，“外婆你看到了吗，就是他。”

我们俩昨天刚刚见过面的；准确地说，只要他回龙城来，我们每天都会在一起。但是今天，他得跟着家人去外地的亲戚家里，好像是发生了点儿什么紧急的事情。他的火车两个小时以后就要开了，所以，我想赶紧再看他一眼。

他靠近我，很自然地在我们的长椅前面蹲了下来，仰起脸，笑着说：“外婆，您好。”外婆也十分迅速地笑了回去。他把一只手的手套摘了下来，把温暖的手掌放在了我的膝盖上。

“都这么冷了，还穿裙子干吗？”他说。

“是有点儿冷。可是，我姐姐就行。真厉害啊，她怎么零下十几度都能只穿丝袜呢？”

“你怎么什么都要跟人家学。”他轻轻地用那只戴着手套的手。在我脑袋上拍了一下，“待会儿回家去，把裤子换上吧，听话。”

“我不要。”我歪了一下脑袋，“忍一忍就好了。”

其实他现在可以走了，我只是想看看他，这样就够了。

安静了半天的外婆突然非常肯定地说：“你妈妈不喜欢他，我喜欢他。”外婆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那一天，苏远智的火车开出去几个小时以后，我第一次在姐姐的店里看见了昭昭。

还从来没见过这么英俊的女孩子呢。她局促不安地坐在收银台旁边的一把高脚凳上，背后是一盘巨大的绿色植物，上身稳稳地不动，任凭修长的腿垂下来，像是对地心引力满不在乎一样的笔直，可是穿着球鞋的却无意识地，硬邦邦地缠绕着高脚凳细细的腿，牛仔裤就这样撩

上来一点儿，连运动短袜的颜色都是男生会选择的那种——跟她比起来，似乎拿把凳子更抚媚一点儿。她一言不发。最关键的是，跟我们所有的人连眼神交流都没有，若是不小心碰触到了别人的眼光，就直直地盯过去，似乎觉得这没什么不妥。她头发很短，轮廓很明朗，窄窄的额头上是两道剑眉，可能就是这两道原本应该长在男人脸上的眉毛让人觉得她英气逼人吧——也不全是，她浑身上下漾满了一种随时都可以跳下来打篮球的力量，只有在长长的睫毛略微垂下来发呆的瞬间才会有那么一点儿娇柔，才会让人注意到她其实皮肤很细腻，鼻尖也是精巧地翘起来的，还以为她是个树精，一瞬间就可以重新幻化回身后那株挺拔的植物里面去了。

我突然间意识到这样一直盯着别人看有点儿不礼貌，所以很不好意思地把脸转向了姐姐："姐，我想喝奶茶。"

"可以。"小雪碧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清脆地说，"不过你今天一定要把欠的帐付清了才给你奶茶。"

"一边儿去。"我冲她瞪眼睛。

"这两个月你来喝东西都没给钱啊，"雪碧完全不接受威胁，"过年你也没少拿红包，不要这么小气嘛。"

"你还好意思说我小气。"我气急败坏了，"我看你比我姐姐还可怕。"

"这个店的老板以后就是我。"他斩钉截铁，"我初中毕业就来正式上班，你们谁都不可以欠钱不给。"

"你想得美。"姐姐从身后拧住了她的耳朵，"谁批准你不念高中的？"

"你上次说的，说我可以不读高中来店里帮忙！"雪碧倔犟地说。

"我喝多了的时候说的话都不算数，跟你讲了多少次了。"姐姐一面把奶茶重重地放在我面前，一面板起面孔教训雪碧。

依然安静地注视着我们，她的注视就像是灯光。换了是我的话，听着雪碧和姐姐这样的对白——即便是发生在两个陌生人之间，我也会笑出来的，因为我根本没法控制自己不笑，也因为我知道只要她们看到我在笑，就会明白我也是个参与其中的人，这样我就不知不觉间被接纳到眼前的场景里面来了。但昭昭显然是另一种人，我相信，哪怕周围响起来暴风雨一般的掌声，她也可以不跟着鼓掌的。当我遇上这样的人，总是不由自主地替他们担心和尴尬起来。于是我就觉得必须找点儿话来说了。

“你的名字真有意思。”我微笑着注视着她。

她不为所动地点点头，但我看得出，她有点儿羞涩。

“你真的就姓昭么？”我实在找不到别的话题了，我总不能跟她说今天天气不错吧。

“是。”她说化的腔调硬硬的，嗓音也有点儿沙哑。

“你多大了？”

“高二。”

“别费劲了南音。”姐姐无奈地舒了一口气，“从她进门到现在，我就没听她说过一个完整的句子。也不知道这孩子怎么想起来要做服务生的，就她这样，哪个客人不会觉得添堵？我可伺候不了这样的伙计。还是个童工。”然后她对昭昭换了一个比较冷淡的语气道，“再等会儿吧，你的郑老师会来把你领走的。”

她仍旧没有反应。我注意到她面前有满满一杯白水，但是一点儿都没有动过。

“姐你到底是怎么知道她是哥哥的学生嘛。”

她一边收拾面前的桌子，一边轻描淡写地说：“搬家的时候，替西决收拾房间，里面有一摞作业本，不小心看见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记得这个名字所以说，太特殊的名字是不好的。”

她这么说，我倒是想起来了。哥哥的书架上确实是放了一叠习题本，有几十本，究竟是什么时候留下来的，为什么没有发回给学生们，全都不得而知。反正他就留下这些去了四川。但是我确定，姐姐绝对不是无意中看到这个名字就记住了。她不会想到，我曾经在她的房间里看见了那叠本子。那是个周末，还差几天过春节，她依旧彻夜未归，我就去她那里陪雪碧过夜。起初我也没多想为什么哥哥房间里这么无关紧要的东西会出现在她那里。现在我懂了。

是她自己拿回去的。她一定一本接着一本，反反复复地把它们打开来看了。说不定她不知记得“昭昭”，那些封面上的名字，她可能每个都有印象。她要作业本有什么用呢？总不可能是兴致来了打算重温高中物理。

她想看看他写的字吧？“有进步，继续努力”；或者是“优”；甚至是“已

阅”，乃至日期……在她想念哥哥的时候。

## Chapter 03

医生

哥哥进来的时候，姐姐若无其事的垂下眼睑，似乎是门敞开的那一瞬间，涌进来了太多她不喜欢的阳光。昭昭的脸上似乎有什么东西轻微地跃动了一下。她迎着光转了一下身子，可能她是真的属于那种比较迟钝的人吧，一种暗暗的焦灼在她修长的手指尖挣扎着，似乎是他身下那把椅子在以一种我们都不了解的方式，蛮横的不许她站起来。

“昭昭。”哥哥静静的看着她，“你爸爸从昨天到今天一直再给我打电话。”

她却只说了三个字，“郑老师。”

“跟我走。”

“我不回家。”她终于仰起脸。

“要是平时，你爸爸这个时候一定会到龙城来找你，你也知道你家现在的情况，他们应付不来了，你要懂事一点儿、”

她只是摇头，非常用力的摇头。

“站起来。现在，跟我出去。”那一瞬间我都有点儿惊讶，我从没听过哥哥用这种语气命令别人。

那女孩站了起来，非常爽利的，一条腿轻松的一探，着了地，然后整个身子就很容易的跟地面寻到了一种轻盈的平衡。她站在那里，还是纹丝不动。她的确不怎么懂得如何表达自己的意思吧。我真有点儿同情她。她脸上虽然没有表情，心里还不知道怎么窘迫呢。他不知道自己这个时候有点失态的表情也是合理的，所以只能像个没来头的飞镖那样，莫名其妙地被被准确地戳到了我们这群人之间，身上还带着股纯纯的气。

“走啊。”哥哥语气无奈，终于变成了那个家常的哥哥，“不是要把你压回去，是带你去吃饭。还没吃饭吧？别在这里影响人家做生意。”

姐姐轻轻地挺起脊背，冲我们这边看了一眼。我知道，她是因为那句“人家”。

“我跟你们去。”我背起我的挎包，上面的链子和挂坠累赘的互相撞击着，“我也还没有吃饭。”然后不由分说地走到他们前头去，推开了门。想到小雪碧在身后对着我的背影呲牙咧嘴的表情，心里就快乐了。其实“赖账”这件事原本就是我喝雪碧之间的游戏。

“什么热闹你都要凑。”在饭店里坐下来的时候，哥哥趁昭昭去洗手间，狠狠地敲了一下我的脑袋。

“你告诉我，他是不是离家出走的？肯定是了，不然他怎么可能好好的要去打工啊？”因为还在等服务生上菜，所以我只好干望着空荡荡的桌面，用力的咬住了茶杯的边缘，让他悬挂在我的嘴边 ——反正没事做，就自己和自己玩。

“脏不脏？”哥哥又打我一下，“跟你说过一百次了，饭店里的杯子不是家里的。”

“虚伪。”我瞪他，“你不要用它喝水的？能有什么区别？”

“心里的感觉不一样把？”他今天可能心情不错，居然跟我认真的辩论起来了。其实我懂他的意思。他认为这个杯子是脏的，所以勉为其难用他喝水也就算了，但是没法容忍像我这样轻松地拿它玩看上去很亲近的游戏——说到底，哥哥这个人，也就是活在一些只有他自己才明白的，莫名其妙的原则里。

他突然想起来什么，“你去一下洗手间，快点儿，看看昭昭还在不在，别让她再逃跑。”

“你确定她该去女厕所吗？”在哥哥第三次做出手势要打我脑袋的时候，我火速地逃离了餐桌。

昭昭站在污迹斑斑的水池面前，微微躬着身子，任凭水从哪个似乎生了锈的龙头里漫不经心地流。她凝神静气地打量着镜子里的自己，专注的让我觉得，我的形象突然出现在镜子中，一定不会打扰她。她垂下头，目光灼灼的对着面前那瓶不知被多少人用过，只剩一点点的粉红色洗手液，下死力道按着瓶子，另一只手微微颤抖着接住那一点点粉红色。然后两手胡乱的搓了搓，把满手的泡沫全体刷在面前那面肮脏的镜子上面。有些污垢就像是浮在精子表面的青苔，所以她的手指必须要用力的搓，才能把它们弄掉。镜像已经被肥皂水弄得模糊，我

看不见她的表情，不过她的每一个姿势里面都充满了专注的蛮力。接着他用双手捧住水，一把一把地泼上去，衣袖偶读湿了，肥皂泡破灭着滑行下来，她对着面前那面变成了一面抖动的湖泊的镜子，轻轻地笑笑。

“你是在义务劳动哦。”我终于忍不住了。

她回过头来，第一次对我笑，“我，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受不了看这么脏的镜子。”

“水池很脏是可以的。可是镜子不行？”我问这句话的时候顿时觉得我们好像已经熟悉起来了。

“对。”她用力的点点头，并且丝毫不觉得这逻辑有什么不妥。

“我是郑南音。”我觉得是时候正式互相认识了。

“我知道。”她淡淡地说，“郑老师经常说起你。”

“上课的时候？”我惊讶了，并且有点不好意思。

“不是，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她垂下了睫毛，抽了几张纸巾，把镜子上的水迹一点点修正着自己的脸。后来的日子里我终于确定了，昭昭最可爱的表情，就是垂下睫毛的那一瞬间。那个寂静的瞬间里，她即是男生又是女生，她是那麽安静和淡然，所以不在乎自己是男是女。

“你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啊？”我想了想，还是问了，“你跟家人吵架了吧？是因为谈恋爱吗？”——我想起来自己高三的时候被妈妈打耳光的那天，不过我可下不了决心离开家，现在的小孩子真是豁得出去，跟他们比我果然老了。”

“我没有离家出走。”他硬邦邦的回答我，“我只是不想再拿家里的钱。我想自己养活自己。”

“真了不起。”我是真心的赞美他。可是她的嘴角却浮起一抹微微的嘲讽。

他吃的东西很少，一直做得笔直，似乎只有那只拿筷子的手是需要动的。“你都不肯点菜，你喜欢吃什么嘛？”我没话找话。

“都行。”有哥哥在旁边，他就不愿意像在洗手间那样跟我讲话了。哥

哥也一直都在沉默着，寂静对于哥哥来说从来就不是问题，但是我可不习惯。

“昭昭你家在哪啊？”我给他添上了果汁，他也不肯说句“谢谢”

“永川。”他说。

“你不是龙城人啊。”我有点意外。永川是个离龙城几百公里的一个小城。“那麼你是高中的时候考来龙城的吧？你住校？”

“我没有。”他顿了一下，“我自己住，在学校旁边的一个小区。”

“你才这么小就一个人生活啦？好厉害呀，”我拖长了音调，“你爸爸妈妈也真舍得，放心你自己租房子，不怕房东欺负你吗？”

“我……”她像是下定决心那样看着我的眼睛，“我来龙城上学的时候我爸爸为了奖励我考上高中，买了套房子送我。”然后她像是挑衅那样冲我一笑，似乎是在等着我下面会问什么。

“真是没有办法——”我夸张地叹了口气，“像你这种大小姐也好意思说要独立，你们现在的小孩子就是过分。还是别闹脾气了，乖乖回家去吧。”

“郑南音。”哥哥忍无可忍的打断了我，然后对昭昭说，“他从小就喜欢管闲事。”

“郑老师。”这普通的三个字到了他嘴里变得好听起来了，掷地有声，有种很单纯的信赖在里面，“你能不能，别逼我回家？”

“可以。”哥哥简短的说，“你现在回家其实也不合适。我已经给你爸爸打过电话说我找到你了。开学之前，你就不要回那个你自己住的地方去了，不安全，你得跟我走。”

居然“不安全”了！我倒抽了一口冷气，兴奋地重新咬紧了茶杯的边缘，哥哥就在此时恰到好处地瞪了我一眼，警告我不要再问问题。

身后，餐馆的电视机被人打开了，地方新闻的声音顿时响彻了四周，女主播装腔作势的声音丝毫不带感情的播报着“事故现场”。“老板娘。”哥哥仰起脸，“麻烦换个频道行么？”然后哥哥用筷子指指我，“小孩子想看偶像剧。”

那天夜里我梦见了一片没有尽头的雪地。准确的说，横亘在我们面前

的，是一座特别高的雪山。我，还有苏远智。做梦的最大好处就在于，你根本用不着那麼麻烦地追问前因后果，接受眼前的现实就可以了。阳光应该是可以照耀最顶端的那片雪地的吧，会有祥和到让人忘却生死的光线。但遗憾的是，我们俩被困在山脚下。点着一堆火，前面是山，身后更是一望无际令人生畏的雪原，我们没有路走了。

“没有东西吃，会饿死吧？”我问他，然后仰起脸看着他的表情。说真的，我心里并不是真的那么恐惧，也许是眼前这片铺天盖地的白色让我有了一种温柔的错觉。

可是他居然跟我说：“南音，你能答应我，你要勇敢麼？”

他的语气 里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悲凉，就好像我们俩在一起看一本书，可是他趁我离开的时候偷偷地翻看了结局。

一种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强烈的怨恨像龙卷风一样把我牢牢的捏在了手心里，我恐惧的跟他发脾气，我叫嚷着说，“你现在知道路了对不对？你一定是知道路了，可是你打算丢下我一个人出去！苏远智你不想活了吧你休想。不管你去哪里你必须带着我......”

可是在睡梦中，人是没什么力气的，胸口被什么东西压着，怎么也发不出嘹亮的声音来——也许压迫我的，正是睡眠的本身吧。周遭的雪原静静的回荡着我微弱的喊声。，微弱到让我自己都觉得没什么意思了。

他对我笑。他眼睛似乎是有泪光悄悄的一闪。他说：“你没有吃的东西，一个人是撑不下去的。”我难以置信的瞪着他，他拉开了滑雪衫的拉链，再拉开里面毛衣的拉链，他胸膛的皮肤上面也有一道拉链。

他的最后一道拉链轻松地拉开，拿出来他的心。

“撑不下去的时候，就把它吃掉。”他不由分说地盯着我，“可以在那堆火上烤一烤。吃完了如果还是撑不下去，就把自己的心也拿出来吃掉。会有人来救你的，我走了。”

他把他的心放在我冻僵的手上，是温热的。

然后我就醒了，在黑夜里胆战心惊，脖子里全是汗。仔细确认了一下，胸口哪里确实没有拉链。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呢？

我打开了房间的门，想去厨房找水喝。客厅里有光，还有隐约的声音。站在那道窄窄的楼梯中央，我看见昭昭在客厅里席地而坐，电视

屏幕微弱的光打在他表情复杂的脸上。外婆居然也在他身后的沙发上坐着，也在看电视，脸上是一如既往的祥和。

哥哥把昭昭带回了我们家。他在厨房里跟妈妈说了几句话，然后妈妈满面春风地出来招呼昭昭，“就安心在这里住几天吧，和自己家一样的。”说也奇怪，自从我们搬到这里来，就不断有人来住，先是外婆，再是昭昭，包括频繁留宿的雪碧。似乎老天爷知道我们家现在有多余的房间了，不好意思让他们空着。

“外婆，你不睡啊？”我说话的时候他们俩同时回了头。

“人老了，睡得就少了。”外婆回答这句的时候看上去是无比正常的老人。

我端着水杯，也坐到了昭昭身边的地板上。“你这么喜欢看新闻啊？”我说。

电视里正放着本省新闻，不过可能是夜间重播的专题吧。看着有点眼熟，仔细想想好像我们中午的时候在饭店里见过了类似的画面。给我留下印象的应该是那个女主播吧。屏幕上一群急匆匆的人在奔跑，救护车，红十字，**的身影，然后镜头切到另外一个角落，那些人在用力的尖叫和嚎啕，似乎根本不知道摄像机的存在。

“是永川的爆炸案。”我自言自语。

昭昭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那间工厂是我爸爸的。”

我侧过脸去看了看她，他睫毛又垂了下来。“我知道的。”我装作若无其事的说。

她灼热的瞟了我一眼。我补充道：“哥哥跟我妈妈说的话，我全听见了。”

他低声说：“死了七八十个人，还有一些人被困在废墟里面。不过多半是就不出来了，那种气体有毒的，他们在里面坚持不了多久。”

“别看了。”我寻找着遥控器，“你看了不会难受吗？”

她把遥控紧紧地攥在手里，再把那只手看似无意的放在身边的靠垫下面，“发生了事情就是发生了，我看或者不看又能怎样呢？”

电视里传出来已经确认的死亡人数。一直很安静的外婆突然长长的叹

了口i气，“真是糟糕啊。”

“对，外婆，是很糟糕。”我不得不回头去鼓励一下外婆。

“有被困在里面的工人的家属打匿名电话给我爸爸，说要是不给个说法——”她居然笑了，“那个人说他知道我一个人在龙城上学，他能找到我。”

“我哥做得对，你应该在我家呆几天，他们不会想得到你在这儿的。”

“我宁愿他找到我，把我绑走，杀掉也可以。”他轻描淡写的说。

“你开什么玩笑？”我轻轻在她肩膀上推了一把，“发生这种事是要有人来负责，可是那个该负责的人不是你啊。怎么轮也轮不到你头上。”我从他手里抢过遥控器，不由分说的换了个频道。

外婆对于节目突然的条换没有任何异议，依旧心满意足地静默着。

“你这么说，”他认真的地看着我的眼睛，还是不大懂得怎么做恰当的表情，“是因为你认识我，可你不认识电视里那些死掉的，和被困的人。”

我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在想，也许他说的是对的。我只好伸出手，像个真正的姐姐那样，揉揉她的头发——这个动作对我来说还真有点儿生疏，我只好尽力的、笨手笨脚的学**哥平时是怎么做的。他没有抗拒。她的脖颈似乎有点儿软了下来，他抱紧了膝盖，把脑袋顺从的搭在了上面。于是我知道了，他此时需要我。

“那个，那个威胁我爸爸的人，”他像是在和我交谈，也像是自言自语，“我觉得他也不是真心的吧。他只不过是心里很恨，可是有不知道该怎么办。自己的亲人遇上这样事情，他总得做点什么啊。哪怕是坏事，哪怕是完全救不了人的事情，哪怕是报复，都可以.....”他停顿了下来，像只猫那样享受我的手掌，接着她说，“我想快一点儿长大。”

“你已经长大了。”我肯定的说，“一个小孩子哪会像你这样想这么多的事情啊?”

“我的意思是说，真的长大，真的独立。不再用我爸爸开那间工厂赚的钱，自己养活自己。做什么都好，我们家的工厂里面，很多工人的家人都在外面做工，有的在龙城，有的在更远更大的城市，我只是想，如果我也能那么活下来，是不是，是不是就...”他在寻找合适的词

汇，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但是很遗憾，我帮不了他，因为我也找不到这个词。

直到凌晨三点，我都没能再重新睡着。我想了很多事情。像我刚才做的梦。想苏远智拿出来给我吃的那颗心。像电视里面那个惨不忍睹的爆炸现场。想那个没什么表情的女主播身后奔跑和哭泣的人们。想昭昭。也在想那个威胁着说要来龙城绑架昭昭、为了给自己家人讨个公理的陌生人——其实在爆炸一声巨响之前，他也过着和我们一样平静的生活吧。他也一样吃饭、喝水、等公交车，也许偏爱咸的口味但不怎么喜欢辣的，在太阳很好的午后也会百般无聊的看他的朋友打扑克……

我想，我是幸运的人。因为残忍、失去、流血，以及无助到只能同归于尽的绝望，对我而言，都只是电视新闻而已。我的世界，一直以来都只有那麽一点点大，可是这一点点，在这个混乱的人世间，到底是安全的。再等几个小时，天亮以后，世界就会重新降临。外婆会一如既往的把这一天当成是他生命开始的第一天来过，妈妈会不耐烦的命令我不要在总抱着手机发短信，哥哥因为有了昭昭的存在，会从一大早就正襟危坐的在那里扮演“郑老师”，邻居家肥猫会穿过院墙角落的洞，懒洋洋但是执著的卧在我家的落地窗前面——这只猫更喜欢我们家的东西，他的品味其实不坏。

我突然开始莫名其妙的盼望天快一点亮了。我需要用力的印证一下，我的那个世界是真实的。

我深呼吸一下，伸长胳膊，从床头柜哪里准确的摸到了我的手机。我发了个短信给苏远智，“我们会永远在一起吗？”等他醒来的看到这条短信之后，一定又会以为我在发神经吧。

我不知道我睡着了没有，总之，朦胧中，听见了短信提示的铃铛声，窗外依旧全是夜色。

他回复我：“当然。”信息接收时间，是凌晨四点。

周末的时候小叔一家像往常那样来吃晚餐了。我于是又有了机会隆重的把北北介绍给昭昭。昭昭看到小叔，有些紧张的说：“郑老师好。”还站的笔直。小叔都有点不好意思了，笑道：“好，你好.....还有，那个，我全都听说了，你这段日子就在这儿安心学习，别的不要想，那些都是大人的事情……”

其实当我在昭昭那个年纪的时候，包括现在，最讨厌听见的就是这句

话："这些都是大人的事情。"在我眼里，这个世界没有几个是真正的"大人"。也许，哥哥算是的。

北北歪着头、扶着沙发站立着，友好的对昭昭嫣然一笑。

昭昭蹲下身子，有点儿紧张的伸出食指，试探着把指尖塞进北北面颊上那个小酒窝里，似乎还打算搅一搅。北北躲闪了一下，之后又十分大度的把另一面脸颊迎了上来，对着昭昭。那个意思是，这边还有一个酒窝呢，千万别忘了啊。

昭昭的眼睛盯着地板，突然说："你们家，真好啊。"

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装糊涂比较合理，于是我说，"是吗？我觉得还好吧，搬家时候挺匆忙的，我妈妈一直都觉得地板颜色太深了，墙的颜色太浅了...."

她轻轻地笑出了声，说："谢谢。"

吃饭时候妈妈语气严肃但是眼神兴奋地像大家宣布："今天很好，大家都来齐了，可是东霓不在，所以正是好机会，我们得一起讨论一件事情。"

"妈，你不会有事要姐姐去相亲吧？"我看他的表情就猜到了大概。

"什么叫'不会是'？"妈妈反驳我，"这是多重要的一件事情。等会儿吃完了饭，我给大家看照片。我辛辛苦苦打听了好几个月，才装上这个人的。"妈妈的语气像是个鞠躬尽瘁的收藏家，踏破铁鞋，不经意间遇上了好货色。

"很好啊。"小叔热烈的回应，"做什么的？"

"多大年纪？"陈焉像是在说相声，

"是医生呢。还是大医院的，医学院附属医院。血液科的主治医师，三十四岁。"妈妈骄傲的把资料背出来，"这个介绍人绝对靠得住，不会撒谎的。我看了看照片，也觉得很顺眼。而且这个人去年刚刚离婚，小孩子也跟着前妻，你们说，这是不是再好也没有了？"妈妈的语气简直越来越陶醉了，弄得雪碧在一边窃笑。

"听上去不错呀。"陈嫣环顾着大家，无意间看了哥哥一眼。哥哥却是不动声色的，似乎周围的谈话与他一点关系也没有。漠不关心的程度和坐在他对面的昭昭相映成趣。

“但是….”爸爸的神色却有些为难，“人家是医生，”爸爸的声音弱了一下，然后又突然强调了起来，他看着妈妈说，“你别误会我的意思，我是说，我只是指出来一下客观的事实…人家一个大医院的医生，很好的职业，按道理讲是可以找一个….”他这次又转向大家寻求支持了，“你们千万别误会我的意思，我只是说我担心人家看不上东霓，那不就不好了吗？”

“没误会啊。”妈妈瞪起眼睛，“你的意思不就是想说，我们东霓配不上人家麽？你这叫什么你知道吗？你这叫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们东霓要什么有什么，赚的钱未必比他少，还是个美人儿，是我们东霓的人会给他跌份儿，还是我们家有什麽地方拿不出去的？医生怎么了，医生了不起啊？”妈妈的语气接近愤怒了，似乎刚刚那个无辜的“医生”转眼就成了仇人。

“话不要说得那麼难听，我的意思是说东霓已经吃过够多的亏了，我们不是应该更小心一点儿么？”爸爸并没有喝酒，可是脸颊却有点泛红了。

“这话说得有道理。”小叔急急的插嘴，“我也同意，还是谨慎点儿，别忙着就给东霓介绍这个人。而且，东霓那性格，也确实难相处——我倒觉得对对方的职业什么的也不用要求那麼多，脾气好才是第一位的。”

“这是什么意思啊？”陈嫣慢悠悠地表示反对，“什么叫‘对对方的职业什么的也不用要求那麼多，脾气好才是第一位的’——太难听了吧，你这口气好像东霓这辈子就这样完了吗？早得很呢。”

“没错，陈嫣！”妈妈终于找到了同盟，“我完全同意你说的，我就是讨厌他们这种想法。”

“你…”小叔这下算是彻底认真了，就像他在讲台上一样，想要认真讲话是必须要加上手势的，“唐若琳你不要随便篡改我的话，我可从没有说‘对对方不用要求那麼多’，我的原话是‘对人家的原话不用要求那麼多’，这是不一样的意思吧？我是想说没必要那麼虚荣，要找个真正对她好的人才是关键的，你那叫断章取义。”他终于觉得手里的筷子太妨碍他的手势了，于是用力的把它们立在了面前那碗几乎没有动过的米饭里。

“什么叫虚荣？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妈妈此时的样子真像个斗士。可是，我们谁都没想到，是外婆慢条斯理的打断了所有人，“我说——”外婆指着小叔面前的碗，“你不能这样把筷子拆在米饭上面，上

坟的时候才是这样呢，这太忌讳了，不吉利的....”

“好的好的，对不起，外婆。”小叔一面答应着，一面笑了。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家里每个人都是这么称呼外婆了——除了妈妈——外婆于是就变成了所有人的“外婆”。

“外婆，你要我帮你添汤麽？”哥哥的声音是平静的，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他一开口，我就觉得身边这张嘈杂的饭桌在一瞬间被过滤一下，是什么东西被滤掉了，我也不清楚。总之大家都不在争执，又一团和气的开始传阅一生的照片了。

那男人长的非常普通——我是说，比热带植物还普通，热带植物至少算得上是有型，这个人完全是路人甲乙丙丁。我现在才发现，我其实挺怀念热带植物的。不过，做人还是要往前看，这位医生，如果硬要说外表有什麽优点的话——很瘦，但愿没有啤酒肚，脸颊是削下去的那种类型，比较干练，看上去一副蛮聪明的样子。

“要不要看啊？”我捏着那张照片，轻声的问坐在我身边的哥哥，也不知道我自己莫名其妙的心虚什么。还好哥哥侧过脸，若无其事的扫了一眼，算是看过了。我像得了大赦那样，把照片递给了对面的昭昭。

他凝神看了看，抬起头，神秘的粲然一笑，有种欲言又止的表情。

这时候外婆也热心的把脑袋凑过来了，然后叹了口气，认真的对大家感叹着：“我看，一般。”

爸爸第一个笑了，爸爸说：“我同意外婆的意见。”

外婆也笑了，“请问您——怎么称呼？”人还是要往前看，这位医生，如果硬要说外表有什麽优点的话——很瘦，但愿没有啤酒肚，脸颊是削下去的那种类型，比较干练，看上去一副蛮聪明的样子。

“要不要看啊？”我捏着那张照片，轻声的问坐在我身边的哥哥，也不知道我自己莫名其妙的心虚什么。还好哥哥侧过脸，若无其事的扫了一眼，算是看过了。我像得了大赦那样，把照片递给了对面的昭昭。

他凝神看了看，抬起头，神秘的粲然一笑，有种欲言又止的表情。

这时候外婆也热心的把脑袋凑过来了，然后叹了口气，认真的对大家感叹着：“我看，一般。”

爸爸第一个笑了，爸爸说：“我同意外婆的意见。”

外婆也笑了，“请问您——怎么称呼？”

## 幕间休息1

### 陈宇呈医生01

总会碰上一些病人，死在他内心清静的时刻。抢救是凌晨三点开始的，向家属宣布死亡的时候还不到五点。摘掉口罩，黎明将至。从ICU到办公室那一段路，他走得很慢，觉得自己踩在一个湖泊上面，一边走一边跟粼粼的涟漪道歉：打扰了。有的死亡就像是楼下随便停着的自行车，他经过的时候只觉得厌倦——若不是因为人生荒谬，他也不想扮演自行车存放处负责收费的管理员；可是有的死亡，让他柔情似水。

他们都以为那孩子熬不过新年，没想到，岂止是熬过了新年，还熬到了春节，安然度过了初一，并且躲过了十五。他记得，大年三十晚上，他在办公室里换上白大褂，把扣子一直扣到领口。值班护士惊诧地走进来：“陈大夫你怎么来了？”他不苟言笑地说：“被春晚逼得，宁愿来上班。”那女孩笑得花枝乱颤，他不明白，为什么她们总说“陈大夫那个人其实很幽默”——他只是说实话而已。

那孩子的病床离窗子很近。他走过去的时候并没有微笑，那孩子也没有。孩子的小脸仰着，盯着病房里面的电视屏幕，窗外焰火升起来了。“陈医生叔叔。”孩子平时就是这样称呼他，字字清晰，丝毫不觉得五个字麻烦跟冗长。他问：“电视好看吗？”孩子惨白的小脸陷在枕头的雪地里，分外用力地摇晃两下。

“我也觉得没什么好看。”他回答。孩子平淡地笑笑——身患绝症的孩子到底不同些，当成年人恰好和他们观点一致时，他们不像普通孩子那般，兴奋得像是得到某种绝对的认同。上帝用一种残忍的方式站在了他们身后，让他们看清成年人没有那么强大。

“陈医生叔叔，”孩子注视着他，用一种郑重的口吻说，“我生日是3月18号。3月18号我就六岁了。”

“那你和我女儿一样大。”他看不见自己说这句话时候的眼神略微柔软，“不过，她的生日是在冬天，她要到12月才满六岁。”

“那她就是五岁半，比我小很多。”孩子的神情略微不屑。

“好吧。”

“妈妈说了，这一次我过六岁生日，她送我新的游戏机。”孩子局促地笑笑，像是在讲述一件让他难为情的事情。

“是吗？”——他其实已经在盘算着如何尽快结束这场谈话了，他知道自己不算是个特别有耐心的人。

“我真的很想玩这个游戏机。”孩子脸上泛起一阵潮红，再度强调着。

“很快就可以玩了，既然你妈妈已经答应你。”他往门口张望着，这孩子的父母刚才明明还在病床前的，怎么突然间一起消失了这么久——这两人总不会到洗手间做爱去了吧。

“叔叔，”孩子摘掉了机器猫图案的绒线帽，露出光秃秃的脑袋，因为没有头发，眼睛显得格外大，“妈妈说你很厉害，很会治病。我真的很想玩那个游戏机，你让我活到生日那天，好不好？3月18号以后，就不麻烦你啦，我可以死的。”

他知道这孩子此刻沉浸在一种平等地跟他谈论条件的兴奋里。孩子觉得自己是懂事的，所有的要求都非常合理。他看着孩子的眼睛，终于笑了笑。他说：“知道了。”

然后他很想抽支烟。

他下到医院底层的大厅。这里像是火车站的候车室那样，长椅上坐着、躺着、歪斜着各种沉睡的躯体。清醒着的人们，都让自己的脖颈微微扬起，看似无意识地注视着悬挂在他们脑袋上面的电视屏幕。在春晚观众席上响起笑声的时候，轻轻地跟着哄笑。也未必真的觉得好笑，当你必须仰起头来注视一样东西的时候，就会错觉那是真理。

他面无表情地越过他们。他走到大厅的外面，忍着寒冷。一个裹着羽绒衣的小伙子站在不远处的路灯下，看着他：“这位大夫，借个火行吗？”

他把打火机丢给他，小伙子轻快地接住了，当打火机重新划着弧线丢回来的时候，他没有伸手去接。他看着打火机清脆地落在他脚下的水泥地面上，然后弯下腰捡起来。小伙子略带惊愕地看着他，耸耸肩，说：“谢谢大夫了。”白衣加身的时候，他就是觉得自己无法平等地对待他们。

他拿出手机拨通了电话。

“喂？——”电话那头，尾音拖得很长，有种全心全意的认真。

“喂？你好。”他微笑着说，“我想和陈至臻小姐说话。”

“爸爸！”陈至臻小姐欢呼了起来，然后又一板一眼地回答他，“我就是陈至臻小姐，请问你是不是陈宇呈先生？”

“没错，真聪明。”他急急地把一口还没来得及吸进去的烟吐掉，他必须立刻回答臻臻，他不愿意延迟哪怕一秒钟，“陈至臻，今天过年，开不开心？”

“开！”陈至臻斩钉截铁地笑着。

“看到焰火了吧？焰火漂亮不漂亮？”

“漂！”陈至臻打定主意要玩这个游戏到底了。

“想爸爸了没有？”

她停顿了一瞬间，然后像宣布比分那样自豪地说：“没！”

“坏丫头。”他终于意识到了户外的寒冷，因为他开始真正笑起来的时候，嘴角一阵战栗的麻木。

“妈妈来了，爸爸，你要不要和她说话？”

他迅速地加入了陈至臻的游戏规则，说：“不。”

除夕过后六个星期，那个生于3月18号的孩子死了。他还差几天就可以满六岁了——阅读他墓志铭的人会在他的生卒年月的等式两旁发现这个刺目的不圆满。

他出神地坐在办公桌前面，突然想：自己是不是应该，在那个年三十的晚上告诉那孩子的父母，要他们早一点为他买下游戏机呢？若是在几年前，他一定会告诉他们的，不过现在，他厌倦了这种举手之劳的善意。这种事做了又能怎样，除了让那对父母在漫长的岁月中，疼痛减轻的间隙里，回忆起一位颇有人情味的医生，除此之外，又真能帮上谁的忙？

“陈大夫？”护士长笑盈盈地推开了门，“我还以为你睡着了，本来是想叫你醒来的。还有二十分钟，就要开始查房了。”

“上次那罐咖啡，你那里还有没有？”他看着她，这个永远表情清爽的女人。

“家里还有，明天帮你带来。”她动作轻巧地收拾堆满纸张的桌子，“我忘了，明天你休息。今天是周五，你不是每周都是今天接女儿？”

“对。”他疲倦地按自己的太阳穴，“我总觉得今天好像还有件什么事儿，下午……”

“想起来了。”护士长胸有成竹，“你下午要给那班来进修的乡村医生上课。我前天还帮你修改过PPT。”

“那帮傻逼。”他长叹一声。

“陈大夫，注意你的修养。”护士长回眸一笑。

“好。”他修改了措辞，“那班文盲。一个半小时的课能拖到四个小时去，其中一多半时间都在回答他们那些白痴问题。”

“子曰，有教无类。”

“我不明白。”他站起身，用力地伸展着双臂，小心活动着他脆弱的颈椎，“难道他们手底下的病人真的跟我们的病人是不同物种么？为什么摊上水平这么可怕的医生，还都能安然无恙地活着？”

“不对。”护士长安然地回答他，“他们治不了的病人，要么就送到我们这里来，要么就让病人自己回去等死——对那些病人来说，可能等死是件自然的事儿，不像对城里人而言那么恐怖和憋屈。这才是唯一的区别。”

“天杨，你说话真像个老人。”他轻轻地说。

“跟得绝症的孩子们一起待八年，相当于外面的人的半辈子。”她用锉刀小心地磨着指甲，“这样吧，我今天下午三点就换班了，你上课来不及的话，我替你到幼儿园去，把臻臻接到这儿来等你，像过去那样，臻臻现在已经跟病房里两三个孩子玩得很好了。”

“总是麻烦你，多不好意思。”

“别那么虚伪了，”她戏谑地看着他，“其实你根本就是这么想的，只是等我自己说出来。”

“不愧认识了八年。”他笑道，“要是把所有夜班都统计一下，你我一起过夜的天数恐怕超过很多的夫妻。”

“你不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事儿么？”

“所以干脆将错就错，你嫁给我吧。”他再一次地把白衣的扣子系到领口。

“好。”她把装着病历资料的文件夹递到他手里，“老公，现在我们要去查房了。”

他是八年前来到这间医院的。那是一个十月的早晨，他对着镜子别好了自己的胸牌，陈宇呈医师，他跟自己打了个招呼。这当然不是他的梦想。他曾经无数次地站在医学院的大镜子前面，微笑着，暗暗地在心里对自己说：你好，Dr. Chen。那年他不到二十六岁，早已在做硕士论文的时候拿到了执业医师资格。他胸有成竹地拒绝了那间沿海大城市的医院的聘书，每个人都难以置信地说：你开什么玩笑？万一你去不了美国了怎么办？或者是：你冷静一点好不好，美国也很苦的。他不置可否地对每个人笑笑，直笑到别人觉得自己被莫名地羞辱了。其实那是一场不动声色的战斗，战斗的双方是这个犬儒的、有序的、退而求其次的世界，和他孤注一掷的期待。

那张匹兹堡大学的Ph.D全奖通知书静悄悄地来临时，他略微颤抖的手指撕坏了整洁的信封。喜悦并没有像他曾经以为的那样坦荡地汹涌而至，他发现自己在用力地要求自己把那个信封平常地放在书桌上，像对待平日里所有那些信封一样——但是，还是情不自禁地，把桌上的水杯挪到了遥远的桌角——万一碰翻了就不好了，其实那杯子里只有一点点茶根，没什么水了。现在终于可以承认当初所有的恐惧了。终于可以。

当然，他知道Ph.D完全不是自己要的，一辈子待在实验室里，就算拿了绿卡，它也只是个好看的墓志铭。Ph.D不过是一纸通行证，他真正要通过的考验是USMLE：step 1, step 2……然后就是地狱般的可能长达十年的住院医师和专科医师培训，可是那是个多荣耀的地狱，resident, fellow,……刷下去不知多少人，然后，他就脱胎换骨，成为顶端的那个Dr. Chen——这一轮选拔和煎熬下来，每一个doctor都错觉自己曾经把灵魂卖给了魔鬼。他知道自己做得到所有事，比如通过层层考验，比如成为那块土地上的医生，比如把灵魂卖给——他知道还是应该承认灵魂是存在着的，只不过，没必要太呵护它。男人总归要战斗。

可是，谁叫那一年是2001年。不早，也不晚。

那一年，一场名叫“911”的恐怖袭击毁灭了那块土地上的双子星。也毁灭了很多中国学生拿到美国签证的机会。当那个意料之中的拒签章精确地盖在他的护照上，他才知道，不管他多么虔诚地锻造了自己，永远有些事情是不能预料的。公元2001年之前的人们，以及这一年之后的人们都不会碰上“911”，酩酊大醉的夜晚，他对自己嘲讽地笑笑——我原来中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张大彩票。

他只不过是在孤军奋战的时候，被本拉登打败了。——公平地说，拉登的长相其实还不错，他也相信，这个长相不错的大胡子在策划他的“圣战”的时候只是想要教训美利坚合众国，并没有刻意针对他。毕竟，签证这东西，跟波澜壮阔的“圣战”相比，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误差。可是，他周围那个犬儒的、有序的、退而求其次的世界顿时觉得自己赢了，那些日子，每个对他表示同情和遗憾的人脸上都带着一种愚蠢的欣欣向荣。所有道听途说的人都津津乐道着一件事：心比天高的他错过的，是一生仅有一次的机会。就在那个夏天，他妈妈的病被确诊，而他弟弟考上了大学。既然不能给家里寄美刀，他就必须去工作——观众们当然都记得非常清楚，他曾那么不计后果地拒绝了所有工作的机会。

他也不知自己该恨谁，只是他很偶然地发现，当国际新闻又一次地播放耶路撒冷永远没有尽头的战斗和苦难时，就像看球赛那样，他内心深处隐隐偏向着以色列。

龙城的邀请就是在那个时候来临的，尽管在那之前，他完全没想过自己会和那个遥远的北方工业城市有什么关系。在他意气风发的大学时代，某个暑假，他曾经跟着系主任去龙城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他不知道，那位讲话带着很浓重的，说不上来是哪里方言口音的老院长，一直记得他。他会在那个差强人意的城市得到不少年轻人羡慕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那座冰冷的白塔中，更多升迁的机会。

也许还有比“最重要”更为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他没得选择。

他从没喜欢过龙城。这个对他雪中送炭的城市。或许正是因为雪中送炭的缘故，他不许自己喜欢它。这个城市没有任何一栋建筑物能够走进他心里，即使是被夕阳笼罩的时候也不能；这个城市没有任何一句方言的表达能让他惊喜地会心一笑，其实绝大多数年轻人都在讲普通话；这个城市夏天那么热，冬天那么冷，而春天，只要神一高兴就要撕扯漫天的风沙；这个城市的病人脸上的神情相似得令人恐惧，他这么想的时候其实忘记了：人原本都是麻木的，他没道理因为疾病突然

降临，就要求他们突然拿出更微妙更丰沛的感情来应付生活。

后来，他遇见了一个龙城的女人。

那是一段特别低落的时光。所有的人对他的敬业叹为观止，他常常连着七十二个小时都在工作：查房，门诊，夜班，抢救，写病历，修改每一个来实习的医学院学生的报告……一个人想要令人敬畏原来那么容易，不睡觉就可以了。可是没人知道，他是真的睡不着，他意识深处突然多了个安眠药都打不垮的碉堡。睡意缺席的长夜就像一片看不见尽头的原野，曙光来临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个茫然的士兵，自己的将军身首异处，敌军首领的肠子挂在树上，不知谁最终吞并了谁的领土。他环顾四周的时候发现自己羡慕那遍野的尸体，如果自己也能和他们一样，便不用再去困惑输赢。

所以他决定像个超人那样忙碌，不再顺从地躺在被子里，让睡眠把他玩弄于股掌之中。其实他清楚，严重的失眠或许是抑郁的前兆，但他不在乎。反正如果情况一直坏下去，他也不是那种能够被百忧解拯救的人。他准确的诊断是一层铠甲，身边同事之间的倾轧无法损伤到要害的地方。他也知道，病人家属认为他是一个好医生，还有一个荒谬的理由：他收红包的时候从来不笑，无论数字多少——这让他们产生了一点公正的错觉。人就是这么贱的。

没有人知道，那段日子他是多么期盼着死。他希望自己能死在不眠不休的医院里。他希望自己能像电池突然出问题的手机那样，前一分钟还在抢救病人，一瞬间觉得周遭的世界一片明晃晃的光，心脏准确地骤停。让他像棵被伐倒的树那样死。若是这个愿望真的能实现，他会怀着善意邀请这些他蔑视的人们来参加他的葬礼，会诚恳地微笑着赞美他们送来的花。

想象有时候会很具体，栩栩如生。他低下头去阅读弟弟的短信，弟弟快乐地告诉他这个学期拿到了奖学金。他能嗅出那孩子跟他讲话的时候那股小心翼翼的气息，于是他叹口气，回复他，就算有了奖学金，他也照样还是会寄给他全年的学费。

那个女人是在一个清晨来到医院的。还不到六点钟，夜班的末尾，新的工作日还没正式开始。她是一家医药公司的销售代表，看到她无懈可击地出现在这个钟点让他略微吃惊，无论如何，敬业的人值得尊重。她唇红齿白地笑笑：“陈大夫，我知道这个时候准能碰上你。”

她并不聒噪，说完这句话就自行安静了下来。她没再多说一句她想要推销的药品，以及商家允诺给他的回扣——因为该说的话她早就说完

了。他不理会她，兀自盯着桌上的电脑屏幕。那天略微清闲，没有任何一个病人需要抢救，所以他有了一点时间，打开电脑里他收藏的美剧。很老的剧集：《急诊室的故事》——那一年，《实习医生格蕾》和《豪斯医生》都还没诞生。

剧情里面，此起彼伏的“Doctor 这个”“Doctor 那个”的声音让他心折。黎明将至的时候他会比较心软，所以他总是比较容易记住死在破晓时分的病人。他觉得，英文中doctor这个词，配上姓氏，自有一种微妙的韵律。相比之下，Doctor Chen听起来稍微单调些，中文发音里没有那些灰尘一般附着在正经发音身后的小阴影。

他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那女人专注地看着他的眼睛。

“你英语很好吧？”她问。

“还可以。”他笑笑——GRE几近满分，不过这些年真的退步很多了，他没必要跟她说那么清楚。

她笑笑，有些落寞地看着他的脸庞：“陈大夫，在你心里，是不是这里面的病人，比你的病人都要高级呢？”

他心里重重地战栗了一下。

那天她离去之后，他第一次仔细地、翻来覆去地看了看她的名片。后来，他是在那一年的五月中第一次去拜访她父母的。她的家位于龙城的老街区，是一个异乡人很难有契机深入其中的地方。进宿舍院的大门的时候他才惊觉，按照礼节来说，自己至少该带去一点水果。他转过身去，寻找老街区里那种零星分布的小摊贩的时候，看到身后那条狭长的街上落满了槐花。

槐花混合着尘土，零落成泥地覆盖了地面上浓浓的晚霞。晚霞和槐花，一起斑驳着，说不清到底是谁葬了谁。有几个小区里的孩子快乐地从地上把槐花拾起来，其中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家伙还果断地塞进了嘴里。

那一瞬间，他觉得有什么东西改变了。他非常清楚，在这个瞬间，经过了旷日持久的挣扎，也许从此刻起他不会再失眠，不会再担心百忧解，不会再期盼神恩浩荡的末日——他终于放弃了自己。他终于觉得“自己”可以是一样略微柔软的东西，便于抛弃。他心情复杂地打量着这条静谧的街道，反正，终究不过是死——他在心里和这个城市说话：我允许你埋葬我了。

他们在那一年的夏天结了婚，她的母亲直到最后都念念不忘他是个书呆子——因为第一次去他们家吃晚饭的时候，他居然只拎来两袋水果。

在他年轻的时候，或者说，更年轻的时候，穿上白衣的那一瞬间，他会觉得自己变成了围棋里面的白子。但是他很快就知道自己错了，因为他面前的病人们，以及这些病人的家人——谁也不可能是黑子。他们都是灰蒙蒙的，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挣扎，他们的希望和绝望，是如此芜杂，全都裹着尘土、汗水的酸味，以及血腥气。白子被撒在棋盘上，八年了,才突然总结出来，需要对阵的是一把从河滩上随便抓来的，扭曲的鹅卵石。

人生怎么这么脏。就算是生死之间的庄严都不能让它清洁一点。

16床的患者十四岁，女，诊断为AML-M3，急性骨髓系白血病中的一种。那女孩很瘦小，也许她曾经不那么瘦小的，不是个漂亮女孩子，可是有双深邃的眼睛。她轻声地，甚至是胆怯地说："我浑身疼。好像是……是肉里面在疼，像有什么东西轧过去。"她妈妈在一旁表情更加胆怯，似乎要说什么丢脸的事情："她昨晚疼得睡不着觉……"他没有注视那母女二人的脸，淡淡地转向身后，问其中一个实习医生："给她的治疗方案是亚砷酸联合维甲酸45天，45天之后原始细胞50%，执行标准TA方案化疗。化疗第二天开始注射瑞白，说说看，她为什么会骨痛？"实习医生咬了咬下嘴唇，翻着手里的病历，底气不足地说："因为……因为治疗后原始细胞还是50%，瑞白会刺激，白细胞的生长，所以就增加了骨髓里的压力，导致——疼痛。"他点点头："不错。"跟着他望住了女孩的母亲："所以不要紧的，这不是病情加重，是药物反应。这个药我们今天不用了，就不会再疼。""好的好的，"母亲用力地点着头，"大夫，我们用更好的药行不行？用更贵的，只要她不再疼我们都愿意的……"他不由分说地打断她："不是贵不贵的问题。"他总觉得自己似乎永远学不会真正平静地面对他们诸如此类的渴望——如此无知，又如此热切。

"可是陈老师，"一个研究生问他，"已经治疗45天了，按道理讲，原始细胞不应该还是50%……"那个母亲重新死死地盯住了他，他知道，"不应该"那三个字轻松地揪了她的心。他问一个刚刚值完夜班，带着黑眼圈的住院医师："她现在有没有粒缺？""没有。""血小板呢？""一万。"他沉默了几秒钟，其实他比谁都厌恶那个在这种情形下沉默的自己，接着他说："暂停化疗吧。""陈大夫？"那住院医师惊讶地看着他。"暂停化疗，给她输血小板。然后重新作一个基因检测，另外检测一下ETO。""你是说——""她有可能不是M3，是M2的b型。""可是——当初M3的诊断是叶主任给的。"他静静地看着这个懦

弱的货色，说："那就下午再作检测，等会儿叶主任来了，我去和他说。""好。"对方果然如释重负。

"大夫，您等等，"在他们离开病房的时候母亲叫住了他，"我们家有朋友认识一个老中医，可以给孩子吃点中药吗？"他觉得自己的耐心又一次被成功地逼到了临界点，他说："可以，不过那不科学。"

天杨就在此时笑着走了上去，悄声对她说："您放心好了，陈大夫很负责，您都看见了，他为了给您女儿检查……"她把声音刻意压低了，不过他依然隐约听得见，"为了给您女儿检查，他都不怕得罪我们主任的。您一定要相信他。"

他回过头去，对天杨微微一笑。他知道，此时此刻，又有两三个无聊的家伙要交换兴奋的眼神了。

他们总说，陈大夫只会对护士长一个人笑。

那是因为护士长比你们所有人加起来都聪明十倍。

"25床人呢？"他合上手里的文件夹，冷冷地问。

"出院了。"薛大夫回答他，"家里钱都用完了，说是不治了。唉，那孩子的情况原本是最有希望的，可是现在——不出三个月，十有八九，会死于颅内出血。"薛大夫的神情恻然。

"知道了。"他回答。

"25床就这么出院了，30床也说家里不想再负担，不治了，7床那个还差几天过生日的孩子也死了，还有19床越来越糟糕，今天起程到北京去看专家……"言语间，薛大夫像是又要叹气。

"所以今天的查房正好结束得早一点。也不是坏事。"他简短地打断薛大夫，"你别忘了，十点半，叶主任要咱们俩去医学院那边，给一个患者会诊。"

"什么情况？"

"有人觉得是MDS，有人觉得不是。"他皱皱眉头，"你没看资料？"

"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薛大夫轻松地笑着，"对了，去医学院那边的话，正好是学院路那一带——顺便去那个咖啡馆，偷偷看一眼那个要和你相亲的女人嘛。其实我妈也觉得，那种唱夜总会出身的女人介

绍给你实在不靠谱，可是她的亲戚跟我妈是朋友，我妈不想驳人家的面子，只好出头牵这个线。听说那是个大美女，看看也是好的……其实，是我想看看。”

他没有兴趣继续这个话题，薛大夫其实正是那种他无法信任的人——他们生来轻松愉快。于是他说：“叶主任应该来了，我有事去找他。”

“你跟叶主任说想重作检查的时候委婉一点啊，千万别惹毛他——”薛大夫看着他的背影追加了一句，但他使用的语气，是唯恐天下不乱的。

对他有恩的老院长死于去年秋天。告别式的时候，他一边深深地鞠躬，一边无意识地瞟了一眼会场边上成堆的花篮。那里面有一束花是他送的，他真感激天杨在最后一刻提醒他还没有买花。仪式结束的时候，他没有像周围的人群那样，迫不及待地退场。天杨在那种轻微的喧嚣中走到他身边，微笑道：“我选的百合，还不错吧？”

“哦，原来那种花就是百合。”他恍然大悟。

“你搬完家了？”她问他。

“嗯，很快，我除了那些书，本来也没多少东西。”他看上去若无其事，“这种情况下搬家没必要诏告天下吧？难不成，还要请你们都来替我‘温锅’？”

“有什么不可以，单身派对嘛，庆祝你重获自由。”天杨轻轻地笑，“喂，我代表整个……青少年血液病研究中心的全体成员问你一个问题行么？”

他也笑：“问我今年论文获全国奖，有什么感想？”

“问你……真的不是因为有了别的女人？”她的笑容在酝酿坏主意的情况下，都是真实可信的。

“不是。”他回答，“我们俩不是一种人，就这么简单。”

“诶，孟大夫，你好。”天杨跟一个擦肩而过的，也穿了深色西装的男人打招呼，随即向他转过脸，“你知道他吧？孟森严，去年刚刚调来龙城的，在肝移植中心。”

“当然知道。”他嘲讽地笑笑，“谁没听过他的大名呢？原本在一家全国都数得着的医院，因为一个女人把前程都毁了，我们这里的肝移植中

心像什么话，根本就是个草台班子。”

“陈大夫，”她惊讶地瞪大了眼睛，“我以为你从来不关心八卦。”

“那么感情用事的人，不适合当医生。”他下了结论。

“你也不适合当医生，”天杨回敬他，“你根本没有爱心。”

“爱心是你们护士的事情。”他一边跟她开玩笑，心里却有点隐隐的不安，他察觉到，刚刚他说那句“那么感情用事的人”，言语间暴露无遗的轻蔑或许刺伤了她。他们所有人都对几年前天杨惊天动地的壮举记忆犹新。应该是四五年前的事情了，大家在办公室拿着她的喜帖讨论每个人周末该包多少红包的时候，她脸色平静地走进来，对他们说：“你们，都不用来了。那个婚我不结了，对不起大家。”

其实她没有任何对不起大家的地方，“大家”都该感谢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令“大家”有了难以厌倦的话题。她在众人的流言飞语里进进出出，那种不肯解释的平静差一点就犯了众怒。男人最该学会的事是准确，女人最该拥有的品质是勇敢——这是他一直以来都相信的事情。

某个深夜，他从办公室出来，看到她独自坐在走廊上，她垂着头，似乎是在用力地看自己穿着洁白的护士鞋的双脚，然后她在灯光里抬起头，眼睛不知道注视着哪里，她在哭。眼泪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她脸庞上汹涌，她略微转头的时候，它们就在空气中抻长了自己，跌下来。她宁静地随它们去，即使是看到了他已经冲着她走过来，她的手也不肯去擦拭它们，只在她身体旁边，轻轻地保持着握拳的状态。

“陈大夫，”她知道他不知该怎么开口，于是她先说话了，嗓子微微有点颤抖，像是眼泪纷纷地滴落在了她的声音里面，“你刚刚让我去给2床输的血小板，已经输了。”

“你做事一向都很稳当。”他说。

她看着他笑笑，眼泪又被这突如其来的笑容撕扯着跌下来，她用纤长的手指轻轻地抹了一把。

“是因为刚才下班的时候，苏副主任跟你发脾气？”他当然知道她不是因为这个，所以他自顾自地说下去，“不要理他，完全是他没有道理。”

“也不是的。”她擦干了泪，清亮地看着他，“因为病人太多，他一时记

混了。我跟他说，17床那个孩子有血友病，不能做骨穿。我不应该当着那么多人说这个，让他下不来台了，他觉得一个护士居然当众跟他顶——其实我是害怕，那孩子是薛大夫的病人，可是薛大夫和叶主任今天开会去了，我怕剩下的人不过脑子，只是听了他的话，就去把骨穿做了，会出大事的。”

“苏副主任本来就是个滥竽充数的白痴，他在医院里的前程也到头了，根本不用在意他。”他停顿了一下，突然非常用力地说，“不是你的错，你明白吗？不是你的错。”

她显然明白了。她心领神会地看他一眼，突然长长地叹了口气：“陈大夫，你说，17床那个孩子怎么会那么倒霉呢，又有血友病，又得了骨髓瘤。我以前一直以为，一个人不会同时摊上两件这么坏的事。”

“他的血液太坏了。”他苦笑。

“看着这个孩子，我就问我自己，会不会太不知足？”

“好问题。”他由衷地说。

那一年，她还不是护士长。他也还在辛苦地准备着博士论文的答辩。

永远有那么一些人，生来就流着坏的血。一个医生，最不该相信的谎话，就是众生平等。当一个人满身的血液就像一条永远不肯正常流淌，并且污浊的河流，他的血管永远在藏污纳垢，你硬要告诉他，他和所有人都一样，他怎么可能不在某个时刻怀疑他自己是在自欺？除非他生性慈悲，或者他生性麻木——这两者都可能导致同一个结果，就是他做得到漠视自身的尊严。

龙城，对于学过中学地理的人而言，是个北方的枢纽，是个工业重镇，是个源源不断地产出狂风和钢铁的地方。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而言，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或者日落而作，日出而息的家乡——反正都一样，最终会在这里变成灵魂，变成墓地里盛开的野花，日出日落又有什么要紧。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不清楚，每一个中国的血液科医生，应该都知道龙城。

没有人解释得清楚为什么，以这座城市为中心，周边涵盖的一大片区域，没有成年的孩子患血液疾病的概率远远高出平均水平——大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如此。这城里曾经流传过各种各样的传闻，来解释这件事，那些解释的想象力丰富得很，科幻情节，悬疑情节，阴谋论……一应俱全。他们工作的地方，原本属于龙城儿童医院的血液科，他们

总是能碰到一些经典又难得的病例，整间医院常年都有各个地方的专家出没其中，以及那些慕名而来的进修医生。他们的水准就是这样成就的，血液科早已成为整间医院的骄傲。后来，儿童医院被龙城医学院附属医院收纳旗下，跟那些委屈地被人合并的旧同事不同，他们则换了一个更加光辉的头衔：龙城医学院青少年血液病研究中心。他们搬离了原先的旧址，有了新的独立的大楼、更大的病房和更好的实验室，当然，也收获了别的同行更多的忌妒与不屑。

坏血生生世世，奔流不息，不知道会转世到哪一个无辜的躯体里。

因为这些坏血，他们才能存在。研究中心的建筑像个堤坝那样，铸造在坏血的涛声里。或者说，他们希望如此，他们希望自己能拥有这样的力量。只是有时候真的不清楚，这种荣耀，到底是神的期望，还是地狱的期望。

离龙城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更小的城市，叫做永宣，是个静谧的名字。多年来，龙城医学院都有一个固定的研究项目，定期到永宣来，跟踪血友病的发病率。他记得第一次到永宣来的时候是为了替叶主任操刀一篇论文，是2003年冬天，天气晴好。听说时至今日，永宣还有一些笃信因果鬼神的老妇，信誓旦旦地告诉别人，永宣人的血友病都是被冤魂折腾的。1937年冬天，日本人攻占了龙城，顺路打到永宣。屠城了，然后，天下了一场很壮观的雪。

雪化了以后，永宣的很多人在突然之间丧失了让伤口凝血的能力。一点轻微的破损都可以赔上人命。在这个地方，一个小孩子奔跑嬉闹的时候，若是不小心被树枝划伤了腿，很有可能，第二天傍晚，这家人的院落里就传出哭丧的声音，然后有人端出来满满一脸盆的血，邻居们见怪不怪。

所以说，不是屠城时候的冤魂作祟，是什么呢？冤魂缠了这个城这么多年。来接待他们的人给他们讲起这个传说的时候，商务车里面荡漾起一群医生们轻轻的、无奈的哄笑。

一定不是因为战争，不是因为屠杀，但是这个城市的人为何就如此密集地把这个基因里的缺陷世代相传呢？他忘不了那个十七岁的男孩子，他在永宣遇见的第一个病人。他的血液完全丧失了自我控制的能力，即使没有任何外伤，他的皮下组织、关节，以及很深很深处的脑膜——都在胡乱地流血。他半躺在床上，右腿的膝盖肿大得跟篮球一般，膝盖以下的骨头因为无法负担这个重量而扭曲变形，他脑袋里的一个什么地方，因为出血，形成的血肿硬生生地把他的左眼撑大了好几倍，他的左眼侵略了脸颊，几乎快要到达鼻翼那条线上。陈宇呈医

生不动声色地走近他，以为自己遇上了《西游记》里的妖怪。

“大夫，”男孩说话有些吃力，“我现在其实特别想知道一件事，我睡着的时候，我的左眼到底能不能闭上呢？”

“你挺有幽默感的。”他说。

“我妈总在安慰我，她说再过些年，我可以找一个健康的女孩子结婚，我们一定要生一个男孩子——这样，整个家族里就再也不会有这种病了。”这男孩笑了，伴随着嘴角的抽动，右眼相应地闪现出笑的样子，可是巨大的左眼兀自岿然不动，像块石头被丢在了他脸上。

“她说得没错，遗传学上是这样的。”

“可是大夫，就算我有了一个健康的男孩子，又怎么样呢？对我而言，有什么用？”

“你说得对。”他点点头，那时候的陈宇呈医师比现在容易讲真话，“其实没什么意义。对于你的生命而言，那些，都是别人的生命。”

“您和别的大夫不太一样。”男孩和他巨型的左眼一起认真地看着他。

“因为我从来不觉得死是一件坏事情。”那是唯一的一次，他允许自己说了医生绝不该说的话。

一周后，陈至臻小姐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她还不会睁眼睛，所以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打量她。不用担心她会觉得不好意思，不用担心她会不理解这代表什么——她睡在粉红色的婴儿毯子里，他不想违背事实地夸奖她像片幼小的花瓣，初生婴儿的外观真的没有那么美好，只不过，她细嫩得令他恐惧，就好像她的皮肤下面裹着的都是水。

你好，陈至臻。请你一定记得，当你长大以后，你有权利埋怨我们为何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不管有多少人告诉你要心怀感激，你都有权利反驳他们，因为，这世界实在不是什么好地方。

陈至臻，所以你不必非得爱我不可，但是真糟糕，我已经开始爱你了。

要是没有前一年五月的那些落满老街的槐花，就不会有你。陈至臻，你真的是那些槐花里的一朵吗？你不动声色地睡在夕阳里面，然后你

认出了我，所以你就找到这里来了。

## Chapter 04

姐姐

——郑老师，今天在公交车上，有个男的一直在看我，看了我好几次，然后我就不敢在那辆车上待下去了。车到龙城广场，我就跟着人群跑下来，结果他追在我后面喊我，他说“同学你的手机掉了。”然后他坏给我，就重新上车，走了。

——害怕了吧？

——真丢脸。

——不丢脸。承认自己害怕，有什么丢脸的？

——可是有一点害怕的时候，就敢承认；真的很害怕的时候，就不敢承认了。为什么呢？

——因为害怕变得太大的时候——也不只是害怕，高兴、伤心、期待……都一样，它们变得太大的时候第一个伤害的就是你的尊严。

——郑老师，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呀？

——知道这个，未必是好事。不过安全起见，你还是每天放学以后跟我一起走。

——我才不要。同学看见了会问的。我现在每天放学后都在想办法躲着同学们，不让他们看见我没有回平时住的地方而是去等公交车。你要是让他们看见我每天跟着你，那真的就丢死人了……

——对，我忘了，你们现在这个岁数，把“丢脸”看得比什么都严重。

——我不怕死的，郑老师。

——小孩子不要乱说话。

——真的，我没那么怕死。我小时候，的那场病的时候，我奶奶跟我说过，他说我实在觉得难熬，不想再忍的时候，说不定闭上眼睛，像睡觉一样，就不用受罪了，他还要我别担心他们，我们总有一天会再

见面的。后来我病治好了，可是奶奶死了。不过，我就确实没那么怕了。可是现在，我害怕那个人找到我。

——其实我倒是有种直觉，他不会真的对你怎么样的，他只是一时冲动才那么说……不过安全起见，把你藏起来也没错。

——他要是痛快地把我杀掉，为了报复我爸爸，我可以接受。但是我怕他打我，怕他把我关起来，怕他不给我吃东西喝水，怕他强暴我，怕他表示他有多么恨——就算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我也怕他在杀我之前跟我说话，——比方说，告诉我他有多么爱他的爸爸，可是他被埋在废墟底下；他告诉我是我爸爸造成的；他告诉我他也没有那么恨我，但是他必须这么做；他告诉我他知道我是无辜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无辜真的没那么重要……说不定他还会哭。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怕我自己会特别为难地跟他说，那好吧，看来你只能把我杀掉了……

——你这孩子脑袋里东西怎么这么怪。

至此，哥哥终于笑了。他们俩的对白在寂静的夜里从阳台上清晰，并且源源不断地传到我耳朵里来。夜风也跟着不客气地灌进来了——当我非常想打个喷嚏的时候，才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我只好死死地咬住牙，让那个喷嚏继续骚动地待在我的脑袋里面——把眼眶逼出一阵热潮，然后赶紧把窗子轻轻关上——没法偷听他们说话了，全怪这个该死的喷嚏。

夜晚把整个世界变得荒凉了，荒凉到让我觉得头发丝轻轻撒在枕头上的声音都是亲切的。昭昭只有跟哥哥待在一起的时候，才有那么多话说。或者说，她只有跟哥哥讲话的时候，脸上才会生动起来。似乎平日那张脸上有涨透明的面具被拿掉了，他鲜活的五官终于可以毫无障碍地做出各种表情，不再惧怕用自己的眼神、用自己的眉毛。用自己嘴角到廉价的线条，跟这个世界打交道。

我有点不喜欢这样，不过，算了，这个小孩子心里其实承受着很多事，怪可怜的，我让着她。而且她毕竟跟哥哥最熟悉啊。闭上眼睛，睡吧，还加结束，明天我也要回学校去了，虽然我无比舍不得家里这张美好的床。

就在这个夜晚，苏远智正在去往广州的火车上，我有点想念他，因为旅途中的她一定比平时更寂寞。我慢慢地把身体紧密地蜷缩成一团，觉得这样可以记载起来一点温度，温暖想象中，他漫长的风尘仆仆。

也温暖我自己。

白天的时候，昭昭放学回来，非常发愁地托着腮看着天花板，因为语文老师的作业让她觉得天理何在。这个语文老师当然是小数。有那么几个作业，是小数会给每一年的学生的。比如昭昭遇上的这个，小数手上媒介高二的学生都会碰到。惠特曼的诗，《哦船长，我的船长》——并不是课本里的东西，但是要背下来，然后写一篇读后感，怎么写都可以。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谁都不觉得这首看上去很土的诗有什么好。大家都是一边打趣，一边嬉笑着恶搞他，用各种方言，表情夸张地咏叹："哦，船长，我的船长；我们艰苦的航程已经终结，这只船度过了一切风险......"

下面就记不清了，总之我至今觉得，这些句子读起来真的很土，用英文年也没有什么好听的。但是不知为何，有时候有几句话还是会突如其来地闯到我脑子里：

"在甲板上，躺着我的船长，他已经倒下，已经死去，已经冰凉。"印象中，书里似乎不是这么翻译的，但是小叔告诉我们说，就是要这样翻译才好听。

在甲板上，躺着我的船长。

苏远智第一次亲吻我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反反复复地闪烁这句话，大脑像是一张卡住了的盗版CD，这句话的几个字就在那里来回地跑来跑去，后来，我在一个瞬间里明白了那是为什么，因为那种时刻的晕眩，来自身体最深处，已经深得把身体钻出一个伤口的地方——带着外界的风一起

降临，这让我联想起海浪，让我觉得我在坐船。虽然我并没有真的坐过轮船，但我相信，航行就是这样。在甲板上。

他把我的身体变成了甲板。然后我们一起成为海浪。

人们都说，这样的时刻是两个人融为了一体，可我从来不相信这个。我的灵魂像个悬挂在上方的惊慌失措的月亮，悄悄注视着这两个人。海浪把月光搅乱了，或者说，月光照在不平静的浪涛上面，必然会跟着颠簸起来，我的灵魂成了个摇晃的镜头，除了他忽近忽远的脸，什么都看不清。

我们没有融为一体。我们只不过是一起跳海了。

那时候，我十八岁。他问我："你怕吗？" 我轻轻地点点头，觉得脖子

那里好僵硬。他有点紧张地笑笑，说：“你害怕，就算了吧。”我说“其实你也怕，对不对？”他用力地摇头。我抱住了他的脖子，他的嘴唇离我那样近，我只要开口说话，就摩擦得到它。我说：“知道你也怕，我就安心了，来吧。”

想想看，那都已经是将近四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的我们，到底有些不同。至少我们已经能够非常熟悉和安心地跟对方缠绕在一起。其实我还是从心里决定地认为，那是一件坏的事情。因为我总是能在最开心最炽热的时候，听见一阵强劲的风声。它在我们俩皮肤碰触的间隙中间呼啸着，非常严厉的腔调。就像我们龙城的春天里，那种永远不近情理，却脆弱无辜的狂风。那是在白天的时候，他上火车之前。假期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又去了那间很熟悉的小旅店。我忘记了带身份证，不过前台的小姐还是把房间给我们了。

“警察会冲进来抓我们吗？”我笑着问他，“因为我没有身份证，就把我们带走。”

他看着我，答非所问地说：“这种时候就觉得你真的一点儿没变，就是说，跟高中的时候比，没变。”

“真的一点点都没变吗？”我把自己裹紧在被子里，轻轻仰视着他的脸。

“也变了一些。”他皱皱眉头，在找合适的词汇，“那个时候，你高兴了就笑，不高兴了就哭，所有的高兴不高兴都在外面。现在，你的高兴不高兴好像很多都跑到了里面，在这儿——”他用手指戳了一下我的胸口。

“可能吧，”我认真地想想，“也说不上那么夸张。我饿了，我们去吃烧烤好不好？”

原来他看得出来，其实这就够了。

昭昭那个倒霉的孩子居然在敲我的门，“南音姐，我知道你没睡。”

我只好倒抽了一口凉气，起来把门打开，“你又知道了。”

她笑容可掬，灵巧地蹿进来，非常大方地钻到了我的被子里，“因为你的窗户刚才一直开着啊，那盏小灯的光都透出来了。”该死的，我以为我非常巧妙地完成了窃听，结果我忘记了关灯。

刚跟哥哥聊完天，那种鲜艳的神情还在她脸上暗暗地存着余香，让她的笑容看上去轻而易举。“别挤我。”灯光熄灭，房间像一块方糖那样瞬间融化进了黑夜里。我稍微有点用力地对着她肩膀的方向挤了回去。

“谁挤你。你都站了那么大的地方。”有趣，黑暗中单听到她的声音，真觉得是一个男孩子睡到了我的床上——如果忽略他的语气中那种柔软的、喜气洋洋的嗔怪。

“随便你吧。” 我说，“反正明天我就回学校去了，看你明晚还怎么办。”

“真舍不得你呢。”——我原先还以为她根本不会跟人直白的表达感情呢。

“我周末还是回来的笨蛋。” 我继续用力的靠近她，在她肩膀上拍了一下。

“南音姐，”她安静的问我，“你那个时候，是不是也写过郑老师的作文，我说的是郑鸿老师，写船长？”

“对啊。那个题目小叔出了快二十年了呢，还真是编执。”

“你还记得那个时候你写了什么吗？”她轻轻地侧过脑袋，脸颊的肌肤蹭着我的手臂。

“忘了。”我笑笑，“小孩子，对我来说，高二是上辈子的事情。”

“他说，你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其实这才麻烦呢。”她轻轻的叹气。但是她这种愁苦的语气却让我放了心，既然已经开始认真地为这种事情烦恼了，说明她已经在减减地习惯着家乡的爆炸。

这几天的本省新闻里不再报道关于昭昭家的工厂的事情。那些埋起来的人全体被挖了出来。有的还活着，绝大多数都死了。工厂眼下自然是暂时关闭，她家的大人们每一个都焦头烂额，当然，更坏的事情也许还在后头。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龙城，依旧车水马龙，依旧熙熙攘攘，姐姐店里的客人从来就未曾减少，每一个服务生都在一边听着姐姐的骂，一边对满室的客人微笑。可是听说，这几天的永川变成了一座葬礼的城市。有罹难者的加人带着送葬的队伍聚集在昭昭家的门口，静静地捧着一长串的黑白遗像。似乎龙城的人们和永川的人们完全没有活在同一个世界上。怕是只有昭昭自己同时活在这两个世界吧。这两个世界中间有一道非常深的深渊，昭昭就被一道细的几乎看

不见的钢丝悬在那个深渊的正上方。阳光明晃晃的，把那钢丝变成了一道妖气十足的线。可怜的孩子，她得学会把恐惧当成是生活的一部分了。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她偶尔会盼着那个恐吓她的人找到她——有个人干脆利落地挑断拿到钢丝也是好的，她可以闭上眼睛坠落下去，说不定坠到底了还能惊醒，发现是场梦。

“南音姐，要是在过去，拿到像《船长》这种题目的作文，我怕一定会写我爸。”

“你现在也可以写啊。”

“算了，我现在有点恨他。”她突然不好意思地笑笑。

“昭昭。”我使用的是抗议的语气。

“真的。”她翻了一下身，背对着我，顺便把被子又往她的方向扯走很多。

“谁都可以恨他。那些没有了亲人的人们都应该恨他，但是你不行。”我一边说，一遍再把我的那部分被子抢回来。

“我知道是他的错。”我无奈地叹气，“可是昭昭，他是你爸爸。如果我爸爸做了错事，或者说，犯了罪，杀了人，别人都可以觉得他十恶不赦，可是对我来说他永远是爸爸，我永远可以帮着他逃跑，不让他被**抓到，不让他受审判。这不就是家人的意义吗？还是你只是觉得，你爸爸让你丢脸了，所以你才要恨他呢？”

“你胡说。”他激烈地转过身，用力地朝着黑暗里，她想象中的我的方向，“你凭什么这么说啊！”

“好嘛，对不起，昭昭，我道歉行不行？我并不真的是那个意思，不就是打个比方么……”我不假思索的是弱了，我有点有后悔在她神经脆弱的时候刺激到她，我觉得本来我是姐姐，应该对她好——算了，坦白承认吧，她身上有种让我害怕的东西，我就是这么怂。

她果然用沉默回应我。那种寂静真是难耐。她在盘算什么东西呢，难不成是在考虑要不要断然爬起来给我一拳么？还是打算就这样翻身从床上下去，离开，把满满一个房间的尴尬都丢给我呢？时间在滴水成冰，我也有点恼火了，如果换作是我，即使对方说了刺伤我的话，我也会因为惧怕给别人造成的尴尬，选择一笑了之的。何况我自己的神经没有那么强悍，我也忍受了别人道歉之后由我自己造成的蛮横的寂静。终究还是我首先弄出了一点声音，我叹了一口气，把脑袋埋进了

被子里。我对自己失望——为什么我就不能像块石头那样死扛着，连叹气都代表屈服呢？不管了，就用那层温暖的棉被制造的比黑夜更黑的黑暗来逃避现实吧，我还懒得伺候你呢。

她的身体在我身边略微动了动，床铺弄出来一种温暖的、类似稻草垛的声响。他用很轻、很轻的声音说：“南音姐，你不是我。在这件事发生之前，我也一直这么想。可是现在我才明白，没那么容易的。”

“什么东西不容易啊？”我犹豫片刻，还是闷闷的接了话，一边在心里气自己，居然还在担心是不是犹豫得有点久了，会让她察觉到我不开心。

“我知道的，你说得对，他说爸爸，是家人，可是在这个之外，有更大的、更重要的对错，不是吗？”

“是。”我有些心虚，不知道怎么跟她解释，“但是就看你怎么选择了。要是选择了你爸爸，你就暂时忘记你说的那种更重要的对错，我知道这也很难，所以我告诉你了。维护家人的那种意义，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你说，等我长大了，我是不是就知道该怎么选择了？”

“这个，不可能。”我遗憾地摇摇头，“有些事，长大了就会自然而然地明白；可是有些事，永远不行。在那些事面前，一百岁的人也像小孩子。”

“一百岁的人本来就像小孩子，用不着一百岁，你看外婆。”她嘟哝着。

“你知道我的意思，不要鸡蛋里挑骨头啦。”

“我们最早不是在说那个‘船长’的作文吗？”她惊愕地拍了拍自己的脑袋，“为什么绕到这里来了？”

“小姐，是因为你说你想写你爸爸的。”

“船长，应该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对不对？”她在乎在微笑。

“应该吧，反正那首诗，不是在讲林肯总统吗？”我漫不经心地回答她，睡意已经渐渐上来了。

“你说，要是我写……我写我暗恋的人，郑老师看了，会不会骂我？”

“当然不会啦，我小叔最想得开了。”可能是因为困倦，完全清醒的时候绝对不会说的话自然地滑了出来，“不过，你喜欢的……真的是男生吗？”

“你在说什么呀。”她气恼地、重重地靠近我，她的头颅很生硬地撞到了我的脸颊，“告诉你算了，我喜欢的人——”她的声音混合着呼出来的热气，像梦境里的暗示那样，扫在我的耳膜上，很痒。

我顿时清醒了，就像有人突然粗暴地打开了窗子，让寒夜的空气迎面砸进来。

“昭昭！”我深呼吸了一下，“怎么可能？”

她心满意足地把自己蜷缩回枕头上，蛮不讲理地宣布着：“睡吧，我困了。”

这个世界很容易就可以沧海桑田，不过有些东西是不会改变的，比如，我姐姐家的家永远那么乱。一双穿破了的丝袜会挂在厨房冰箱的门上，被子里面像道人那样猝不及防划伤人家的DVD也许是三个月前就在那个位置上的，两袋垃圾有可能跟新买回来没拆封的购物袋团聚在一致地堆在门边——她总是喜欢用崭新的服装店的袋子来充当垃圾袋，所以在她睡眼惺忪的时候，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然后她就得尖叫着拖着雪碧一起从小区的垃圾箱里把她新买的衣服捡回来。

“你给我打回来好了，我用手机充值了。”她一面漫无目的地在房间里转来转去，一面跟江薏姐说，“那当然，今天是你无聊所以想跟我聊天，电话费自然要你来付的。”

雪碧安静地坐在堆满了东西的餐桌边，找到一块空出来的地方写作业。电视机的声音跟姐姐的说话声此起彼伏，但是她完全无动于衷——我早说过了，雪碧是她们家的顶梁柱。

“雪碧。”我凑到她身边去推推他的胳膊，“你昨天看到那个陈医生了没？”

她装腔作势地用一种正经的表情扫我一眼，“没啊，他们吃饭又不会带着我去。”那种冷淡的口吻好像是在嘲讽我有多么八卦。不过我一向是不吃她这一套的。

“笨不笨。”我长叹一声，“人家是相亲，带着你干吗？我是想问，他跟姐姐吃完了晚饭有没有送姐姐回家。如果有的话，你不会从窗户看一眼啊。”

“看不到！”雪碧直直地把脖子一梗，“他根本就没下车，是姑姑一个人从车里出来的，你以为我那么笨连这个都想不到……”

“那照这么说，”这心满意足地笑了，“你不是也挺八卦的嘛，干嘛还要假装不在乎啊。”

她悻悻然地瞪着我，不过还好，她一向是个识时务的人，两秒钟后就软化了，孺子可教地说：“帮我做一下今天的代数作业，行不行啊？我去店里给你拿新做的提拉米苏。”

我探头看了眼她的作业本，“不就是二元一次方程组嘛，小事一桩。”

“别让姑姑看到。”他紧张地追加了一句。

“怕什么啊。”我说，“她正在跟江薏姐煲电话粥呢，没有一个半小时完不了的。而且，那个时候，她自己的数学作业，还不是我哥哥帮助她做的。”

“真的？”雪碧犹豫地扯了扯可乐脑袋上那顶红彤彤的帽子——那是我送给可乐的生日礼物——可乐想什么时候过生日，就什么时候过生日，全看雪碧的心情。

“当然了，那个时候哥哥学习好的不得了，姐姐上高中的时候哥哥初中还没毕业呢，可是为了帮她写作业，哥哥就只好先自己看她的课本，结果居然就替她做出来了。后来姐姐就养成习惯了，不知不觉间，哥哥就几乎是把姐姐她们的数学课本自己学了一遍……”

“这也太厉害了吧？”雪碧惊呼道。

“谁说不是。”我悲哀地点点头，“不过毕竟是自己看课本，哥哥其实每次只能替她做六七成，总会有不少错吧，她还不满意，说哥哥是笨蛋，一点不用心，你自己想象她的语气好了。然后有一次我是在看不下去了，我就跟姐姐说‘你不会做就去抄你们班同学的嘛，干吗要这样为难哥哥’，结果这句话不小心被我爸爸听见了，还把我骂了一顿，说我怎么那么小就觉得抄人家作业那么理所当然——反正，我小时候夹在他们俩中间，从来就是倒霉催的。”

“西决叔叔好久都没来我们店里了。”她沉默了一下，突然这么说。

“是。”我淡淡地说，“他最近称了昭昭的保镖，每天上学都负责押送她。也不知道那个倒霉孩子家里的事情什么时候才能过去。”

“我不喜欢她。”雪碧像是在和谁赌气，“有什么了不起的，总是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到底还要住多久啊？”

餐桌上的座机铃声突然响起来了，雪碧扫了一眼来电显示的屏幕，“是小弟弟的爸爸，你先接起来，我去叫一下姑姑好了。”

热带植物的声音真是久违了，“是你啊南音，最近好吗？好久没联络了。”

“挺好的。”我有点尴尬——自从我们俩合谋偷了东西以后，我哪里还好意思跟他联络呢？他这个人的存在就是在提醒我，我是个没用的家伙，我做不到拒绝别人，尤其是这个人特别认真地拜托我一件事情，并且搬出来大妈告诉我这件事是没错的——我就，我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不”了，不对，我坦率一点的好，我是不敢说“不”。啊呀算了吧，我不想再去想这件事，我允许自己暂时不要面对它，总可以吧？

姐姐从屋子里出来，面无表情地把电话从我手里夺过去了，然后拿着它重新走回了房间里。里面安静了好一会儿，我喝雪碧面面相觑：不容易，他们居然没有吵架。

这个时候及诶及诶咬牙切齿地说：“好吧，两周，就两周，我不管我也没时间，你不要再和我评价了我只能带他两周，因为我要去一下外地近咖啡豆，现在家里多了南音的外婆，三婶也不可能再帮人很忙了——所以，两者可以，然后你就自己想办法去吧……”

我喝雪碧手握着手，互相摇晃对着对方尖叫了起来。我们听明白了台词，亲爱的小外星人郑成功要回来了，虽然只有两周，也是好的。可是姐姐的声音终于盖过了我们的。她晚节不保地对着电话愤怒地尖叫道：“方静辉你无耻！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要是过了两周你还是不来接他我要你好看。”

不是说母爱是伟大的吗？

我不可能忘记那个四月的下午。准确地说，是四月初。那几天，幸运的是，龙城没有沙尘暴。北方的春天晴好起来就好得不得了，呼吸间，都是一种辽阔的迷醉。我有的时候告诉别人我最喜欢秋天，有时候我最热爱的季节是冬天——但那其实都是心血来潮，想要显示自己与众不同，在我心里，春天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它就像是一个烂大街并没灵魂的偶像明星那样，让我心花怒放却又不好意思承认我是那么喜欢它。

那天，为了表达我对春天这个季节的歉疚，我决定逃课半天去姐姐店里玩。

姐姐有些懒散地靠在吧台后面，“晚上跟我去吃饭好不好？”

“好啊。”我同样懒散地盯着她的脸，“你的妆越化越好了。可是，眼妆会不会有点重啊，大白天的……”

“再重的眼妆，随它自己在那里晕着晕着……就自然了。”她似乎懒得用力气讲话，“不过我告诉你，画完了下眼线再上一点散粉，会维持得就一点。”

“不懂。”我把下巴放在冰冷的桌面上，看着她，“姐，你干吗要我去跟你吃饭，你不是应该邀请陈医生么？”

“娘的，做做好事，别再提他了，根本没戏的事情。”她啐了一口，“你肯定不记得，后天是我生日。”

“啊呀对了，明天是清明节。”他嘲讽的笑笑，“今天客人少，就今天吧。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突然有点想过生日了。”

“只有我们俩吗？加上雪碧吗？”我试探问她。

“你还想要叫上别人，也可以啊。”她不动声色。

“懂了。”我故意用一种唯恐天下不乱的口吻，“那我叫冷杉学长。”

“小蹄子。”他的笑容里有种难得的温柔。

后来我们去了学院路上一家新开的湘菜馆，姐姐，雪碧，还有我——我自然没有叫冷杉学长，我只是说说的。我给哥哥发短信了，我跟他说：“姐姐今天打算过生日，有空就来吧。”然后他就带着昭昭一起来了——满满一桌子菜，几乎都是昭昭和雪碧两个人吃光的。那晚姐姐吃得很少，喝了不少酒，她总是说说笑笑的，是真的很开水的那种笑，笑着笑着，眼角偶尔会有泪，灯光浸染着，眼线还是不幸地散开了一点点在眼角，可是看上去不落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说什么我都跟着她笑，一开始是觉得，如果我不笑场面就会不太尴尬，到后来就真心觉得这个夜晚如此美好了。昭昭永远在一边不为所动地玩她的手机，雪碧只好凑到哥哥身边去，夸张着自己的兴奋——为了在这张寂寞的饭桌边找个人示好，“你知道么？小弟弟很快会回来龙城待几天的。”哥哥没有做声，但是惊讶地看了雪碧一眼，然后轻轻地笑。

他的笑意像脆弱的波纹，被双眼小心翼翼地盛着，眼光犹疑地移动着，像是怕把它们弄碎了。他终于望住姐姐的眼睛，停顿了，那笑容算是岌岌可危地存留到了此刻。姐姐毫不吝惜地用美丽并且坦荡的笑容回应他，嘴里却在骂脏话：“方靖晖那个婊子养的又在耍花招。”“姐——”我推了一下她的肩膀，“我觉得他人并不坏的。”

“还不坏？”她转过脸来瞪着我，“我有今天全是他害的。”

“这是什么话啊？”我被她荒谬的逻辑逗笑了。

“因为他明明知道，我配不上他。”她的睫毛闪了一下，轻柔的说，“当你明明知道一个人配不上你的时候，还硬要跟他在一起，就是你的错。”

“你也不是小孩子，你也一样是大人，他要和你在一起，你可以拒绝啊。”我胆战心惊，但还是说了出来。

姐姐又一次笑了，今晚的她真是风情万种。她已经完全不打算理会满桌的寂静，“我拒绝不了，你满意了吗？我知道我其实配不上他，所以我拒绝不了。我知道那对我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个机会，就因为这样才不公平。南音你不懂。”

她突然紧紧地抱住我，“小兔子，你不用懂这个。不过你记得，永远不要和你瞧不起的人在一起，永远不要去爱你瞧不起的人，因为你会害了他。谁能够做到永远善待自己瞧不起的人呢？是圣人吧。可你不是圣人你是活人……”她讲话的声音越来越轻了，像是耳语。

她捧起我的脸，直直地看着我，“要是有一天，你发现，你发现苏远智其实是瞧不起你的，那么再舍不得，也要离开你懂吗？不要给他机会让他觉得自己伟大，也不要给他机会让他觉得自己委屈，那种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白痴。南音，”她的表情就像是小时候，打算带我一起做什么坏事，“那种滋味你一旦尝过了，一辈子都忘不了。”

“你醉了。”我小声说，眼泪就毫无防备地涌出来，没有办法，我总是这么丢脸，“姐姐，对不起，对不起——”我用力强迫着自己把这句话说出来，可是我却再也没有什么力气说清楚对不起什么，只好用力的哭，似乎这样就什么都能解释了。

我听见雪碧叹了一口气，然后见怪不怪地招呼昭昭道：“别理她们，习惯了就好了。我们一起把这盘剩下吃的吃完吧，浪费是不好的。”我用力地拿手背在脸上磨蹭了几下，眼泪全掉在了手指上，渐

渐地，又似乎忘记了在哭什么。

哥哥终于站起身来，绕过了半张桌子，朝我们走过来了，此时的餐馆已经没有什么客人，挺安静的，哥哥停在我和姐姐之间，从空着的邻座拉了一张椅子坐了下来。他就像我预料的那样，用力地揉了揉我的脑袋，然后终于伸出胳膊，搂住姐姐的肩膀。

“喝多了。”他说，他的手掌似乎是在姐姐的胳膊上用力地按了一下，“别这样，你看，你吓到南音了。”

姐姐的双臂就像生动的花瓣那样，从哥哥的手臂里面奋力地伸展出来，紧紧环住了他的背。姐姐什么话都没有说，可是她迫不及待地闭上了眼睛，就像一个受尽折磨的人终于盼到姗姗来迟的死亡。她的整个脸庞就在这一瞬间放松了，嘴角都像是迎着灯光微微地上扬，我知道，她等很久了。

“你都恨死我了吧？”她这么说。

“郑老师。”我听见昭昭的声音异常清澈地响起来，她注视着饭店的角落，我觉得，或许她的声音并不是清澈吧，说不定是因为里面含着点前所未有的陌生。

有个年轻的男人从饭店的洗手间里走了出来，缓缓地走向屋角一张只设了两个位子的小餐桌。那上面放着两个空了的啤酒瓶，有一个可怜巴巴的杯子，还有一叠海带丝。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拉链帽衫，很旧的牛仔裤和运动鞋。我看不出来这个人有多大年龄，我觉得，说二十三四，我信；说二十七八，也没什么不可相信的。

“他……”昭昭用力地甩甩头，“他什么时候进来的？”

我带着满脸没干的泪痕，忠实地转过头去又看了那人一眼。

“别回头，你别去看他。”昭昭急促地命令我，声音发颤。然后她像是快要哭出来那样说，“郑老师，你别回头看他呀，我求你了，他就是那天我在公交车看见的人。”

我恍然大悟。我其实还没真正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但是我离开了自己的椅子，走道昭昭身后去，把她的手握在我的手心里——这么凉。

那人安然地给了我们几秒钟的背影。最终缓缓地转过身。

“过来坐吧。”哥哥的语调轻松得像是招呼一个人打牌。昭昭的收就在

这一刻重重地痉挛了一下。

他没表情地扫了我们大家一眼，眼神像个拖把那样粗糙地把每个人掠一遍。

哥哥指了指昭昭，“都跟了这么久了，你不累吗？”说完他叹了口气，像是刚刚完成一场风尘仆仆地长途旅行。

## Chapter 05

陌生人

他是坏人吧？至少算是个敌人。反正，现在的我既然握着昭昭的手，这么冰冷和无助的手。我也没得选择，只能把他推到对面去，当他是饿坏人算了—不然，眼前的这一切，到底算是什么呢？他额头很宽，这个陌生人。搞得五官都被迫堆在一起。眼睛还蛮大的，就更让人觉得，在跟他对视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视线该集中到什么地方——可能还是因为，我不敢看他的眼睛。该用什么样的表情和他对视呢？尤其是，我不是不知道，他说不定在酝酿着一场攻击；也因为，我不是不知道，他心里有那么多的痛苦。

没有人讲话。在那种寂静中，我模糊地发现，原来店里除了我们，其他客人都走了。我毫无道理地幻想到了一场景，就是店里的服务生跟陌生人是一伙的，他们此刻会毫不犹豫地把店门关上，灯也关上，做出打烊的假象。卷闸门会在我们耳朵边轰轰烈烈地一泻千里，是鬼门关响起的掌声。

当然了，这些都没有发生。服务生照旧没有表情地穿梭于餐桌之间，还有一个，拿着拖把拖地的时候经过了陌生人，他迟疑地靠近我们的时候，笨拙地被拖把绊了一下，然后他小声地对那个已经走得很远的服务生说了一句“对不起。”——这个踩到别人拖把还是道歉的人，真的会杀了昭昭吗？

他站在我们的桌子旁边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心里的尴尬远远多于恐惧。其实我没那么害怕的，不知为何，虽然我心跳加速了，手也在昭昭的肩旁上微微颤抖，但是心里还是有一种沉下来的东西，让我觉得没必要恐惧。也许，从出生起，我就是靠着这种莫名其妙的信任活到今天的，信任什么东西呢？我说不好，也许是信任这世界放给我看的电影，永远不会那么糟糕。

“坐吧。”哥哥亲切地招呼他，就好像他不是昭昭的仇人，而是昭昭羞涩的小男友。

昭昭的肩膀在我的手掌下面剧烈地抽动了一下，就像是急匆匆地要破土而出，新鲜植物似的，混乱惶恐却又势不可挡。就在她直直的站起来的时候，我非常默契地把手从她的手上移开了——她总是这样，在无助的时候以为挺身而出才能保护自己。

她嗫嚅着说：“对不起。”

周围的人谁也不会在乎，我其实略微倒退了几步。我难以置信地盯着自己悬在空气中的右手，我想问它，为何这么顺理成章地在第一时间放弃了昭昭呢？为什么我在挪开它的时候竟是如此地如释重负呢？难道我自己也觉得昭昭至少应该面对一下眼前逼近的现实吗？昭昭不是无辜的吗？还是，我自己也觉得，她有一点活该呢？不对，昭昭没有错，所以是我忌妒她吗？——没有，没有，不会，我从没有真的从心里嫉妒过什么人的，就是在我第一次听说她其实是个大小姐的时候，也只是蜻蜓点水地忌妒了一下，然后火速就忘记了。

是因为我一直不肯承认，我没有我以为的那么喜欢昭昭吧？我甚至从来不允许自己像雪碧那样大胆地冷笑一声，说：“我不喜欢她。”她从来没有回馈过我希望和她交换的情感，或者说，很少。在准确点，她所有和人相处的方式让我看不出什么“交换”的迹象。所以我便只能当她同样不怎么喜欢我。她浑身上下那种暗藏的力量又在隐隐威胁着所有人，让我必须极力地告诉自己“我是姐姐，所以我得有一点风度”才能和她维持友好的局面——终于全部承认了，真不容易呢。

就在这对自己坦然的一秒钟，我看见了昭昭像雕塑一样线条分明的侧脸。因为线条分明，所以那么多的爱上就像是被熟练的匠人迅速地涂抹其上的水泥，均匀地笼罩着，没有在额头那里厚一分，也没有在鼻尖那里薄一分，这也是她让我觉得不可接近的原因之一吧。如果此时她能允许自己的脸庞，或者表情被哀伤弄得不体面，我会更同情她。好吧，我的心其实又在软化了。这是个没有出息的人呀。

哥哥不慌不忙地把原本属于我的那把椅子拉出来，对陌生人说：“坐。有没有想吃的东西，自己点。”服务生的声音从墙角不满地传过来：“厨房下班了。”然后哥哥又看了昭昭一眼，“又没人说上课，谁叫你起立的？”

因为无法下班而怨气冲天的服务生重新经过了我们的桌子，身后那个无精打采的拖把就像是个没有出息的坐骑。哥哥淡淡地看着她，

说："啤酒总是有吧？"说完，微笑了一下。她看了哥哥一眼，转过身从陌生人刚刚起身的桌子上，拿起了那只空杯子，笃定地放在我们这里——那表情，简直是想要打情骂俏了。

姐姐眨了眨蒙昽的醉眼，暗暗地说："小蹄子，要是在我店里上班，看我怎么修理她。"

听完这句话，哥哥自然地拍拍陌生人的肩膀，"你知道吗？这孩子——"目光转到了昭昭身上，"这孩子她自从出了事情以后，就离开加逃出来，还是咖啡店应聘过服务生，不过，"他看着半个身子都伏在桌上的姐姐笑了笑，"人家老板不要她。"

陌生人一直都没有看昭昭的脸，不过倒是勇敢地盯着哥哥的眼睛。"

哥哥说："我忘了自我介绍了吧。我是昭昭这孩子的班主任。她离家出走，并且还被你威胁到人身安全了。所以暂时住在我们家……"

"我知道。"陌生人突然说，他嗓音沙哑，像是还没从变声的青春期里走出来，带着一点点仔细听还是能察觉的永川口音，"我知道您是老师。"

"我也知道你知道。"哥哥轻轻地笑笑，"都跟了这么多天，恕我直言，你不打专业，我其实看见过你好几次。学校门口，公车上……早就是熟人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酒精，总觉得哥哥今天有点不一样，虽然说话的语调一如既往地不紧不慢，可是有种罕见的鲜活，似乎是在他皮肤下面宁静地眨着波澜。让我觉得，此刻，他所有的话，都是命令。

"老师。"陌生人悲哀地笑笑，"给您添麻烦了。"

"拜托，你比我小不了多少，别总是您长您短的。喝酒吧。"哥哥用力地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

陌生人没有喝酒，只是捏着玻璃杯。就像是那里面的半杯啤酒被冻成了冰，他不得不这样用力地拿手掌的温度融化它。

"被埋在废墟里面的，是你的什么人？"哥哥问。

"我哥。"陌生人说，"我爸爸也受了伤，左胳膊被炸掉了一半。他上救护车的时候还醒着，还没来得及觉得疼，低头一看才发现自己少了只手。"他居然笑了。

哥哥也在微笑，“可能是因为，自己的手，毕竟太熟了。因为它永远都在那儿，突然之间不见了，也发现不了。”

“对。”陌生人端起面前的杯子来，似乎犹豫了一下，还是喝了很少的一口，“我爸说，他是想要抬起手来抹一下左边额头上的汗，才发现它不见了。就像是我们有时候想拿钱包的时候，才发现被偷了——差不多的意思。”

“你哥哥……还活着吗？”我胆战心惊地问，因为我知道昭昭最想问这个，但是她不敢。我没有什么不敢的，这个忙我愿意帮。

“活着。”陌生人看着我，他看我的神情几乎是友善的，虽然在我的记忆中，初次见面的人绝大多数都会不带恶意地注视我，尤其是男生，可是他此刻的友好让我感动。我一向都相信，第一眼就讨厌的人一定是坏人，因为没有人会讨厌我的。陌生人其实不是坏人，至少，不是个可怕的人。

“那太好了！”我由衷地对他笑了起来。

“我哥运气好，是第一个被挖出来的。我妈当时就站在警戒线的外面，远远的看着我哥哥出来了，而且活着，我妈跟我说，特别奇怪，她第一个感觉其实是，身边、周围那些跟她一样等消息的人，都在齐刷刷地恨她。”

“你哥哥没事了，你爸爸虽然少了一只手，可是毕竟也活着，那你为什么这些天还一直要跟昭昭呢？”我想我真的是完全放松了吧，居然很有兴致地跟他聊了起来。

他看着我，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

我想，他其实说不好再开为什么吧，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在这种时候勇敢地说：“我不知道”的。

“因为你从一开始，就没想真的杀她。”哥哥平淡地说，然后若无其事地问姐姐，“打火机呢？你刚才扔哪儿了？”

昭昭终于开口说话了，声音似乎因为在嗓子里闷太久了，有点见不得光的迟钝，“那天，在公车上，你把手机还给我——是你偷的么？不然，他怎么会掉呢？”

“是我偷的。”陌生人几乎是羞涩了。

姐姐开心得前仰后合，“你还挺坦率的。”

昭昭不动声色地环顾四周，脸上有一些不满，不明白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有人跟她同仇敌忾了。

“别再跟踪她了。”哥哥认真地注视着他，那眼神是有热度的。

陌生人突然低下头去，给自己倒上了满满一杯啤酒。

“答应我吧，别再跟了，行么？”哥哥端起自己的杯子，悬在半空中，神色宁静地等待着陌生人的杯子撞上来，“发生的事情就是发生了。我不讲那些不痛不痒的话，比方说她是无辜的她爸爸才有错……我知道你听不进去。可是，杀人偿命，你以为你哥哥会死，现在他没有。跟很多人比起来，你的情况算是幸运的。于情于理，这笔帐都该到此为止，你说对不对？”

陌生人的表情就像是有人突然在他的鼻尖前面打开了冰柜。他的下嘴唇凛凛地颤抖了一下，抻起来，包裹住了他的上嘴唇，他的眼神钝钝的，很用力，视乎这两片嘴唇

之间的争端是一个凝重的问题。他也举杯，但是跟哥哥的杯子还是保持着矜持的距离。他说：老师，你是说——因为我哥哥没有死，所以我不该杀她。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如果这次我哥哥死了，我就可以杀她了？“

哥哥胸有成竹地笑笑，“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一个命题是真命题的时候，它的否命题未必成立。你犯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错误。”

陌生人惊讶地凝视着哥哥的眼睛，几秒钟，突然他笑了，它允许自己的杯子轻轻地放在桌上，温和地问：“您怎么称呼？”

“我叫李渊。”陌生人——不，李渊的脸突然变红了，他其实没什么酒量的吧。

“我知道你为什么。”哥哥叹了一口气，“我知道你为什么，你其实也不完全是为了威胁她爸爸，你甚至不全是为了报仇。如果亲人没了，你却只能在一边眼睁睁地看，没什么比这个更屈辱的了。给你讲一件事好么……”他的眼光突然游离了，似乎在被笼罩斜前方另一张空荡荡的四人餐桌，“从前——”他似乎被自己逗笑了，但是随即他还是板起脸，认真地说：“从前有个女人。有一天，她老公死了。死得特别突然，她像平常那样在家里做饭的时候，知道了这个消息。她老公死在单位里，突发心脏病，走得没有痛苦，但是吧，问题在于，谁也不知

道这个男的有心脏病，包括他自己。然后，她知道了消息，想也没想，就从厨房的阳台上跳下去了。我觉得，她那时候的心情跟你有点像。她什么都做不了，就已经全都来不及了。可能人到了这种时候，觉得不管怎么样都得做点什么维持一下尊严吧。什么筹码都没有，只剩下生命了。那就杀个人，或者杀掉自己，突然容忍不了自己这么渺小了，总得做点什么，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喂，你有毛病啊？”姐姐瞪大了眼睛，声音却是胆怯的。

“不一样。”陌生人摇了摇头（还是叫他陌生人吧，我叫习惯了），“那个女人，她毕竟只是输给了老天爷。可是，我们不同。”他凝视着昭昭的脸，“我们不同，昭昭，你说对不对。”

“你知道我最恨你爸爸什么地方吗？”陌生人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看着昭昭，他精神质地盯着架子在盘子边缘的一双筷子，似乎在犹豫着要不要把它们拿起来，以及拿起来又能做什么，“其实在永川，也有不少人喜欢他，他算是个不错的东家，我哥哥就属于喜欢他的那部分人——他总说你爸爸从不克扣工人的工资，他总说工厂食堂里的饭很好吃，他还总说你爸爸人很豪爽……”陌生人笑了，摇了摇头，“可是我不一样，每次看到你，我就最恨他。其实你很好，很单纯，你是无辜的。可是你凭什么那么单纯啊？”

“对不起。”昭昭像个考试作弊被抓到的孩子，柔柔地垂下了眼帘。哥哥不动声色地重新斟满了陌生人的杯子，他非常配合地抓起来一饮而尽了。他的眼眶红红的，看上去很凶，但是说话的语气却像是在怀念着什么。

“凭什么你可以一边踩着别人长大，一边那么单纯地对所有被你踩在脚底下的人笑？你爸爸无论怎样，得到了什么，手上总归还是沾过血。或者别的脏东西。可是你连这一关都不用过。你他×，你他×真的是无辜的。无辜得我都没办法恨你所以我只好恨你爸爸，凭什么你天生就一点错都没有？凭什么你就有这么无辜的资格啊？每次想到这儿我就觉得你该死。”他停顿了一下，有恶狠狠地喝完了一杯，酒精染红了他的脸，也给了他勇气说这些——一般情况下，人们心碎了以后才会思考的事情，“就算我一点都没办法恨你，我也觉得你该死。”

就在此时，哥哥抓住了陌生人手上的杯子。然后轻轻地抽走它。哥哥说：“碰她一下，你试试看。我是认真的，你试试看。”

我觉得有什么地方不一样了，我是说，哥哥。

陌生人伸出手掌去，抓抓头发，有那么一小撮头发无知无觉地在他的头顶上竖了起来。让他看上去不那么认真了，他就这样滑稽地笑着，笑着，笑到眼泪出来，他一边笑一边说话，听上去像是咳嗽，他说："老师，放心吧。我就是说说的，我已经告诉她我觉得她该死，就够了。我还能做什么呢？你以为……你以为我真的能做什么吗？"

"你想告诉她她该死，"哥哥认真地看着满脸通红、笑容狼狈的陌生人，"可是他现在只想自己试着去过一种可以不用伤害任何人的生活。也许她做不到，也许等她再长大一点她就不会再这么想。但至少，现在，她知道她要赎罪。这就是你和她之间的区别。"

"有个屁用。"陌生人几乎是喷出来这句话，他不得不下意识地用手背擦擦嘴边的皮肤，"她赎罪？我也不是第一天出生的，我不指望这世上能有多么公平。可是，可是……"眼泪从她眼角渗出来，"能不能别再这么野蛮呢？一只老虎对着自己啃剩的骨头说它要赎罪——我宁愿她跟我说我活该，我宁愿她觉得我就是全家被炸死在那间工厂里也是活该。"

"对。如果她真的是那样的人，人生对于你，其实就更容易——放心大胆的去仇恨就好了。我知道你就是这么想的。"哥哥的目光是有温度的，"但是你要不要相信，人和老虎说到底还是有区别的，有的人，就是为了赎罪而生。"

我听见桌子下面轻微的"咔嚓"一声，有什么东西掉在地面上清脆地碎裂了。然后我才看到，昭昭的右手里捏着半截白色的陶瓷汤匙。而左边的手腕上，有一个鲜红的，红到发紫的小小的痕迹。原来，她像个小学生那样挺直了腰板——我还在笑她正襟危坐的样子未免幼稚。她是在桌子下面用这把汤匙抵着自己的皮肤，逼着自己和陌生人对话。也不知究竟是了多大的力气，汤匙都不堪重负。

"昭昭——"我抓起她的胳膊仔细地盯着，"流血没啊？"

哥哥像是触了电那样站起来，从我的手里不容分说地夺走了昭昭的胳膊，"你开什么玩笑？"——哥哥居然真的在呵斥她，"还好没流血，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傻啊？流血了怎么办，是闹着玩的么……"

"大呼小叫什么呀？这可是公共场合。"姐姐慵懒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笑吟吟的，"诶?"她惊讶地盯着陌生人的脸，"你为什么哭？那个你暗恋的女生不理你有什么的啊？真能是多大的事情呢，天涯何处无芳草，你没听过这句话么？"——他是真的醉了，记忆明显断篇，还停留在"陌生人暗恋女同学"那节，后来的所有对白显然都是没有印象的

也可能是，它本质上从不关心男欢女爱之外的任何事情吧。我身旁还传来一阵均匀的呼吸，雪碧不知何时，趴在桌上酣然入梦了。长期一起生活的人西行就是这样日益接近的。

我试着让自己的目光姹姹追随着姐姐——跟着她起身，跟着她慢慢地摆着腰肢

走到陌生人身边去，跟着她俯下身子，跟着她那两只涂着粉紫色指甲油的手，像蝴蝶那样停留在买受人的双肩上。我承认，我用力的看着姐姐，只是因为，我不想注视着哥哥抓着昭昭的胳膊，我希望能通过这种彻底的无视而真的不那么在乎。他那么紧张昭昭，我觉得这过分了，我不舒服。

“她不喜欢你，对不对？”姐姐微笑着把脸靠近陌生人的耳朵，她这副样子可真叫我为难，只要她愿意，他永远驾轻就熟地就可以和一个男人这么亲昵，哪怕他完全不认识他。不过还好陌生人也半醉了，所以似乎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妥。

姐姐轻轻地拍了拍陌生人的肩膀，再假装用力地摇晃它们几下，陌生人的肩膀就这样跟着她醉意蒙眬的眼睛变得风骚了起来，似乎瞬间不再属于这个男人。她愉快地叹气说：“你那么好，会有更好的女孩子来喜欢你的，我一定比你大，你相不相信姐姐的话？”

陌生人的五官刹那间就挤成了一团，如果我把他现在的表情拍下来，他自己一定会想要撕掉那张照片。他的表情这样扭曲着一挤，眼泪就毫无障碍地留下来，流了一脸。他像个孩子那样用力地呼吸着，姐姐的手轻轻地抚弄着她的头发，“好啦，乖，告诉你个秘密算了，女人其实都是没什么良心的。可怜的，你是真的很喜欢她，对不对？”

“有人告诉我说，他们强暴了她。”陌生人艰难地说，“因为她爸爸不肯卖店铺，他们在放学路上把她劫走了……然后第二天，她家的店铺就卖掉了，她们家搬走，我就再也没见过她，我再也没见过她，你明白吗？”

“那也不可以杀人，傻孩子，杀人的话，最终吃亏的还是你啊。”我很少见到姐姐如此有耐心的样子，其实我也真佩服姐姐，任何事情经她的逻辑过滤之后，都能简单的蛮不讲理。

“你看这样好不好，听我说，姐姐今天心情好，所以嘛，答应我，放掉杀人的念头……”然后她把嘴唇凑到陌生人耳边，不知说了句什么。

陌生人楞了一下，难以置信地笑了笑，整个脸庞泛上来一种说不清的光芒。然后他温柔地看着姐姐，摇了摇头，跟着他胡乱地用手掌在自己脸上抹了一把，对昭昭说：“我不会再跟踪你了。你不用再怕我。不过我告诉你一件事，我也是今天下午才知道的。你爸爸被公安局抓走了。你家的房子也被贴了封条。我估计明天早上，你的那些亲戚会来找你的。你加油吧，可能……才刚刚开始呢。”

说完，他站起身，悄无声息地踩着满室寂静，推开了饭店的门，融进外面的夜色里。

“姐，你刚才和他说什么呀？”我问。

她苦恼地撑着自己的脑袋，“我醉了，想不起来那么多。”

昭昭安静地在一瓶饮料后面找到了自己的手机，她开始拨号，然后把手机凑到耳朵边去。隔一会儿，再拨号，再把手机紧紧地贴在脸颊上；如此这般反复了三四次，她看上去像是要把这个手机塞进耳朵里去撑破自己狭窄的耳道。然后，我们都听见她细碎的、哭泣的声音。

“爸爸，快点接呀，爸爸，接电话……你也什么不接电话了，爸爸……”

春天的气味总是在夜晚变得浓郁。我记得我第一次发现这件事的时候，只有七八岁，我很开心地叼着一支巧克力雪糕告诉哥哥：春天的网上比白天更香。已经这么多年了，还是没有改变。

昭昭在我身后的床上酣然入睡，我以为她今晚会失眠呢，已经准备好了要舍命陪君子，跟她聊到天亮，但是她从那家餐馆出来之后就不肯说一句话，连我都还沉浸在刚刚惊心动魄的剧情中，她这个主演径自沉睡，不肯给我们观众一个交代。

还好，哥哥一个人在阳台上。哥哥总是不令人失望。

“好香呀。”我像做贼那样溜到他身边去，一边用力地深呼吸，跟他并排站着，像是打算欣赏日出那样，饶有兴致地，盯着眼前这一大片无边无际的黑。

他声音里含着微笑，说：“招招睡了？”

我沉静了一瞬间，终于说了出来：“干吗第一句话就问她啊？你就不能问问我最近在干什么，过得好不好么？”

“有什么好问的？”他终于笑了出来，“你……显而易见，没有任何不好

的地方。”

我不得不沮丧地承认，他是对的。

“现在警报也解除了，昭昭是不是就可以……”我吞吞吐吐地问出来这半句话，然后突然间意识到在此刻想起这个比较没有人性。

他回答我“不好说。要是他爸爸真的被抓起来，就得看她们家其他人怎么安排她了。”——哥哥就是这点好，永远不会大惊小怪，所以他平静地用一种责备的语气问我，“你急什么？真是没有同情心。”

“你该不会真的……”我叹了口气，终于觉得把我脑子里面的东西不加修饰地说出来是最舒服的方法。“拜托，你只是她的老师而已，你用不着那么投入的，她还是个孩子，我们家有一个小树已经够了，你用不着什么事情都走他的路吧。”

于是他依然平静地伸出右手来用力拧我左边的耳朵。

“狗嘴吐不出象牙，就是说你。”

“本来嘛。你看你多紧张她。不就是那么一点小伤口么，瞧把你急得……我在旁边看着，鸡皮疙瘩都掉一地。”刚才的那一幕又在我脑子里呈慢镜头回放了，那图像很硬，硌得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不适，就像是躺下睡觉的时候，酸困的脖子硬是撞上了一个不合适的枕头。

“你知道什么。”他淡淡的叹气，“那孩子有病。她身体里的血小板比正常人少很多，那种病的名字叫什么，我也记不住，好像挺长的，她只要有一点点小伤，就会止不住地流血，不是开玩笑的。”

好吧，哥哥又一次代表了真理，成功地衬托出我的猥琐。

我们都沉默了好一会儿。有件事情很奇怪，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我通常会很怕那种大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所以只能沉默的瞬间。但是跟哥哥在一起，我就不怕因为尴尬而寂静。这种蕴涵着故事情节的寂静甚至还让我挺享受的。

“怪不得呢，”我终于神往地说，“这下我就能对上号了，错不了的。”

“你又知道什么了？”哥哥无可奈何地笑。

“前段时间，有一次，昭昭跟我聊天的时候说，她暗恋一个人，你想知道是谁么？”虽然哥哥不配合我，但是我还是兴奋地停顿了一

下，“是陈医生，就是那个，跟姐姐相亲的家伙。我当时一位小姑娘是在乱说，现在看，可能是真的。那个陈医生可能给她看过病吧？天哪，又不是在演韩剧，这情节真俗。”

“陈医生给她看过病，这倒是很可能的。我听昭昭说过，在她们永川，血液有问题的人很多的。”

“永宣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啊？听上去那么多的故事……”我把胳膊支撑在单薄的栏杆上，肘关节像颗不听话的鹅卵石那样来回滚动着，“还好你不喜欢昭昭，不然你看，昭昭喜欢陈医生，你和陈医生就成对手，然后陈医生又在和姐姐相亲，这样昭昭和姐姐已经是敌人了，再加上……”我夸张地感叹了一下，“要死了，这种剧情已经不是韩剧了，是《绝望主妇》还差不多。”

“郑南音，你的脑子里能多想一些正经事么？”

“其实我也知道，你才不喜欢昭昭，你喜欢坏女人。不是放荡不检点的那种，是真的没良心的那种。”我说完这句话，很不自然地把脸轻轻转到了侧面，似乎那边的黑夜和正面的黑夜能有什么不同。

“你是想让我揍你么？”我灵敏的后脑勺已经感觉到他的手掌带起来的轻微气流了。

“不过我也得谢谢昭昭呢，”我非常识时务地转移了话题“有她在，你就没空总是想着要搬出去。”

“最近也没那么想搬走了。”

“这就对了嘛——喂，哥……”我非常自觉地察觉出来，我此刻的语气又是“狗嘴吐不出象牙”的那种，“问你件事行么？”

“哪儿那么多废话。”

“就你……从来不想知道，你爸爸妈妈是什么人吗？你知道我的意思的。”我用指尖尴尬地蹭着下巴。

“不想。”他干脆地说，“郑南音，因为我没有你那么八卦。”

“可是我觉得,你现在不想搬走了,还真的是因为昭昭，”我不用看他的脸也知道，他在沉默中淡淡地笑了笑，“她是个大麻烦，这个麻烦占了你的心，你就不去想搬家不搬家这种蠢问题了，对不对啊？”

“我觉得她需要我。”哥哥的声音似乎有点不好意思，“我说不好，我觉得，这孩子，需要我带着她上战场。”

我惊讶地沉默了很久。后来还是决定问他：“哥哥，你现在真的觉得这个家里的人，我们所有人，对你都没有意义了么？”一旦问题真的变成完整的句子脱口而出，它带给我的悲凉就成了极为确定，又没法消除的东西。

“我不是那个意思。”他说。

“你就是那个意思！”眼泪涌上了我的眼眶，可是我又知道，这不是我哭一下就会迎刃而解的问题，“你不讲理，你完全不讲理嘛。又不是我们的错，没有人有错，可是你现在就想丢下我们了，凭什么呀，早就告诉你当那件事没有发生过嘛，要是爸爸不说，姐姐也不说，谁知道呢？你耍赖，不带这样的……”小时候我跟他玩五子棋，总是输，逼急了，我才会说这句话——“你耍赖，不带这样的”。

他慢慢地抚摩我的脖颈，然后稍微用力地捏了一把，他笑了：“再哭，就把你像只兔子那样，拎起来，挂到门背后那个钉子上去。”然后他很安静地说，“真的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心里很空，看着那个孩子，就好些。”

我只好相信他吧。没有别的选择了。

## Chapter 06

舅舅

姐姐的生日过去没几天，昭昭就搬走了，说是会住到亲戚家里去。眼下，照她家的状况，反正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永宣。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她爸爸一面。她家的亲戚说，一切都要她跟他们一起从长计议，又不知道这长度到底长到多久。我现在倒是不大愿意昭昭搬走了，昭昭走了，哥哥又会发现什么事情来吸引他的注意呢？——先是去四川灾区，然后是昭昭，如果他一直觉得心里很空该怎么办啊，总不能，突然有一天想要去登珠穆朗玛峰吧？——如果要真是那样的话也好啊，只要他还会回来，不会永远离开我们，就好了。

我坐在昭昭的身后，一边看着她收拾东西，一边发呆。我也懒得问她要不要我帮忙——东西本来就很少，她也一定会冷硬地跟我说“不”。

“你，周末常来吃饭。”我自己都觉得，我的语调像是在和什么人怄气。

“知道了。”她却心无芥蒂地回头来。灿烂地笑笑。

“你能记得照顾自己吃药吧？你不是有病么？”——我真的没有想要骂她，我只是说完这句话才觉得味道不对的。

她毫不厌倦地给了我一个跟刚才一模一样的笑容，只不过，刚才，她是转了左半边的身子回头；这次，转的是右半边的：“嗯，我知道，郑老师把我每天要吃的药画了一张图，要我不管住到哪里，都要贴在墙上。他把那张图画得好漂亮呢，你要不要看看？”

“不用了。”我非常沮丧。我知道她说的那张精美的图一定会以一种莫名其妙的方式打击到我。所以，不看也罢。你只不过是出现在了一个最恰当的时候。我心里狠狠地想着。有什么了不起。要不是因为，你家的工厂恰好在哥哥知道自己的身世以后爆炸了，哥哥才不会对你那么好。不可能的。

哥哥会被夺走么？这个问题可真琢磨人，最琢磨人的地方在于，我不可能和任何人聊起这件事——因为，想要他们不觉得我的担心是无稽之谈，就必须让他们明白一个前提，我指的当然是我哥哥的身世了。这是必须要保守的秘密，退一万步讲，就算我跟别人解释了这个前提，他们也未必能懂这二者之间的联系。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形容和概括。总之这就是我看见的活生生的事实——哥哥是那么急着想证明自己没有被打垮，于是他用力地抓紧了这个在他看来同样倒霉的孩子。

不对，也许，也许我应该说，他用力抓紧了这个比他倒霉的孩子。有时候，哥哥似乎是需要别人的困难和问题的——我绝对不是说他幸灾乐祸，不是那么回事。他不是那种攻击型的人，他不会去跟人争战，抢夺，不喜欢靠着把别人打垮圈出来自己的疆土。但是他喜欢救治别人，未必需要多么高明的技术，不过当他看着他身边的人因为他而获得一点力量，他才能维持一贯平静的表情，笃定地活下去。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倚靠着他的胳膊，哭着哭着，就睡着了，我在睡意降临的时候清晰地知道，他就像我需要他那样，需要这个挣扎中的我。

他也需要昭昭。我自然也清楚他不会因为身世的关系而不再爱我们大家，我也清楚他已经说服了自己血缘在此刻早就成了最次要的事情。可是，他还是孤独。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看着他像过去一样微笑，像过去一样在饭桌上跟姐姐或者爸爸妈妈聊天，像过去一样告诉外婆

他姓什么——似乎怀着永无止境的耐心。他一个人在那片看不见的，孤独的原野上疾驰。没有对手，没有阻碍，领地圈得越大，属于“自我”的那个核心就越是像块通红的炭，红成了灰，逐渐冷却。冥冥之中有个声音对他说：看啊，这么一大片地方，全是你的，全是你的。是啊，全是他的，可他恨自己不能变成这片原野上随便一株荒草，却只能做它的拥有者。

我只能看着。我无能为力。

“南音姐。”昭昭伸展了五指在我眼前晃动着，好像我中了邪。

“干嘛！”我挥手打了一下她的手背。

“你在发呆。”她笑着，“郑老师说了，要是我这学期期末考试成绩说得过去的话，就带我去绵山玩。你也一起去吧，好吗？”

绵山离龙城，走高速的话，差不多两个半小时。也许是三个小时，起程的时候我在晨光中睡着了，所以我也说不准在路上耗了多久。关于那次短途旅行，这就是我先想起来的事情。其实，没有什么好玩的，只不过是座山而已。可是当我醒来的时候，我们正沿着盘山的公路艰难地螺旋上去，满眼苍松翠柏，昭昭打开了车窗，松针的气味就进来了，这座山把空气吸进去，然后吐出来树木的香味。

哥哥把车停在了山脚下新建的游客停车场，我们爬了上去，在山里逛了一天，我说了，真的就是一座山而已，除了这些树我自己也忘记了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走这么远的路来这儿。后来——在所有的回忆对我而言都无比珍贵的后来，我想起我们在山里的那天，只记得那股松针的香味。也许，还记得昭昭说：“这儿到了晚上，会有林涛声吗？”——书本上似乎讲过，林涛无非是一种共振，但是昭昭无限神往地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托着腮道：“我爸爸说过，林涛来的时候，那种波浪声像是在自己的心脏里面响起来的。”

那是她第一次，如此平和地说起她爸爸。

我还记得什么呢？在山里的那天，似乎一切都好。天气不冷不热，跟树木们擦肩而过的时候还得穿上在城里面早就用不着的外套。我们三个人聊天，开玩笑，中午在山间的小馆子吃了很新鲜的蘑菇。那天真是安详。

“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来这儿？”昭昭问。其实这也是我想问的。我还以为他们俩已经说好了，所以我就知趣地没有对旅行的目的表达任何质

疑。

哥哥无奈地笑笑：“你们现在的小孩子真是没有文化。这儿是介子推死的地方。”

介子推是另一个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倒霉鬼。他和他的国王重耳被人追杀，逃窜在荒野中。（那时候的人为什么都叫这么奇怪的名字呢，他们的父母在想些什么呀？还是，在那种久远荒莽的年代里，每个人都可以在长大之后随便给自己起名字的？）准确地说，重耳当时还不是国王，只不过是在宫廷斗争中倒霉的王子。他割掉自己腿上的肉，煮熟了给重耳吃。重耳很开心地就吃了，也不知道有没有记得要求介子推分享。后来重耳成了晋文公，介子推就躲到了山里隐居，不再介入任何跟权利有关的斗争，他什么都不要。不过重耳不允许他什么都不要，于是这个缺心眼儿的国王用了一个猎兔子的时候才会用的办法。他让士兵把绵山围了起来，放火，觉得介子推一定会被这场火逼出来的。当然了，据说给国王想出这个办法的人，原本就是反派——你看，那个时候，就连反派都如此单纯。大火烧了三天，就在这座接纳我们的山里。三天后，火灭了，他们找到了介子推的尸体。

于是，人们开始过“寒食节”了，就是——在这个节日里不生火，只吃冷食，是为了提醒一下：如果没有那场三天三夜的火，介子推这个高贵的人就还活着。

古人还真是逻辑混乱。我望着满眼的松柏，愉快地想。不过他们到底给我们留下了这满山的苍翠。我叹着气，真是难以想象，那时候的人可能比树还要天真。但是我没有想到，昭昭却无比忧伤地笑了，她问：“郑老师，你觉得，如果当时被人追杀的是我们俩，我们谁会先割自己腿上的肉呢？”

“一定是我。”哥哥轻松地说，“你是女孩子啊。”

“算了吧，那是两千年前，那时候的人懂得让着女孩子么？”昭昭把一根脆弱的树枝折断了，“一定是我。”

“你们俩真是无聊死了。”我难以置信地笑，“不过，昭昭，为什么一定是你呢？”

“因为，我知道，如果是我拿肉给他，他无论如何都会问我这是哪里来的。要是他拿给我，我在饿极了的时候，未必想得起那么多。”她的睫毛垂了下来，此刻她的侧影真像一个山林里的精灵。

“喂，所以你就算是割了肉给人家吃，你心里也还是希望别人知道你为他做了什么，对吧？”我嘲笑她。

“郑老师，你说，介子推割肉给重耳的时候，他心里希望那个人知道吗？”昭昭期盼地看着哥哥的眼睛。哥哥笑着做了个投降的手势：“我输了，我回答不了。”

“所以啊，割肉的人一定得是我。”她坚定地抱紧了自己的膝盖，“如果是我的话，那你肯定会知道我做了什么；若是你来割肉，有可能除了你自己，根本没人知道你做过什么了。你不会告诉我的。那可不行——不能让你在我不知道的时候，为我做那么多的。”

“等一下，你都不知道了，你完全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你又怎么能阻止他在你不知道的前提下做什么呢？你上面那句话逻辑是错的。”我居然跟她争论了起来——我隐约觉得有点不安，但是又说不出是为什么。

“郑南音，一个脑子里全是糨糊的女人说出‘逻辑’两个字，才是最可怕的事。”哥哥弯曲着手指弹了一下我的额头。

然后，一阵风吹过来，我们都听见了温柔似木、摄人心魂、把人的灵魂变成风铃的林涛。

“郑老师，我想问你个问题。”昭昭认真起来的时候，那副样子根本是容不得人拒绝的。

“问吧。”看来哥哥早就习惯类似的场景了。

“你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是圆周率？”她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在开玩笑。

“有没有搞错啊！”我开心地笑了起来，“不就是π吗？3.1415926……”

“对，我知道的，π，就是3.1415926什么的，但是那究竟是什么呢？”昭昭毫不屈服地面对着我嘲笑的脸，“我也知道，计算圆周长的时候是需要这个的，可是为什么呢？从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就在问大家，这是为什么，可每个人都跟你说的一样，你说的我也知道，但是，但是那东西究竟是什么嘛！”

“你想知道的其实是它的意义，对么？”哥哥笑了。

昭昭用力地点头，夸张得像卡通片。

“你看，”哥哥捡起一枝树枝，在坚硬的石头上画了一个不存在的圈，“这世界上有无数个圆，大的，小的，不管多巨大，也不管多小，你把这个圆切断，变成一条直线，然后除以它的直径的长度，这个比值永远都是3.1415926，并且小数点后面是循环不完的。你想象一下，一个永远没有尽头的数字，但是世界上所有的圆都因为它才能存在。所以，π，就是永恒。”

“原来是永恒呀。”昭昭心满意足地叹了口气。

我们从绵山上下来的时候，龙城的夏天就真的来了。

我似乎又回到了小学时代的操场，体育老师站在主席台上拿着喇叭要我们全体保持一臂距离。我是现在的我，略带尴尬地站在童年时代的位置，从前往后数，第五排，我那么高，但是我前后左右的那些小学同学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我知道这是梦。但是，也许这不过是在平凡不过的某个阴天上午，二十二岁的郑南音原本就应该出现在那里，他们也不问七岁的郑南音到了哪里去了，他们也不在乎这突如其来的大家伙为何就这样出现在队伍里——是的，他们不在乎，这就是我对“童年”最为深刻的记忆。他们不在乎那些令我不安的事情，他们不在乎别人的恐惧和羞怯，甚至连自己的恐惧和羞怯也不在乎。下课铃一响，他们就会像潮水那样汹涌到操场的任何一个大人们甚至无法想象的角落，但是荡秋千的人完全不会在乎跷跷板那边发生什么谋杀案，在树荫下因为沙包游戏的胜负争吵的人早就忘记了课堂上刚刚被老师屈辱地拽着红领巾拖出教室，就像是拖一头牲口。因此，童年的郑南音知道自己是斗不过他们的。

能够满不在乎的像丢垃圾一样跌掉自己的屈辱，这些人真是厉害呵。

有一个音色奇怪、听上去带这莫名喜悦的女生像闷雷一样从头顶上涌动过去：“为革命，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开始——”他们，我身边所有的孩子，就顺从的在音乐声中闭上了眼睛。为什么啊？你们都困了吗？你们都站立着睡着么？是的，我上小学的第一天，心里的疑问完全就是这样的，可我不敢开口问身边任何一个小朋友，直到今天，我已经二十二岁了，我还是不敢。

他们闭上眼睛，一个接一个地，像多米诺骨牌那样，于是后来我也跟着把眼睛闭上了。我命令自己不要问为什么，不然，会被当成胆小鬼的。不对，我毕竟已经二十二岁了我是大人了啊。不可以那么快会到小时候的，否则，中间那么多年的岁月算什么呢？“郑南音。”我身边的小男孩叫我，他居然毫无障碍地认出了我，他说，“郑南音，你还傻站着干什么啊？你要是不快点按晴明穴，被巡查老师发现了，会给

班里扣分的。”

然后我就醒了，夏日的光芒粗粗地蹭着我的睫毛。我心里不只是澄明还是混沌地闪过了一个念头：“我的红领巾放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如果我又忘记带上了它，会给班里扣分的。妈妈，你把它放到哪里去了？”随即我就嘲笑起自己来。我想我一定是因为最近有些紧张才会做这种梦的。这是我大学时代最后一个暑假了，我下个星期起就要去实习——我有点怕。其实我的老师本来推荐我去上海一个公司实习的，可是最终我还是让给了别人，选择了龙城的事务所。因为如果苏远智假期是要回家的，我一个人去上海又什么意思呢？我本来这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可是妈妈知道以后，足足骂了我两个礼拜——我都害怕看见她了。

其实我知道，妈妈也不全是因为恨我没出息，在这个夏天她的精神也紧张得一触即发，所以才需要时不时地迁怒到我身上。

昨天下午，妈妈看见窗外的层层阴霾，慢慢地叹气说：“快要下雨了吧？天暗成这样，搞不好是雷阵雨。”——可是美好的愿望终究没有实现，天空从头到尾死扛着，只是阴霾而已，没有雷声，没有闪电——于是，舅舅的航班安然的降落在龙城，甚至没有晚点。

舅舅说，他是来看外婆的。只可惜，外婆不大认识他——其实外婆还会跟妈妈说起舅舅，比方说，会突然问起妈妈舅舅是不是出差去了，为什么这么久都没再来。可惜今天舅舅的运气不大好，赶上了外婆不认得他的时候。但是外婆非常尽心对他笑着，在一个小时里说了七八次：“天要下雨了，你要留下吃晚饭。”其实跟外婆相处久了，我越来越倾向于相信：在他重复自己刚刚说过的话的时候，他并不是真的完全忘记了，他只是确认一下，他的确说过而已。

如果我是我妈妈，他一定会以同样的语气和表情回答外婆七八次：“好的。”但是舅舅不同，他只在外婆第一次邀请的时候点头回应了一句。当外婆不厌其烦的重复时，他就装作没听到了。他们面对面坐在两张沙发里，外婆含着笑意的声音一遍遍的响起了：“天要下雨了，你要留下吃晚饭。”像是自己和自己玩名叫“回音壁”的游戏。

还好那天的晚餐，姐姐回来了——当然不是只有他自己，还有雪碧，以及郑成功这个吉祥物。

郑成功的到来拯救了妈妈，妈妈夸张地把他抱起来，大呼小叫地说“宝贝儿你长高了”，然后毋庸置疑地命令姐姐，“今晚说不定会下雨，你们就在这儿住一晚，你也不要去店里了，雨天开车不安全

的。”郑成功眼睛斜着，并且一如既往地啃着拳头，表示赞同。

郑成功小朋友只是个子稍微高了一点，其他的什么都没变，就连头发也还是稀疏，严格地说，那几戳最细软的毛谈不上是“头发”。他不像北北，北北那样的小朋友生来就是为了让大人们赞叹生命是个奇迹。可是郑成功是外星人。所以对郑成功来说，“时间”这个东西怕是在遵守爱因斯坦的神奇定律，流动的速度是不同的。每一次，我看着他胸有成竹地啃拳头，就总是在是心里问他：郑成功，你真的永远不会变吗？

北北是赞美诗。你是个寓言。

我知道妈妈看到郑成功是开心的，尤其是当她觉得这种开心可以成功地遮掩住她对舅舅的不欢迎，她就更加开心了。晚餐桌上她专门给郑成功准备了肉粥——因为他生长得慢，只有两颗门牙，这两颗牙一上一下，孤零零的，完全帮不上任何忙。

大家都心照不宣地让话题围绕着郑成功，也围绕着姐姐，愉快地听姐姐恶狠狠地讲述她和陈医生的相亲是不顺利的——因为那个书呆子只会盯着她发呆，都不会说话。我说：“那是因为你漂亮嘛，他都看傻了呗。”姐姐“哧哧”地笑，“真是没见过世面。”

妈妈在晚餐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到厨房去洗碗了。所以，爸爸只好对着满桌子的残羹，有些紧张地邀请舅舅去看电视。从进门到现在，舅舅几乎一句话都没讲。他对爸爸客气的笑了笑，爸爸说：“泡点茶？”他说：“不用。”然后爸爸说：“我想喝。”舅舅只好说：“那好。”爸爸又问：“毛尖还是普洱？”舅舅说：“都行。”爸爸执着地问：“你喜欢喝什么？夏天是不是喝绿茶比较好？所以，毛尖？”舅舅无奈地说：“随便，真的都一样的。”爸爸叹了口气，“那我去泡普洱了，别人刚送给我的，很新鲜。”舅舅一脸无辜地说：“那还是毛尖吧，我喜欢绿茶。”

这种对话真是让人坐不住。我无奈地站了起来，捧起桌上那些脏盘子，看似无动于衷。妈妈在水槽前面，给我她的背影。她刷锅的力道未免太凶猛了些。我把那些盘子放在她身边，生硬地说：“妈妈，我来吧。”他没有抬头看我，她只是说：“你洗不干净的。”

妈妈今天根本就不正常。整整一顿饭，他居然没有注意到，哥哥没回来。她站在水槽边那么久了，居然都一直没发现，郑成功一个人伫立在阳台上硕大的冰箱前面，很久了——我是说，他和他的学步车一起站在那里，安静得令人以为冰箱是个镜子，能让他学步车一起站在那

里，安静得令人以为冰箱是个镜子，能让他细细地端详自己——那个在他这个年级，还完全是陌生人的自己。

“外星人，冰箱在我们地球是件很常见的东西。”我走到他身边蹲了下来，跟他说：“要我带你参观一下吗？”我话说的声音很轻，是因为，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全神贯注，我不想我的声音吓到他。他迟缓地转过了小脸，认真地看着我，我知道他是在跟我说：好的。我弯下身子抱他的时候觉得他变重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轻松地就能拎起来。冰箱门打开的时候，里面那道光伴随着冷气，晃得他眼睛眨了下。他那只萝卜一样的小手很认真地放在了脸庞上。

外星人，其实这个不是太阳光的。也不是能带你回家的飞碟，真抱歉。

“这个是花生酱，这个是沙拉酱，这个.......红红的，里面有好多小碎屑，是辣酱，没事不要随便碰它哦，因为如果你不小心用舌头去舔了它，会觉得脑袋里面在着火的......那几个盒子没什么好摸的，全是昨天的剩菜而已。这是碳酸饮料，小朋友喝了对身体不好，要长大了才可以。这个是西瓜，小家伙，哦，西瓜平时不是长这样的，是圆球，你懂么？就和你的脑袋形状一样——好吧，比你的脑袋要更圆一点。可是为了能吃里面红色的东西，所以才要切开，你看见的只是西瓜的一半——没有什么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做的，没有人吃西瓜皮啊。绿色的部分是不能吃的。这个是吐司面包，可惜得等你的牙再长几颗......对了，这个你可以，果冻，小家伙，你知道什么叫果冻吗？......真难解释啊，果冻要比西瓜复杂多了。”这最后一句话，我是在恍然大悟地说给自己听。

我只是想让郑成功知道，冰箱是亲切和安全的，对于他来说，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太多的危机和陷阱，但是，他可以信任冰箱。“有点冷，对么？”我问他。他依然以那种非常合作的眼神看着我，嘴巴嘟起来，在矜持地表示对我的观点不予置评。我轻轻地把冰箱门关了起来，“等一下再带你看，不然会冻感冒的。”

就这样，另外一个世界消失了，我们又重新回到了熟悉的地方。应该不是我太敏感吧。郑成功的眼里其实是有一点失望的，不过他有的是办法让自己重新愉快起来。

身后的对白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响起来，伴随着水槽里细细的水声。

我不知道舅舅是什么时候来到厨房的，在我听到他声音的那一瞬间，我惊讶自己居然如此轻车熟路地带着外星人闪到了冰箱后面，煤气灶

旁边。他们不会注意到我们的，只要郑成功配合一点，不要突然哭起来，也不要总是像他此刻这样，孜孜不倦地用他的小手拍打玻璃窗。仔细一想，从进门到现在，郑成功还没有哭过，真是了不起，外星人长大了，不再是婴儿了呢。

舅舅说：“你也，挺辛苦的。”——他断句的方式果然奇怪。其实我和他不算熟，小时候去外公外婆家过暑假的时候，并不是每天都能见到他，他只是隔好几天才会回来。

妈妈沉默了片刻，我听见碗和盘子“叮叮当当”碰在一起的声音。妈妈平稳地说：“不然呢，又能怎么办？”

舅舅说：“我带来了药，是朋友从加拿大带来的，说是国内还没正式投产，对脑细胞有好处，延缓老人大脑衰退……你给她吃，一天三次，一次一片……我怕你看不懂上面的英文。看看效果，等我过去了那边，再寄给你，要是邮局不准寄药品的话，我拜托人带回来。”

妈妈猝不及防地关上水龙头，那一瞬间，寂静像只突然窜出来的、身手矫健的野猫，在空气中，谁都感觉到了它画出来的弧线。

然后妈妈说:“知道了。”

舅舅似乎是加重了语气，“其实在南京的时候，我带她去医院看过。医生说，没什么办法。但是家里人多跟她说话，对她会是有用的刺激。看见你这里进进出出的人不少，一大家子都挺热闹，我就放心了。”

妈妈突然问:“谁是‘她’？‘她’是谁？不至于吧，连称呼一下都舍不得么？她一辈子并不容易，好歹带大了我们几个。”

“她只带大了你一个人，你别忘了，她嫁给爸爸的时候我已经十岁，她没有带大过我。”舅舅短促地笑笑，“你那时候是小孩子什么都不懂，所以我和姐姐，我们谁都没有把账算你头上。”

“这么说我是要谢谢你们了？”妈妈用力地把一把筷子齐齐地顿在了桌上，筷子似乎散开了，那声音像是在流动，“你们公平一点行么？你们自己的亲妈去世了不是任何人的错。她已经尽力做了所有她能做的事，她也不容易的！”

“你当然可以这么说，”舅舅的声调里也有了战斗的味道，“只有你才是她的女儿，她没有任何对不起她的地方所以你当然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当然可以表扬她不容易，我们呢？我们是多余的，我刚刚上初

中就去住校了就因为她看我不顺眼，周末回次家她也是能不跟我讲话就不跟我讲话，你知道姐姐十六岁去工厂的，到她二十四岁要结婚的时候，整整八年，她几乎没回过家，你小时候都不大记得姐姐长什么样吧？你当然不知道是为什么，其实回家有什么用？大年三十，有新衣服的永远只是你，最后几个饺子，你一个小孩子就算是吃得撑到吐出来，她也照样全部都留给你……”

“你说话不能不讲良心的。”妈妈忍无可忍地打断了他。“为什么我一直都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总是看着她一点一点地攒粮票，然后告诉我那是要寄给哥哥的，因为你当时在乡下，她总说你那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你为什么就不记得这些了？”

“我只记得，姐姐结婚那年的清明，本来说好了我们大家一起去给我妈妈扫墓，她说你突然生病发高烧了——不早不晚的，偏偏就是那天，她还说听邻居讲你说不定得的是猩红热，然后爸爸真的跟着你们去了医院……我和姐姐两个人在墓地等着，我们都不敢相信，他真的没来。”

“她不会的。”妈妈用力的说，“她为什么要撒这种谎？你的意思是说，我一个小孩子也被她教着装病骗人了？发烧出疹子那是装得出来的么？你们恨我就算了不用这样糟蹋人吧……这样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思？”她的声音开始涣散了，就像是突然被抽去了核心的部分，变成了一种雾状的东西，轻飘飘地开始弥漫。

“是，没什么意思，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真的没什么意思。”舅舅突然笑了。

他们终于一起和平地沉默了很久。其间，我听见开水壶里那种沸腾的声音。

“你们什么时候动身？”妈妈问。

“年底。”舅舅回答，接着他又说，“有事情你就跟我联络。我一旦安顿好了，就打电话给你。”

“你自己当心。”妈妈轻轻地笑了笑，“那边毕竟是人家的地盘。不是自己家。”

“我知道。还有……等明年南南毕业了，要是想出来念书，我都可以帮她办。”

“算了吧，不用你费心。”

姐姐的高跟鞋急匆匆地闯了进来，姐姐说：“我来冲茶。”我想她一定是感觉到了气氛有些不寻常，说话的调子都不似平时那么理直气壮了，“三婶，这些碗你就放着吧，我待会儿来弄。”——原来这么久，妈妈始终没有去洗那一池子的碗。

“不用。”妈妈的声音有点累了，“很快就弄好了。你赶紧去看着小家伙。”

“哦。”姐姐回答得十分心虚，我敢打赌，她刚刚才开始问自己，小家伙到哪里去了。

舅舅是在第二天清早离开的，其实在前一天的夜晚，龙城还是下了一场暴雨。所以，舅舅是闻着所有的青草香气启程的。可能是因为那场雨，我一夜都没怎么睡好，所以当我听见客厅里有行李箱拖动的声音，就立刻醒了。

经过外婆房间的时候，我发现外婆也醒着。她站在打开的柜子面前，认真地寻找着什么。

“外婆。”我叫她的时候，她都没回头看我。她只是把那件过年时候穿的红毛衣仔细地摊开来，手微微颤抖着，一个一个地解开那上面的扣子。

“外婆，现在是七月……”当我看着她一丝不苟地把红毛衣穿在夏天的衬衫外面的时候，终于举得还是要阻止她。

他看了看我，仿佛我说了一句不可理喻的话。她拉平了衣领，然后凝视着里面那件灰蓝色的衬衫露出来的下摆，似乎在思考到底该拿这两种不协调的颜色怎么办。

“外婆，你不热么？”

她终于把衬衫露出来的部分塞了回去，对着镜子，露出满意的神情，然后严肃地回答我：“得去送客人啊。”

“但是送客人也用不着在夏天穿冬天的衣服。”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简直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笑了。我只好走过去，慢慢地帮她解开红毛衣的扣子，一边小心翼翼地做这件事，一边在心里蛮自豪地陶醉着——因为我觉得此刻的自己非常有那种很……温柔的味道。

可是外婆非常不捧场，她生气了，恼火地推开了我的手，还很认真地倒退了几步，“你干吗？”她十分珍爱地抚摸着毛衣袖子，“这是我

的。”

然后就转过身，骄傲地走了出去。

外婆，你真的是舅舅嘴里的那个外婆吗？你真的对舅舅做过那些伤人的，至少是冷漠的事情吗？

舅舅站在门口，难以置信地看着外婆走了出来。外婆停在了舅舅面前，突然轻轻地拉起了他的手，在他手背上拍了两下，跟他说：“有空常来玩。”

舅舅淡淡地笑了，把自己的手从外婆的双手中挣脱出来，说：“好。下次再来。”

准备送舅舅去机场的爸爸在一边对舅舅解释着：“她现在就是这样的，我们都习惯了。”外婆一直站在原地，看着爸爸的车走远，然后有整了整她的红毛衣。

我问她：“外婆，你刚才认出那个是舅舅了，对不对？”

她不回答。

只不过，从那天起，外婆的生活多了一样乐趣，就是时不时的，从柜子里拿出她的红毛衣，有滋有味地穿上——我们谁也总结不出来她到底是什么情况下会想起来红毛衣，或者，什么契机。家里的每一个人都用不同的语气跟她说过一句话：“外婆，现在是夏天，用不着的……”但是这显然没用。外婆似乎把红毛衣当成了一个相熟的故人，想念它了，就一定要和它一起待一会儿，季节温度什么的都是不值一题的小事情。

就像是做一个游戏。

算了吧，我真瞧不起这样的自己。郑南音，你为什么要故作镇静地描述外婆和她的红毛衣呢？你真让我替你脸红，你居然还好意思避重就轻地，在你的记忆里面强化舅舅出门时候的青草味道，装得好像那个雨夜里什么都没有发生。郑南音，你是个胆小鬼。

难道我真的以为，只要我自己若无其事，我就可以安全了么？

那个雨夜，我偷听完妈妈和舅舅的谈话的晚上之后，外婆穿上她的红毛衣去送舅舅出门之前，那个夜晚，下了很大的雨。我不是被雷声吵得无法入睡，不是的。在我似睡非睡的时候，书桌上电脑的屏幕还在

静静地闪着湖泊一样的光。我可以不管它，就随便睡意稚嫩地杀过来的，我通常都是这么做的。但是那晚，我没有。

我奇怪地清醒了，我爬起来走到了电脑旁边，我满怀着倦怠以为万事具备只欠关机，然后我就热切地扑向我的床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鼠标轻轻地一划，把屏保的那片蓝色划出来一阵涟漪，然后MSN的小窗口就像冰水底的石头那样浮了出来，那个绿色的、张着双臂的小人儿是附着在这石头上的青苔吧，又木讷，又无辜，又顽固。郑南音，你为什么突然坐了下来，为什么突然输入了苏远智的用户名呢？

我为什么呢？

我一边嘲笑自己这么做实在不高级，一边凝视着那个天真的小绿人儿欢欣地转圈圈。我跟自己说，郑南音，你很丢脸，如果苏远智对你做同样的事情，你会怎么想？好吧，其实我不知道他的密码，我从来没问过，我们都觉得这一点点隐私还是要留给对方的。这个密码，是有一回，他登录MSN的时候，我不小心在他身后看到的。我真的是不小心看到的，我发誓……所以我只模糊地记得他的手指在键盘上移动的方向，我知道那个密码是六位的，因为我在“密码输入”的那个小方块里面看到了六个星号，这种记忆一定是不准确的对吧？

但是我为什么记住了呢？

小绿人儿停止了旋转，我成功了。郑南音，你为什么记得这个密码了呢？

一个对话框立刻跳了出来，像水珠那样，清脆地一响。我条件反射一般地把电脑按了“静音”，就好像周遭的空气都是注视着我的。无处不在的目光。这个跟苏远智讲话的人，在MSN上的名字叫“懦弱的小勇姐姐”，其实那句话很简单的，只是说：“你来啦。上次你说的那个……”是的，我甚至没有看完那句话，我没看完上次苏远智跟她说了什么，就像手指被烫到，把对话框关掉了，然后像毁尸灭迹那样地，点击了“退出”。

在“懦弱的小勇姐姐”这个名字后面，是一个括号，括号里面，地球人都知道，是她的邮箱地址，真遗憾，我只是扫了一眼，只是那一瞬间，可是也足够把那个邮箱地址的拼音拼出来：端木芳。

所以，那天夜里的雨声，格外清晰。

所以，我一大早就像只狂躁的动物那样离开了我的房间，整整一夜，

我无数次地凝望着门把手，直到它在我眼里活生生地变成了一件冷硬的凶器。

舅舅离开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推开了哥哥房间的门。我得跟哥哥聊聊这个，马上，我一分钟也不想等了。

可是房间里没人。哥哥没有回来。

他一直没有回来。

我得找到他。

## 幕间休息2

陈宇呈医生02

是的，没有。因为那一天，当他把窗帘扯到一边，他发现女孩把窗子打开了。她身体的一侧依靠着窗帘的瀑布，另一侧，紧紧贴着五层楼的悬崖边，薄如蝉翼的清新空气。她终于想通了，不再用自己的体温温暖玻璃，也不再希求靠这样的热传递来证明自己的渴望是合理的。她似乎很羞涩，只是看着他，不说话。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他把手伸给她，“现在，下来。”

她的脸颊轻轻地收缩了一下，让她的表情看上去很为伶仃。她似乎是用两侧的牙齿咬了一下舌头两旁，口腔内壁的肌肉。

“我没有想看什么。”她说，然后她终于补充了一句，“我不敢。”

“你这么想一点错都没有，可是不行。”他完全没有把她当成是孩子。

“为什么？”她垂下眼睑，“我又没真的想做——我就是，想想。”

“可以想，但是，不能行动，比如打开窗户这种事，就不要做，记得提醒自己，想想就好了。一点点举动都不要有。”他专注地看着她，“等你熬过了这段日子，你想起来也会笑话自己。因为怕死，所以想死，这逻辑说不通，你说对不对？”

她认真地盯着他的眼睛。似乎是被冒犯了。她没有准备好，他居然这么轻松地说出来她本来想方设法回避的字，死。其实，这段重重躲闪的对话本来是他先开的头，是他先使用了一种心照不宣的指代方式。现在，他突然宣布，游戏规则改变了。

“我不是因为怕死所以想死。”她语调很恼火，“我就是不想再等了。我想快点知道后来会怎么样。”她笨拙有强硬地解释着。然后，她看了一眼他伸给她的手，将她的整只手覆盖了上来，却只是轻轻抓住了他右手的食指。

他微笑道：“等我知道了后来会怎么样，我告诉你。”

她不服气地瞪着他的脸：“神气什么嘛，医生有什么了不起，你总有一天也会死。”

“那当然，谁都会死。”他抻着她的手臂，但那其实是不必要的，她轻巧地跃下来，让蓝白条纹的病号服顷刻间有了种莫名的灵秀。

“说不定你死得比我还早。”她脸上终于有了一个孩童该有的气急败坏。

“我死得比你还早，谁给你治病？”

“别得意太早了。”她不知道自己的语气就像一个动画片里的反派角色，“比比看好了，等我们都死了，到天上去，活得短的那个人请吃饭。”

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治疗，病情得到了控制，她自然是没有死。出院的时候，大家都来恭喜她，但是她板着小脸，一个人轻手轻脚地去敲他办公室的门。她伤心地看着他，委屈地说：“他们告诉我，你给我吃的药，会把我变成一个男孩子。”

“胡说八道。谁跟你说的？”他无可奈何地冷笑。

“我才不要变成男孩子呢，站着撒尿难看死了！”她眼睛里有了泪光。

“那只不过是雄激素，是为了治你的病，没有办法，用药的过程中，是有可能声音变粗，有可能毛孔增大，但是不会让你站着撒尿的。所有副作用只要停药了就会消失。”

“什么时候才能停药呢？”她嘟哝着。

“说不好，有的病人会对雄激素有依赖，停了药就会复发，所以只好一直吃。能把你变成男孩子的药不存在，你最多就是月经会不正常而已。但是你可以活下来。”

“什么是月经？”她很困惑。

“算了，你可以问你妈妈。”他耐心地叹气。

“我没有妈妈。”她不满地摇摇头，转身打算离开的时候，突然又回头看了他一眼，“你刚才的意思是说，假设我必须一直不停地吃那个药的话，我会长得有点像个男孩子，但是我还是女孩子，对不对？”

“没错。”他笑了。

“那等我长大一点，再回来的时候，要是我真的会变得像个男孩子一样，你会认得我吧？”她也对着他笑，非常不好意思。

“会。”他打开了面前另一个病人的病历记录，“出去的时候帮我关上门。”

她把一直攥成拳头的左手摊开来，手心里有只用一张病历本上撕下来的纸叠成的鸟。鸟的翅膀上，她歪歪扭扭地写着：“接头暗号”。

“这只鸟看上去有病。”他说。

“这不是鸟，是纸鹤！”她仔细地把它放在他桌上，“我叠了两只。你一只，我一只，要是以后你认不出我了，拿出来这个，就对上了。”然后她像是做了什么恶作剧那样，急匆匆地跑掉了。

那只“纸鹤”在桌子上放了两天，有天早上，他不小心碰翻了笔筒，几只散落出来的圆珠笔把它划到了地上，他懒得再起身绕到桌子前面捡起它，于是他对正好来他办公室拿病例的实习医生说：“麻烦帮我把地上那只鸟扔掉。”

他也想象过，等找着长大了以后，是不是也会变成那种令他恐惧的女人。那段时间，他和医药代表相处地无比艰难，也许坦白承认自己的婚姻一败涂地，并不是那么丢脸的。他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客观地说，她似乎也没做错过什么。两个洁白无暇的人呢撞到了一起，却发现对方的那片洁白无瑕和自己的亮度不同，这“不同”硬是把两片洁白无瑕映衬成了两片赤裸裸的脏。他日益刻薄，她越来越怨

毒。逐渐地，他认为自己修炼出了一点成绩，比方说，在她声泪俱下地抱怨他，并且深深沉浸在这种怨气逼人的快感中的时候，他做得到集中精神，想一些和眼前情境完全无关的事情。一时间，他会不知道她正在一遍又一遍地，以一种逐渐加重的强调说：“你在乎过我在想神马吗？你在乎过吗？”

就在此时，他突然想到了行李箱夹层忘记打开。他猛然站起身拉开了壁橱，她在他身后目瞪口呆地看着，然后她说：“你走啊，你等着我求你留下么，你吓唬谁啊？……”拉链的声音耀武扬威，他把昭昭的父亲给他的两个信封轻描淡写地丢在桌上，淡淡地说：“我没数是多少，明天你拿去存银行。”

室内寂静了片刻，然后她爆出来一阵忍无可忍的哭泣：“陈宇呈，你是不是冷血动物？你到底有没有心啊——”

他站起身出去，把她和她的声音一起关在了客厅里面。他们的喧嚣并没有吵醒陈至臻。在四面都是护栏的小床里，她像个君王那样心安理得地熟睡着。两只小小的拳头对称地摆在耳朵旁边。

他认为她应该是在做梦，但是他没有证据。

你是世界上唯一纯洁善良的女人，亲爱的陈至臻小姐。

黄昏快要结束了，可是十七岁的昭昭仍然没有醒来。他并不急，反正今天轮到他值夜班；反正他确信，那个土豪父亲很快就会出现的。

可是眼前的这个年轻男人却让他感到意外——就好像是看到一个演员上错了舞台。他不那么像龙城人，哪里不想却又说不好，也许是他身上那种远行的气息。

他身材中等，很瘦，有对让人过目不忘的眼睛。

他说：“陈大夫，您好，我是昭昭的老师，我姓郑。”

## Chapter 07

大妈

如果不在房间，那应该在姐姐店里。

姐姐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大清早的，她居然就已经把眼线画得这么一丝不苟，“你神经啊……”她说，“我中午才开门，你觉得他现在会来做什么？难道帮忙打扫……”我愣了一下，转身的同时觉得有点不妥，我是不是该跟姐姐说点什么，不过算了吧，既然我已经转过了身，无论如何找不到理由再转回去，我的身体仿佛是被一种僵硬的力量不甚熟练地控制着，似乎当“转头说几句不相干的话”这个念头稍微浮商量的瞬间，胃里就泛上来一股似是而非的恶心，就像晕车没那么严重的时刻。我只好由着自己飞奔出门，姐姐对着我的后背追加了一句，“而且昨天晚上我也睡在家里啊，你要是没看见他，我怎么可能看见他呢……”

如果不在房间，不在姐姐店里，那应该在学校。

学校紧闭的大门不动声色地嘲笑了我。我显然忽略了一个小问题，现在是暑假。

如果不在房间，不在姐姐店里，那应该在小叔家里。

小叔去外地一个什么重点中学开教师研讨会议了——据说那个城市今年夏天持续高温，几近40摄氏度，所以小叔作为代表出席会议，其余的老师们没有任何意见。陈嫣对我说：“南音，你进来坐。”我摇摇头，理智提醒自己不要在此刻倒退两步。陈嫣说：“西决没来啊，他上一次来我们这里是去年秋天吧……你打他手机试试看嘛。”我看了她一眼，我想说我已经打过无数次了，是关机的状态。但她在我开口值钱就开始叹气，“明白了，一定是没人接。”北北在一旁无邪地对我表示欢迎，用力咬着她的绒布小海豚，两只新长出来的门牙孤独地露在小小的下巴下面。

如果不在房间，不在姐姐店里，不在学校，不在小叔家里——我突然发现一件事，哥哥没有朋友。因为我问自己，会不会他在什么朋友那里，可是谁是他的朋友呢？每个人都觉得他是个不错的人，不少人都觉他值得信任，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来，这世界上如果有人讨厌他是为了什么原因。但是我从来没有什么——朋友到家里来找他的记忆。他没有的。至少没有可以一起通宵玩牌，打游戏，看球赛，喝啤

酒，然后天快亮的时候胡乱睡在人家客厅沙发上的——那种朋友。

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个可能的地方。我站在小叔家的楼下，慢吞吞地在手机上按出几个字：姐问你件事，江薏姐这几天是不是回来了……手指一颤，本来该选择的问号变成了感叹号。随即我又把这句话全体删掉。不远处一辆公车缓缓靠近我，我知道，只要我跳上去，坐两站地再换另一条线的公车，坐两到三站地，就是江薏姐的家，或者说，江薏姐以前在龙城的家。

直到现在我才惊觉，为了找哥哥，整个上午，我已经在龙城的西边，东边，和北边画出来一个粗糙的三角形，现在，我在南边。我来过这里一次，只是一次而已。其实一般情况下，我是个路痴，但这里，我记得怎么走。

还得回到去年那个倒霉的夏天。在江薏姐离开后，哥哥去震区之前。真不想再回忆那天的事情，我不得已只好冲进那间酒吧的男厕所。因为哥哥离开位子太久了，久得让我胆战心惊。所以我只好握着拳头在四周男生们诧异的目光里乘风破浪，找到那个正确的白瓷马桶——哥哥像它的老朋友那样倚靠着它，任由自己穿着牛仔裤的双腿大方地蹭着地板上可疑的水迹——就让我相信那些只不过是水迹而已吧，我实在没勇气把他们揣测成别的东西了。他一边尽情地呕吐，一边把裤子当成拖把，清除着自己在瓷砖地上弄出来的脏污的鞋印。

“哥……”我手足无措，只好蹲下来，紧紧地从他身后抱住他——因为我没醉，我不能允许自己也做到那个地貌上。“你怎么样了？”我没法控制自己，往下看了一眼，他吐出来的东西全是伏特加的颜色，看上去……别再看了!我崩溃地命令自己。手上一阵温热，我知道他吐在了那上面。

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把手缩了回去，像被烫到那样。人们都说，你要是特别爱一个人，就不会嫌弃他脏——那是谎话，千万别信。只不过，我只犹豫了一下，就还是重新抱紧了他。我可怜的哥哥，他一直都是那么干净的，整洁、清醒、一丝不苟，所以的人都乱了阵脚的时候他也会游刃有余，从来不会允许自己狼狈不堪，乱七八糟——到底还是让我看见了今天啊。他喉咙里在干呕，就好像吞下去的滚烫的煤块。其实他知道的，无论怎样，不管他是不是我们家的孩子，不管那个姐姐嘴里见鬼的故事是不是真的，他都不可能失去我——但就算是这样，他也依然觉得自己像个孤魂野鬼。这才是我最难过的事情。

“美女，放过他吧。”我身后站着一个戴着一直硕大的银色耳环，留长发的男人，一边胡乱地把水龙头里的水拍在脸上,一边凝视着镜子里自

己的醉眼，“你就算是追到男厕所也没用。他都已经醉成这样了，硬不起来的，你可怜可怜他……”不知何时他已经弯下腰，凑了过来，我学着印象里姐姐的样子，狠狠地对他说：“滚远点。”我的声音听起来那么丢人，好在灵光乍现，我猝不及防地把染着颜色、散发着刺鼻酸味的拳头伸到他脸前。那人哈哈大笑着离开，我突然哭了。我意识到了在这种地方，一个紧紧捏着拳头的人是多么的愚蠢和笨拙。夜生活的原则也许就是如此，你可以破口大骂任何你不认识的人，因为你讨厌他牛仔裤的颜色；你可以跟随便什么人在灯光昏暗处深深地接吻---一旦酒醒了你就会和他永别，因为你不再记得爱情曾经凄楚地来临过；你也可以微笑着，狂笑着，冷笑着欣赏那些玻璃瓶，玻璃杯，玻璃烟灰缸碎成一簇又一簇的花……但你就是不该握紧你的拳头，那是不合时宜的。

“咱们走了，”我知道他完全听不见我在说什么，我看的见自己滴下来的泪在灯光里扯成了一丝闪着光的线，“你看人家都在笑话我们，咱们走嘛，哥哥，你听话……”

我和一股从背后吹过来的夜风一起，合力把哥哥推到了出租车的后座上，然后我也坐进去，这一次，换他的脑袋紧紧贴着我的肩膀。去哪里呢？这个样子说什么也不能回家的。不如去姐姐家里好了，我赌气地想，让她也看看她都做了什么。哥哥突然莫名地清醒了一下，对着司机清晰地报出了一个我听都没听过的地址，然后又立刻陷入昏睡，简直像回光返照——呸，这么晦气，郑南音，你要死哦。

我总是会在需要的时候，碰到好心人。比如，这个出租车司机看我可怜，就帮着我一起把哥哥拖上了楼，“几楼呢？”他问我。可是这正好也是我想问的问题。这个时候哥哥的手上突然颤巍巍地摇晃着一把钥匙，就像是个笨孩子在努力玩一项完全不擅长的游戏。我抓过来一看，钥匙上刻着门牌号。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千零一夜》里的人，带着陌生人装作胸有成竹。其实毫无把握地未知的山洞，载我们到这儿的出租车兀自停在一棵美丽的杨树下面，车灯一闪一闪，是温柔的骆驼。

打开门，我就知道了这是谁的家。我只是惊讶，哥哥居然一直没有把钥匙还给她。

他立刻就把自己扔在了地板上，也不知道疼。只好随他去了，我叹口气，关上那扇敞开得肆无忌惮，也像是喝多了酒的门。门锁那一声轻轻的声音还是提醒了他什么。他的声音从我背后传过来：“小蕙？是你么？不可能的吧？”

在彻底入睡之前，他轻轻地深吸了一下，似乎是想要微笑了，他重复道："不可能的吧——"就像是在咏叹着什么。

不可能的吧？可能吗？江薏姐真的回来了吗？重点是，她真的可以对哥哥这样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吗？还有更重的重点，门后面，真的回事哥哥和江薏姐一起出现吗？我用力地深呼吸，似乎是要把眼前那道陈旧黯淡的楼梯吸进我的肺里---它在我灼热的注视下，已经爱微妙地轻轻颤抖，轮廓都乱了。

门开了，那个开门的人令我措手不及，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表情。

昭昭看了我半晌。然后侧了一下身子，把我让了进去。

"我哥哥在哪儿？"我决定单刀直入。

"他回家了。"昭昭淡淡地蜷缩在沙发上，裸露着修长的小麦色的双腿。地板上居然扔着一条牛仔布的半身裙----真没法想象她穿裙子会是什么样。

"他没回去。他昨晚就没回去。"

"昨晚郑老师和我都在医院里面，然后天亮了。"她的逻辑重音加得很很奇怪，似乎"天亮了"是件不得了的大事情，"他就把我送回来这边，接着就回家去了。刚刚走，你们错过了。"

"医院---他怎么了？"我脱口而出，但是看着她的表情，我立刻就意识到了一件事，慢慢地问，"你怎么了，昭昭?"

"没什么，是老毛病。"她说这菊花的语气活似一个老人，"我的身体不大会自己造新鲜的血液，现在的血都用旧了，流来流去都是那些脏的血，所以得吃药。"----她像是开玩笑那样，说自己身体里"流来流去都是脏的血"，那一瞬间她淡漠的神色中浮上来了一点点鲜明的情感，是对自己的厌弃。

这间房间空荡荡的，所以的架子都是空的，没有摆设，没有装饰，只有一只壳子上落着灰尘，并且时间不对的小闹钟---江薏姐离开之前曾经处理掉了大部分东西，姐姐还来帮过忙。昭昭对面的电视机原本像个旧式新娘那样，从上倒下覆盖着一层布，现在被掀起来一半，我捡起身边的遥控器打开它，财经频道几个面目可憎的人在解说股票走向，我想要换一个频道，却发现不管多用力，遥控器的按键都像是死了那般，似乎电视剧打定了主意，要死死抱着那几个财经评论员不放。

昭昭终于微笑了，“我早试过，遥控器该换电池了。”然后她从我手里拿走固执的遥控器，以一种熟练的姿态，倒过来，冲着沙发扶手那个凸起的硬角用力砸过去----她满不在乎的表情和手上毫不犹豫的力度，令我不由自主地把那个倒霉的遥控器想象成一个活人的太阳穴。“你看，现在好了。”她轻松地对准了电视剧，不同的频道们欺软怕硬地轮流出现了，她笑笑，似乎是在炫耀她的灵巧。

暴力终于也失效了，遥控器再一次地不肯合作，这一次电视屏幕停顿在了一个音乐节目上，昭昭气急败坏地按照刚才的办法，接连砸了几十下，弄出来的噪声令我开始没法掩饰自己脸上流露的厌恶，遥控器像是铁了心地不再怕死，一小块塑料片从它身上飞翔着剥离出去，没有电的电池也随着一起轻盈地降落在地板上，真正的粉身碎骨。昭昭颓然地往后一靠，闭上了眼睛。

现在不得已，只能听这档音乐节目播放的歌了。屏幕上，那个女歌手的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空洞：

“我只想从天上掉下来，掉进深深的海洋。

过路人，你是否了解眷恋的另一个名字叫绝望。

哀伤的过路人，你是不是我死去亲人的灵魂，

贫穷的过路人，你潦倒的衣襟上有颗纽扣在摇晃，

就像地平线上，苍白的太阳。”

昭昭突然慢慢地说：“南音姐， 你说人生，为什么那么长呢？”

她的问题在我耳边毫无意义地划了过去，我看着她，终于下定了决心问出来我想问的问题，“你昨晚，一整晚上，都跟我哥哥在一起吗？”

她笑容里有一丝讽刺，“医院里的人跟我说，我昨天昏倒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早晨，我也是睁开眼睛才看到郑老师。本来，他是打算带着我去医院拿药的----我上一次开的药都吃完了，可是我没等他，我自己跑到医院去了，没想到不争气，真的昏倒在医院里面，就这样。”

“你从什么时候起，住在这儿的？”我问。

“郑老师说这个地方是他发一个朋友家，我可以暂时住在这儿，他那个朋友也同意的。”她把膝盖蜷缩起来，拖住了腮。

“才不是什么朋友呢，是哥哥以前的女朋友，你知道吗？”我盯住了她的眼睛。

“哦。”她看似无动于衷。然后她看着我，嫣然一笑，“我没地方去了。我爸爸被抓走以后，家里的房子被封了，在龙城的房子也被封了，我也不懂为什么，他们说这些也都算是需要调查的不明资产。我可以去亲戚家住，不过我不想。郑老师就把我带到这儿。”

“你到底，需不需要住院啊？”其实我心里掠过了一点歉意，居然这么久才想到问这个。

她点点头，“不过医生就会吓唬人，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继续吃药就好了。那些医生只会骗你住院。”

“既然医生都说了，那你就去住嘛。”

“你怎么那么笨。”昭昭叹着气，“都跟你说了钱全被冻结起来了。我现在唯一能用的一张卡，就是平时在学校里用的那张，现在里面的钱只够我吃几个月的饭，我都不知道下学期要怎么办，那个时候我想去打工，你们都拦着我，现在好了吧？”她耍赖一样地嘟起嘴巴，好像这是一件撒一下娇就你呢个过去的事情。

“那么……”我倒抽一口冷气，“我能为你做什么呢？我看……我恐怕只能多请你吃几顿饭。就这么定了吧，下个星期起我就要去上班了，其实只是实习而已，不过我上班的地方离这儿很近的，我每天过来请你吃饭，好不好？”

“那不好吧。”昭昭还在故作矜持，“放暑假了，只要你老公一回龙城，你哪里还会记得我。我这人很有自知之明的。”

我深深地看着她的眼睛，摇摇头，笑道：“不会的。”我是不是希望她能从我的注视里面读出来一些疼痛呢，我说不好了。我只是才意识到而已，我折腾了一上午，坚持不懈地想要找到哥哥，却早已忘记了我为什么一定要找到他。现在好了，我终于想了起来。伴随着心里面像道光芒那样疾速划过来的一刀刺痛，想了起来。我已经不怎么想和任何人聊昨晚那件事情了，我甚至不想和苏远智本人聊，我知道那或许不能说明什么，最重要的是，无论苏远智有没有真正和端木芳发生什么，那道疼痛的感觉都会永远在那里，永远照亮我----这个怀疑的、妒忌的、躲在暗处偷窥别人的隐私的自己。

我讨厌这样的自己。但我终于明白了，这样的自己就是我未来的人

生----因为我想要抓住那个男人不让他被别人抢走，因为我想要人们俗称的那种“永远”。

我就像小时候相信红领巾是神圣的那样，相信爱情应该是永远的。

但是现在，这种“相信”的后果就是漫长的，猥琐的，我自己也不想要的人生。

“南音姐，我们俩，算不算是朋友？”昭昭的手掌用力托着脸颊，故意把自己的眼睛挤成往上翘的形状，像只小狐狸。

“当然算。”我非常严肃地点头，尽管我心里觉得，严格地说我们算不上是朋友的，可是从小时候我就是如此，每当遇上类似誓言般的气氛时，我总是不假思索地选择配合。

“那你答应我一件事好不好？”昭昭的手突然用力地按在了我的肩膀上，“我跟郑老师说，医生要看完我之前的病历，过段时间，才能正式通知我要不要住院。当然啦，过段时间，我再告诉他我只要吃药就好了，你帮我保密，好不好？”

“可是昭昭----”

“你说了，我们是朋友的。”她打断我。

“万一吃药也好不了呢？你现在需要有个大人帮你，我哥哥是唯一一个能帮你的大人了……”

她又一次轻松地打断了我，“就因为是这样。所以我才不想让他知道。万一郑老师真的很努力了，也帮不了我，怎么办？”

我懂她的意思，她表达得或许不够准确，她其实是想说，她不愿意因为自己的存在，让身边的人体会什么叫“无能为力”。

“昭昭，”我费力地问，“你的病，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她的左手绕到脖颈后面，抓乱了耳朵旁边的头发，“有的人，一直吃药，从不复发，和所有人一样活很久；有的人，时不时复发，隔几年去次医院，担惊受怕地活很久；还有的人，复发的时候会突然从慢性病转成急性的，那就……”她淘气地笑笑，“差不多该挂了。不过，我不相信我自己真的那么倒霉的。”

“我也不信。”我脑子里掠过的是年初电视里永安爆炸案的新闻，还有

小饭馆里那个悲怆的陌生人，当然还有想象中，她那个传奇一般关在高墙里的爸爸，“你都经历过这么多坏事情了，好湿一定会在后面跟着的。”

后来我才知道，我说了一句多么愚蠢的话。但是在那个明媚的夏日的上午，我只是浑然不觉地和她一起肩并肩地从阳台上往下看----我们俩一时兴起想要比试一下胆量，看谁敢把身子探出去多一点----结果她赢了。她像个精灵那样，随意把自己的躯体变成一个曼妙的跷跷板，几近水平地，一半悬在空中，在我的尖叫声中展示什么叫“艺高人胆大”。她的头发散乱地垂下来，遮住了眼睛，她的手臂像做俯卧撑那样用力地支撑着自己，那肩膀看上去真美。但是她望着地面说：“楼下那个摊子卖的西瓜，一点都不好吃。”

“我有办法。”我在一边自豪地宣布，“你不会把那种不在呢没甜的西瓜切成小块，然后拌上香草冰激凌吗？”

于是我们雀跃着奔到楼下去，去买西瓜，以及香草冰激凌。那个瞬间里，我真心觉得，我们都是幸福的。

我是在办公室里接到苏远智的电话的。没错，就是在办公室。实习开始之前，妈妈硬拖着我去买了套装和那种黑色尖头的高跟鞋，我全副武装地出现在公司里的时候，觉得自己像个白痴----因为每个人都穿着球鞋和牛仔裤，但是我这个只要负责复印传真的小妹却穿着七厘米高的鞋子在办公室之间一瘸一拐地奔跑。一个星期之后，我发现大家都很喜欢我----我一向都相信一件事，第一眼看见我就不喜欢我的人，多半都是坏人。所以，由此可见，我们办公室里，坏人不多。我们的主管总是说，看到我就觉得心情很好，因为当她交代我做事情的时候，非常喜欢看我很用力地点头，用力地说“好”。----她总是笑：你这孩子真有趣，我们这里又不是军队。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时刻：一天开始于马上就要迟到的清早，我全速冲刺着飞奔到写字楼的底层，电梯前面人头攒动，我凑过去就成了其中的一分子，尤其是，当我被挤在电梯门边，七嘴八舌的声音像飞镖那样从背后掷过来：“七层，谢谢。”“帮我按一下十二层，谢谢。”“十五层有人按过了吗……”我知道所以这些请求和感谢都是给我的，心里就有种微微的喜悦。因为我变成大人了。“那个妹妹，也帮我按一下九层吧---”我愉快地让我的手指放在那个“9”上面，看着它发光发亮，暗暗默念着：谁是妹妹啊，别小看人了，我也有结婚证呢。只不过，有个小问题，我也恨自己为什么不能再坚强一点，为什么一定要赖床到快要迟到才有动力爬起来----实习生每个月有1000块的工资拿，乐观点说，每天上班、下班打两次车的话，如果不塞车，够用了。还以

为暑假实习能存下来一点钱呢，唉，生活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下午五点，主管来到我的电脑跟前，“郑小南，”----她总是叫错我的名字，“办公室的复印机突然坏了，你现在到走廊边去，把这几份标书复印一下，绿色文件夹里的印两份，红色夹子里的印一份，黄色夹子里除了标书印三份，还有一张表格也印一份来给我。记清楚了没？”我抱起来那几个看上去像是交通灯的文件夹，“知道了。”“不准弄错哦。”主管又加了一句，“快点，我给人家发传真用的，别磨蹭。”于是我习惯性地飞奔出门，自我感觉很矫健地掠过走廊里一个又一个从容不迫的人。心里还在默诵着到底什么颜色的夹子里的东西印几份。

我是在飞奔回办公室的时候，才发现苏远智的“未接来电”的。主管的位子上是空的，我想在她回来检查我复印的东西有没有出错值钱，我应该有时间跟他说上几句话。这样很好，我可以在谈话不那么容易进行的时候，随时告诉他，主管回来了，然后把电话挂上。

“南音，公司那边有没有人欺负你？”他的声音一如既往。

“没有啦，每天都要问这个，你盼着我受人欺负么？”我觉得，我的声音，也是一如既往的，谁知道。

“什么话，我是不放心你啊，你脑袋转得那么慢。”

一时冲动之下，我想问：“你会用同样的语气，同样的措辞跟她讲话吗？”当然，冲动而已，我没有那么做。我只是笑了笑，很害怕自己一不小心就笑出来冷笑的味道。

“我是想跟你说，我可能……得晚几天回龙城。”

“哦，知道了。晚几天呢？”我甚至有点开心，他质疑的停顿后面没有接更糟糕的内容。

“你在呢没了兔子？”他语气惊愕。

“什么怎么啦，你说要晚几天回来， 我问你日期嘛……”

“你居然没有尖叫，耍赖，还有发脾气。太阳肯定是从四面八方出来了。”他夸张地感叹着。

“人家在办公室嘛----”对着无一人的办公室，我居然不由自主地压低了嗓音，“主管跟同事都在啊。”----你看，跟至爱的人撒谎，原来如此简

单。

“郑南音，你也有今天啊。”他笑了，“我帮一个师兄做程序，没想到那么复杂，但是再推迟一个礼拜就一定可以回家去了，乖乖地等我，行么？”

“知道了。我现在得去做事情了，得去楼下拿人家做好的标书。”我当然没有任何标书要去拿，我只是想给双方一个挂断电话的理由。

“南音？”

“干吗？”我咬紧了下嘴唇。

“我想你。”

“我也一样。”

是的，我想你。这件事情，我没有撒谎。

一个同事走进来，诧异地说：“哎，妹妹，你还没走？”我茫然地把眼睛从手机上挪开，看着他，“没有。”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那么真诚地跟他微笑着，“只管让我去做事情，她说了回来要检查我有没有弄错的。”

同事开心得像是在听相声，“你刚才跑出去复印以后，她就下班走人了，诶妹妹，你也太可爱了吧？要不是我把手机忘在这儿回来拿，你打算等多久啊？

那个同事总是会把手机忘在办公室里，然后再折回来拿，一年半以后的某天，他一如既往地转回办公室拿手机，那一天有不少人在加班，还有人取笑他，说他好不容易逃掉了，为了个手机在返回来，也不怕被经理撞到又派下活儿来，究竟是怕错过谁的电话。他就这样一边跟大家调笑着，一边躲避着经理下了楼，在距离写字楼不到三百米的路口，被一辆失控开上人行道的越野车撞死了。

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突然想起2009年那个盛夏的黄昏。他笑着对我说：妹妹，要不是我把手机忘在这儿回来拿，你打算等多久啊？

要不是他又把手机忘在那儿回去拿，他能活多久啊？

又到了周末的晚上，大家都到齐了。小叔刚刚开会回来，跟大家不停地讲着外地的见闻。告一段落之后又仿佛觉得，应该对家里近期内的

状况表示一下适度的关心。于是仰起脸，天真地看着姐姐，问:“东霓，后来你又去跟那个医生了吗?姓什么来着……我现在的记性真是退化了……”陈嫣不动声色的用关节撞了一下他的胳膊。

姐姐懒洋洋地环顾着大家，眼睛在我爸爸和我妈妈之间游离了一会儿，最终还是选择了妈妈。“三婶，三叔，明天，我妈妈结婚。她要我……邀请你们。当然了，”她急忙补充道，“我就是带个话而已，你们不想去，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我和你三婶的意思是，”爸爸放下了筷子，没忘记跟妈妈略略地对看一眼，“我们还是不去了，没别的意思，但是我们去的话，怎么说也还是别扭。就让你们这几个孩子去算了。”“是。”妈妈极为顺手地用筷子敲了一下我的头，“这个丫头就代表我们了，西决要是有空的话，也可以跟着。孩子们替我们上红包，你妈妈看到也明白的，我们的意思都到了。”

“也不知道，”小叔的视线落在那盘香酥鸡和凉拌海带丝的碟子之间，不知他在看什么，“大嫂这次找的那个人，脾气好不好?”

“那个人”是个六十多岁，瘦得皮包骨的小老头—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大妈的现任丈夫。大妈倒是镇定，眼光在我、哥哥、姐姐，以及雪碧身上晃了一圈，简短地说:“那个最大的是我女儿，剩下的，也都是我们家的孩子。”那男人尴尬地点点头，冲我们弯腰的样子很像一只略成人形的虾精——修行得还不到家。我们几个人也一样尴尬地冲他点头，哥哥带头说了句:“您好。”——鬼知道该称呼他什么，总之，使用“您”这个字是不会错的。

大妈比去年胖了一点，看上去气色就跟着匀净了起来，但是轮廓依旧有种松松的颓气，不过她很努力地涂了茶色眼影和棕红色的唇膏。并且，勇敢而毫不含糊地穿上了大红色的裙子。花饰中的满天星有意无意地扫着她胸口的肌肤—那里布满了浅浅的色斑。其实我是刚刚才发现一件事情，曾经的大妈，有让我害怕的时候，有让我觉得想躲远点的时候，有让我不可思议的时候……但是，她脸上从没有过暮气的。即便是大伯去世的刚候，那种深入骨髓的哀伤也没能让她的眼睛里浮上来暮气。她一直都是个色彩明亮的女人一即便早已色衰。但舰在，它们就在那里笼罩着，她越勇敢，暮气聚集得就越深。它们拖着她，让她的嘴角下垂，让她的发际线下垂，让她的法令纹下垂，总有一天把她整个人不动声色地拖到柏油路下面去。

她拍了拍我的肩膀:“南南，今天要吃好，随便一点。”—她没有招呼任何人，除了我，好在漫长的岁月中，所有的人都渐渐习惯了不跟她要

求什么“礼数”。“其实今天没请什么人，”大妈补充了一句，“那一桌是他家的亲戚，另外两桌都是教友，最后一桌就是你们几个。”然后她就离开了，挽着“虾精”去招呼那两桌教友。

姐姐跟我说过，大妈和“虾精”是一起念《圣经》的时候认识的。——还是别叫人家“虾精”了吧，我们毕竟坐在人家的餐馆里，这间开在龙城市郊的小餐馆看上去险些就要湮没在周围的汽车修理厂和轮胎铺子之间，估计那些坐在一堆堆废弃轮胎上吃盒饭的工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们这儿在举办喜宴。所以，或许可以称他为“虾老板”?

我希望虾老板是个真正的平庸的男人。我也希望《圣经》能够真的教会大妈一些事情，比如，真的学会忍耐平庸的男人，以及他身后的那种荒凉的生活。仔细想想，其实姐姐和大妈，真的很像。公平地说，我的爸爸妈妈之所以能幸福地生活着，哈恰因为他们都是普通人。他们丝毫不觉得脚下的大地荒芜，所以他们可以在那上面很轻易地种出缤纷的花朵。并且相信，花开就是唯一的意义。但是大妈不是那种人，姐姐也不行，在等待花开的时间里，她们就已经被这满目苍茫击垮了，即使花会如期开放也没用，她们早已不再相信任何良辰美景。不愧是母女。

那么郑南音，你自己是哪一种呢?我不知道。

姐姐百无聊赖地轻轻推了一下面前空的玻璃杯，它沿着桌布上多铺的那一层塑料薄膜滑行了一点点，像台球那样，跟雪碧面前的杯子撞了一下。挪出来的那一点点空隙，正好足够让姐姐把她的手机放在上面。她又有意无意地，朝屏幕上看了一眼。“你手机又换新的啦?”我凑过去想看仔细，雪碧在旁边笑笑，突然过来趴在我的耳朵边说:“上一个手机，是前几天跟小弟弟的爸爸打电话的日创候被她摔裂了。’，雪碧言语间那种神秘的兴奋立刻传染给了我，我也觉得开心了起来—只要想象一下那个场景，以及倒霉的方靖晖。

雪碧又补充了一句:“这一个，今天说不定也会摔坏的。”“发生了什么事?”我低声地问雪碧，“决点讲嘛。”“陈医生说了可能会跟姑姑一起来婚礼，但是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才说有事情，赶不上了。”

姐姐的眼神冷冷地冲我们这边斜了过来，不紧不慢地说:“当心我撕烂你的嘴。”我跟雪碧窃笑着对看，估计彼此都认为“你的嘴”指的是对方的，跟自己无关。不远处那两桌的教友似乎是为什么事情争执了起来，好像是主持婚礼的牧师打来电话，说要晚到一会儿。有人说:“冯牧师是个好人，就是没什么时间观念。”还有人说:“不然先开席算了，冯牧师来之前不要喝酒就好。”立刻有人七嘴八舌地反对道:“那怎么

行。”不知是谁，抬高了嗓门提议着:“在牧师赶来之前，大家先唱唱歌好了，也算是恭喜新人。”这个提议倒是赢得了大家的赞同。姐姐突然坐正了身子:“西决到哪里去了?”哥哥的位子不知什么时候空了，就连刚刚说要去洗手间的昭昭也一直没回来。雪碧像个小妇人那样娴熟地撇撇嘴:“干吗要带她一起来嘛，又不是我们家的人。”

邻桌的教友们参差不齐地站了起来。椅子拖着地面，那种声响和尘世间的所有喧嚣别无二致。他们自然而然地手挽着手，围着圆桌站成一圈。这群人的平均年龄估计是大妈那个岁数吧，歌声碎不及防地响起来的时候，那种整齐的暗哑是我从未遇到过的。

你为什么爱我，你究竟看到什么?

站在镜子面前我都想躲。

连我自己都不爱我。

你为什么爱我，你究竟看到什么?

站在你面前满是过错。

为什么不让我就这么堕落。

……

“这首歌还真的很适合婚礼唱呢。”我诧异地自言自语。“拜托!”姐姐冲我翻白眼，“这首歌里的‘你’指的是基督。”它的曲调真的很简单，多听他们重复两遍，我自己也快要会唱了。

你为什么爱我，你究竟看到什么?

站在镜子面前我都想躲。

连我自己都不爱我。

你为什么爱我，你究竟看到什么?

站在你面前满是过错。

为什么不让我就这么堕落。

那个站在大妈身边的女人微微垂着头倾力歌唱的时候，没注意到她胸前那根粗的金链子，或者是镀金的链子不知为何松开了，像条蛰伏的

蜈蚣那样钩住了她领口的花边;那个男人微闭着双眼，他的酒糟鼻上的毛孔大得像痣;那个最为矮小的老太太怕是受邀的这群教友里年纪最大的，说她七十岁我也相信的，她左脚和右脚的丝袜一定不是一对，乍一看没什么问题，但是仔细看就知道深浅是不一样的;穿一身已经走了形的灰色西装的男人年轻时候应该是俊朗的，他的声音算是这群人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他陶醉在自己鹤立鸡群的歌声里，没注意到他谢顶的、油腻腻的脑袋上有一缕头发松散地飘到了额前，他面前那堆花生壳里，还插着半支并没有完全熄灭的烟。

等我活到这个年纪，我也会像他们这样。整个人都折旧了吗?满身陈旧的污垢让我自己都确信，自己一定是有罪孽的。否则，该如何解释那种像是寄生在指甲缝里，眼皮下面，或者牙缝之间的羞耻感呢?

饭店的门似乎被什么强劲的风吹开了一样，毫无准备地，透进来一道光。刚刚还在歌唱的人们突然之间回到了尘世间，那种因为虔诚导致的整齐划一顷刻间瓦解。他们笑着说，冯牧师终于来了。可是，我明明看到，有两个人同时走了进来。其中一个人走上去跟所有人朗声地道歉，应该就是他们说的冯牧师。另一个，站在离我们的餐桌不远的地方。瘦瘦高高的男人，穿得也很随便，不像是特意来出席仪式的样子，也说不出挂着什么样的表情。

冯牧师突然转向他，把他介绍给大伙儿:“多亏了今天在医院门口碰到陈医生，要不是搭了他的车，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赶来。”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男人有点眼熟，姐姐的眼睛抬了起来，绝对不能说是羞涩，但是那光泽是兴奋的。“这么巧?”姐姐淡淡地，但是微笑着说—习惯性地，拿捏出了她跟男人说话时候那种不大一样的调子。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陈医生。

## Chapter 08

哥哥

我趁着所有人的眼光都集中在陈医生的身上时，悄悄地站了起来。我是绕到饭店的后面，才看到哥哥和昭昭的。虾老板的饭店所在的街道，应该是一直存在的老街，我的意思是说，不是那种在郊区经常见到的新修出来的街道，路面的交通灯全都是崭新的，可作为一个路人

行走其上的时候，却总是有种甩不掉的怀疑，觉得自己可能是来错了人生。我的视野突然间就宽阔了起来，原来这饭店后面还有这么大的一片空地，似乎属于旁边那家卖轮胎的店，或者是间汽车修理场。因为大大小小的轮胎堆成了好几座山。离我最近的那几个轮胎不知道是供什么庞然大物使用的，总之它们比我都高，歪歪斜斜地，彼此以一种奇妙的角度相互依靠，似乎是在向我揭示一件事情：轮胎这东西，平时看起来司空见惯了，可是只要它们像是长个儿那样地大到一定程度，便会活过来，胸有成竹地看着你——似乎它们也是虾老板那间饭店的常客。

哥哥和昭昭居然一起坐在更远处那座轮胎的山顶。那个山丘由无数个面孔呆板的普通大小的轮胎组成。不用说，准是昭昭的主意。认识她半年，我算是总结出一件事：她对一切可以让她离开地面的东西怀着巨大的好感，可以是吧台前面的高脚凳，也可以是飞机。站在橡胶的山脚下，轮胎们身上凹凸的花纹渐渐地从黑色里浮现出来，似乎是想要流动着延展出去，嵌进我脸颊的皮肤里。那种气味让我觉得安心——我从小就喜欢橡胶，还有汽油的气味。一阵风吹过来，原来我的头发已经这么长了，像是这荒山下面的蒲草。

“郑老师，要是我考不上大学，你会不会觉得丢脸？”轮胎完全挡住了我的视野，我看不见昭昭的脸，但她的声音倒是没有一点起伏。

“为什么要觉得丢脸？”哥哥笑了，“当然不会。”

“你是因为我身体不好，所以才觉得我考不上也是自然的吧？”

“不，不是。”哥哥这次没有笑。

“如果我没有病呢？我没有病，我也没有考上大学，几年以后，你也会像记得那些最聪明的学生一样记得我吗？我才不信。”昭昭的语气简直像是耍赖了，“好，那我再加上一个条件，如果我没有这个可能马上就要被判刑的爸爸，也没有病，也没有考上大学，你也还会记得我吗？”

“这种假设没有意义。”哥哥悠闲地叹着气，“如果你没有一个这样的爸爸，没有病，没有被那个李渊跟踪过……什么都没有的话，你就不是今天的昭昭。”

“今天的昭昭有什么好啊？”

“今天的你才会一直问自己，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错了。”

“不对，郑老师。”昭昭停顿了比较长的时间——语气终于轻快起来，找到了自己要说的话，“我不是在问自己有什么东西错了，我知道一定有什么东西是错的，我只是总在想，那些一定错了的事情里面，到底有多少是我的错。有多少，是我故意的。”

“这就是你不一样的地方，你不相信自己没错。”

“所以郑老师，你会记得，对不对？我很怕别人忘了我。”话音刚落的时候，她终于垂下脸，看见了我。

我只好做出寻找路途往上爬的样子。“你们俩是怎么上去的啊？”我知道我的语气里的轻快多少有点假，所以我低下头，像是在确认脚下的那一小块带着花纹的橡胶是否牢固——装作完全没有主意到昭昭垂下脸那个瞬间的眼神。我想只要我装作忽略掉了，过不了多久就会真的忘记的。那是一种真正的俯视，不是因为距离，不是因为她此刻坐在高处。她似乎更瘦了些，脸上的线条更有锐气，那种目光就沿着这道天作之合的轨迹准确的滑下来，弹到我这里的时候像是冰珠子。

除了哥哥，她其实瞧不起所有人吧。

.但是我心里突然在窃笑了，小丫头，你以为我真的在乎能否被你瞧得起吗？或许，几个月前，我还真的在乎——那时她还住在我们家里，在深夜，我们俩一起挤在我的小床上闹别扭。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觉得现在的我，心里似乎有个很小的地方被倒扣上一个玻璃杯。透明的，不冷不热的，看上去没有给我造成任何的损害，但是这让我自己不能准确的感受我的心的温度了，好像怎么都行，好像什么都可以。

哥哥支起了身子，踩在一个凸出的轮胎边上，维持了平衡之后，用力把手臂伸给我，“当心，你的鞋可不合适这么往上爬。”——于是我顺水推舟地把手伸给他，多少带点夸张地摇晃了两下，顺便尖叫道：“哥你抓牢人家嘛。”——昭昭略带轻蔑的笑又像潮水一样不动声色地涨满了眼睛，我踩着一个很瘪的轮胎，坐到了她的身另一个轮胎的圆心里，坐下的时候没有忘记把双腿并拢，非常小心地蜷起膝盖，让它们像两只长长的马蹄莲那样叠放在身体的一侧——没错，我是带点故意，想要做给昭昭看的。

让她看什么呢？说不好。让她看看——她其实不怎么知道什么才算“女人”，让她看看，其实“轻蔑”都是互相的。我承认，这有点肤浅了。

但是我没有想到，等我坐到了这么高的地方，我才发现，原来虾老板的饭店屋檐上，嵌这一枚精巧的十字架，十字架的正北方向延伸出去，就是护城河。

“你们龙城的护城河其实是从我们永川流出来的。”昭昭得意地说。

“乱讲。”这一次是哥哥在反驳她。

“真的，是我妈妈说的。”昭昭认真地歪着头，“你们不知道的，我妈妈本来是有可能成为一个科学家……”她此刻的神情真是可爱得要死，尤其是说出“科学家”那三个字的时候，“别笑，我没骗你们，当年我妈妈是我们永川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女孩子。我妈妈跟我说，她有个老师一辈子都在做一件事，就是证明龙城这条河不是地理书上写的那样，不是黄河的支流，真正的源头就是那条从我们永川流出去的永宣河。那个老师还说，永宣河在古时候是条特别壮观的大河，不像现在这样……可惜我妈妈没有念完书，就生病了。”她看着远处阳光下像是凝固了的河流，忧伤地笑笑。

“你妈妈，她是……”其实在这句话出口的时候，我大致已经模糊地猜到了。

“和我差不多吧。”昭昭转过脸，看着我，毫无敌意的那种眼神，“也是血液的问题，不过好像比我严重得多。没办法，之后退了学回家。然后，就嫁给了我爸爸。”她重新把脸庞转过去，视线似乎是落在右前方另一座轮胎的山丘上，“我爸爸喝了酒以后，很喜欢跟别人说这段——那时候我爸爸已经在跟着别人合伙做生意了，他们想低价从国家手里买一个煤矿的开采权。那时候，那个煤矿是我外公管着的，有好多人都想去给我外公送钱，我爸爸的那个合伙人也比不过人家，后来有一天，我妈妈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我爸爸找到医院里在重症监护室外面跟我外公说，他愿意娶我妈妈，好好照顾她到最后。再后来，我妈妈出院了，我爸爸拿到了那个煤矿，她总说这个是他这辈子做的最得意的事情。”昭昭抬起睫毛，跟哥哥相视一笑。

饭店里的人们突然之间全体出来了，星星点点地，散落在轮胎们的视线中。冯牧师抬起手背抹了一下额头，略微抬了一下头，那表情似乎是在谦和地跟太阳商量：借过一下可以吗？所有的来宾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相对算是阴凉的地方站着。所谓阴凉，无非是那些硕大的轮胎投下来的，岩石一般的影子。牧师开始说话了，说的倒是平时电视上常常会听到的那些：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疾病还是健康什么的。我刚刚想到我们也应该下去和那些客人站在一起，才算尽到了礼数——简短的仪式就结束了。牧师已经说到了“阿门”。客人们都在这炽

热的光芒下保持寂静，轮胎们最寂静，它们也是来宾，对这场婚礼予以尊重的态度。

“结婚不要去教堂的吗？”昭昭好奇地问，“这怎么和电影里演的不一样呢？”

“天主教徒一定会去教堂，新教徒——哦，就是基督徒未必的，只要是在十字架下面就可以。”有个声音从下面传过来，陈医生站在我们这座小山丘的阴影里，把他自己的影子埋了进去。

“是您？”哥哥有些意外，“您也是客人吗？”我看似无意地，砖头望了昭昭一眼，无奈地发现，这丫头的眼睛就在此时陡然变得水汪汪的，就好像不是在看着陈医生，而是突然来到了护城河跟前的河滩上，水波都映进去了。

“我只认识冯牧师。今天无意中碰到他，就载他过来。几年前冯牧师是我的病人，他被别人误诊了，是我发现的。”他淡淡地说。

“您也是基督徒？”哥哥跟陌生人寒暄的时候讲话的语气多少疏离些，有点不像他。

“我不算吧。”他把眼睛从哥哥身上挪开了，“我爸爸是。我只能说是被逼着受过洗礼。”

“那是在你小时候，对吧？”我插嘴问一句。

“那都是电影。”他眼睛里含着一点笑意，“中国的基督徒是18岁以后才受洗的。”

我不喜欢这个人。他当所有的人是白痴——至少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如此。可是真正骄傲跟自信的人不会是这样的。我想起了方靖晖，方靖晖身上是有股傲气，也会把那种嘲弄的笑容挂在脸上——但那只是在他和我姐姐吵架的时候。他跟人——至少是跟我讲话的时候，那种平和跟爽朗可以让人非常舒服地忘记追问他是否真诚。而眼前的这个陈医生，我怀疑就算是他照镜子的时候，那种冷冷的蔑视都会像抛给别人那样抛给对面的自己。这就不是自视甚高那么简单了，他要么是个内心真正痛苦的人，要么就是个色厉内荏坐井观天的蠢货——我看多半是后者，长得一点都不帅有什么资格扮酷啊。

当所有人回到饭馆里面开始灌虾老板喝酒的时候，一片浑浊的聒噪声中，姐姐凑过来，把她的车钥匙轻轻塞给我，“等会儿叫西决开我的车走。”我什么也没说，只是让那把钥匙照旧躺在桌面上。待到陈医

生和冯牧师告别完毕，姐姐的手指一挑，把一缕头发从额前拨过去，然后借着这缕头发的弧度，腰也微妙地扭了一下。目光精确地和陈医生刚刚掉转过来的脸庞撞个正着。陈医生怔了一下，只好略略欠一下身子，算是跟我们这桌看到他的人道了再见。姐姐笑了，“闹酒没什么意思，我也想走了。”——她真的喜欢陈医生吗？我看也未必，只不过，她养成习惯了，她需要不断的证明什么。

陈医生略微迟疑了一下。姐姐说：“我喝了酒，我不能开车。”陈医生问：“你去哪里？”姐姐的眼睛从下往上缠绵地扫了一下，说：“你要回医院去吗？我家在城东新区，方向上倒是顺的。”陈医生终于微笑了，那可能是我第一次，或者唯一的一次在他的脸上看见这样舒展，甚至可以说是温情的笑容，他说：“我不回医院，我去接我女儿，跟医院的方向完全是反的。其实我也喝了酒，我的车等会儿冯牧师来开，我打车走，再见了。”

姐姐的笑容简直深得带上了醉意，可是嘴角却有点僵硬，姐姐说：“好。那么下次见。”等他走远的时候，她用力喝干了面前那半杯啤酒，放下杯子的时候我听见她用一种轻柔得近乎耳语的音量对自己说：“我×他妈。”

姐，不是你自己告诉我，不要爱上瞧不起你地人吗？不是你自己跟我说的，不要给他机会让他觉得自己伟大也不要给他机会让他觉得自己委屈吗？你说那种滋味一旦尝试过就一辈子也忘不了——但是你自己已经忘了吧？或者说，你喝多了的时候，说的话，有没有一句算数的呢？

我轻轻地从我的椅子上走开了，躲远她，并且，让她刚刚给我的钥匙遗留在桌布上，那个最初的地方——这样她就可以再若无其事地拿起来收好，就好像她从来未曾把它交给我，带着那诡异而笃定的神色。苏远智的短信是在这个时候进来的，他说：南音，我到龙城了。

又来到了那家小旅馆。

差不多和关门的声音同时，他几乎是蛮横地亲吻我。他的气息从头顶笼罩下来，把我和那几件他正在脱的衣服牢牢地绑在一起。天花板突然以一个倾斜的角度闯进我眼睛里，他没有刮胡子吧，下巴粗糙地划过我的脖子，似乎不留下几条血印是不甘心的。我突然间回过神来，觉得自己不能就这样发呆，于是伸出手臂，环住他的脊背。

他撞击我，带着新鲜的怒气，那频率通常能合上他的心跳。

好几个月没见面的时候，重逢时分，第一次，通常会结束得很快的。

一阵寒冷从脊背那里蹿上来，我确定，不是因为空调。吓住我的，是我自己脑子里那种冷静的、嘲弄的念头，以及自己心里轻轻响起的冷笑声。“南音？”他叫我。

“嗯？”

“你不想？”他其实一向都不是个很迟钝的人。

“没有。”我静静地注视他，右手的食指轻柔地划过他的眉毛，我对他笑了，是真心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对面没有镜子，我知道自己的笑容有点惨，“前两天睡得不好，我可能是有点累了。”

他一言不发地离开我的身体，我知道，他有点不开心。浴室里花洒的声音传出来，水珠跌碎在肮脏的地面上。我长长地叹了口气，像只蜗牛那样熟练地蜷缩成一团。终于可以和自己待一会儿了。我一边享受地闭上眼睛，一边觉得悲哀像个哈欠那样，慢慢地沿着喉咙爬上来，再紧紧攫住我的大脑，把我的意识像个塑料袋那样从里到外地翻了个面——是的，就是悲哀，为了我此刻的如释重负。

我暂时什么都不去想，什么都不想问，什么都不想知道。事实是怎么样的已经不那么重要，因为我知道，就算一切都是我自己的误会跟猜想，随之而来的也不可能是那种澄明的、阳光照进来的喜悦。所以，有一件事情是更重要的，我为什么会在一瞬间对关于他的一切都这么倦怠呢？

当你听着别人洗澡，经常会在淋浴喷头被关上的时候，错觉整个世界都结束了。他走出来，捡起丢在地上的牛仔裤，胡乱地套上，顺手打开了房间里的电视。是体育频道，美国网球公开赛，也不知道是不是现场直播。他坐到我身边来，像是逗弄一只猫那样，抚着我的脑袋，还有裸露在空气里的后背。“不去洗澡啊？”他轻声问。我翻过身来把自己蜷成方向相反的一团，抬起眼睛看着他，“我冷。”

他笑笑，抱紧我，我蜷曲的膝盖凉凉地抵着他的肌肤。他亲了一下我的额头，说：“你才不冷，你只是想撒娇。”我心里那种短促的冷笑声又转瞬即逝地响了起来。我要在心里面用尽全身力气压制它，不让它巨大的阴影投到我明明是真正温柔的笑容里。

我累了。

“我妈那天还在跟我说，”他拍了拍我的脑袋，“明年我们俩就大学毕业

了。她说，得从现在开始，准备咱们俩的婚礼——你还记得这码事吗？”

“对的。”我想起去年那个惊心动魄的春节，真的只过去了一年多而已吗？为什么我觉得已经那么久了，“我妈妈昨天也说过，要是我们到了明年夏天，居然还没分开，就真的该办婚礼了。”

“居然。”他笑了起来，“你妈妈用的是这个词啊？”

“是。”我故作惨痛地点点头，“不过她经常这样，我都习惯了。”

“你真的决定了？考研很苦的，你到时候别反悔。”他说。

“不要小看人。”我轻轻地冲他的鼻子挥了一下拳头，“你总是喜欢把我想得很笨，很没用，然后你就开心了。其实昨天我们经理还问过我，明年毕了业，愿不愿意正式留在这间公司上班。就只有你才觉得我什么都做不好……”我枕在他的腿上，用力地往后仰了一下脑袋，努力做出仇恨的表情来，他皮带上那个金属的扣子贴着我的后脑，很硬。

他突然俯下脸来，坏笑着，在我耳朵边说：“干吗？又想招我？”

“流氓。”我像是被烫到那样坐了起来，我想我是脸红了吧。但是我心里有一个鬼魅一般的声音在问自己：为什么告诉他那件事呢？就是……经理问过我，愿不愿意留下来上班？不是决定了先不说的吗？是我自己也知道，“不说”的念头无论如何都是不好的吗？

“今晚去我家好不好？”

“不好。”我用力地否决，“你去我家嘛。”

“我们家今晚没人。”他夸张着“没人”两个字，像是小学时代的男同学在炫耀一样新鲜的玩具，“都不在的，我爸最近常常不回来，所以我妈就跟她以前的同学一起报团旅游去了。”

“你爸为什么常常不回来啊？”

“接了个大案子呗。”他轻轻地抬起眉毛，“我也不大清楚是什么案子，我跟他又不怎么讲话。都是我妈跟人家聊电话的时候，我偶尔听见几句。好像是个特有钱的人，现在成了被告。关键是，这个人被抓起来以后，家里那班亲戚就如狼似虎地跑去瓜分他们家剩下的东西，他的公司被这班人搞得一塌糊涂，现在，这个倒霉鬼的律师费都快没有人来付了。所以我妈在抱怨。”

“真倒霉……”我抱紧了膝盖，“我是说你爸。”

“案子都接了，总得出庭的——那个被告在龙城算是个很有名的人吗？听我妈的语气，好像很多人都该知道他。”

“跟我说有什么用啊，在龙城，我知道的唯一一个算得上是有钱人的名字……就是我们老板。”

“反正姓一个特别奇怪的姓，像武侠小说似的。”他不紧不慢地套上了T恤。

我心里重重地跳了两下，“是不是，姓昭？”

他转过脸，倒吸一口冷气，“这个人……真有这么红么？”

在这个夏天里，如果找不到哥哥，去江薏姐那里总是没错的。准确地说，是去江薏姐借给昭昭的临时藏身的地方，总是没错的。姐姐把电话打过去，跟江薏姐按照管理互相羞辱一番，再关切地打探一下对方最近有没有新的男人，然后姐姐说：“喂，别怪我没有警告你，我第一次看见那个怪胎孩子的时候，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看得我心里都害怕。也不知怎么搞的，那孩子浑身上下就是一股难民劲儿，煞气特别重……我没夸张，你看见她就知道了，换了我是你，我才不敢把自己家借给她，我怕招来什么东西……”

后来，姐姐气急败坏地跟我说，江薏姐非常柔顺地回答她，“西决跟我开了口，我怎么能说不？”我笑到肚子痛了，因为姐姐学得惟妙惟肖，深得精髓。

“装什么装，”姐姐愤怒地“呸”了一口，似乎我的开心给了她莫大的鼓励，“二叔的遗产八字还没一撇，就已经‘不能说不’了。”

“姐……”我用的是一种劝阻的口吻，虽然她的妙语如珠让我觉得由衷过瘾，但是面对这种刻薄我总觉得不忍心——江薏姐和陈嫣到底是不同的，成为江薏姐那样的女人，曾经是我的梦想。那种偷偷地想一想就算了的梦想。

哥哥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昭昭身上——不，用不着“几乎”，就是所有的时间。他看着她写暑假作业，他盯着她吃药，他给她补习那永远只能挣扎在及格线上的数学和物理——回家以后再神情愉悦地对我说：“她简直比你还笨。”偶尔，晚上，他会带着她回到我们家来吃饭。有一次我回家晚了，就看到昭昭理直气壮地坐在哥哥的左首边，那个平时属于我的位置上。又有一天，晚饭后，哥哥要带着她去看暑

期档的电影，我说我也想去，在哥哥的口型已经是“好”，但是声音还没出来之前，昭昭灿烂地笑着说：“南音姐，你不需要去陪着你老公吗？”

我用力地看着她，大约几秒钟吧，我幻想着我的目光是把精准和有力的锤子，可以把我沸腾着浓浓的敌意的眼睛像图钉一样敲到她脑袋里面。我非常清晰地告诉她：“不需要。”觉得依旧不解气，又追加了一句，“我需要干什么，不需要干什么，是我自己的事，不用你操那么多心。”——话音落下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喉咙里面不由自主地微微发颤——你有点出息好不好啊？难道还真怕她吗？

她讪讪地扫了我一眼，垂下了眼睛。哥哥像是什么都没觉察那样对我一笑，“那就一起去，动作快点，不然来不及了。”我看了他一眼，不知道为何，觉得眼中似乎仍然充满了怨气。我爸爸从我们三个身后经过，露出了一副看热闹的笑容，然后跟我说：“南音，身山带钱了吗？”

于是我愤怒地跟着他们二人出了门，愤怒地一言不发上了电车，愤怒地找到了一个单人的位置，愤怒地看着他们俩并排坐在我的前面，愤怒地在电影院门口买了一桶大号的爆米花——自然是没有昭昭的份，我一个人紧紧地抱在怀里，再愤怒地坐在了哥哥和昭昭中间的位子上——只要在大家对号入座的时候存心挤过去就行了。后来，整个放映厅沉入了黑暗的水底。身后那排座位上有两个人还在若无其事地聊着天，这让我觉得即使船沉了也不是什么大事情。字幕像海火那样亮了起来，那周遭的黑暗让人觉得这些字幕是生命里此刻唯一值得盼望的东西。

我觉得我可以安静下来了。

我想起小的时候，哥哥学校里组织他们看电影，他就会带上我——反正在当时，我那种身高的小孩子是不要票的。可是没有票，我就只能和他挤在一个窄窄的座位里。放映厅里的灯光暗下来，我就会条件反射一般地抓住他的手。因为在家里，停电的时候，我总是这么做。也许是因为那时候我太小了吧，我是说我占据的空间太微不足道了，那个空旷的放映厅跟我们塞满家具的家到底是不同的，所以，放映厅的灯光熄灭的时候，我会觉得，是我的眼睛停电了。不过只要我转过头去，借着一点点高处传过来的微光，我就还能看见哥哥的脸，这让我相信，即使眼球停电了也不是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这对我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事情。

我再一次转过头，还是我习惯了的左边，时隔多年，他的脸庞依然在

那里。其实在我眼里，跟小的时候比起来，他的样子并没有改变。算了吧，我深呼吸了一下，把爆米花的大桶伸到了他面前。他笑了，悄声说："我不要，你自己慢慢吃吧。"

不知好歹。我坐正了身子，面前屏幕上开始放的是别的影片的片花，怎么能如此不知好歹，但是我想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对什么人愤怒下去了。"哥。"我听见我自己悄声说，"我怀疑，我觉得......苏远智其实还和端木芳在一起。我不知道该跟谁说，我也不知道......"他的手轻轻按在了我的肩膀上，他在我耳边，毋庸置疑地说："专心看电影，回头，我去揍他。""你听我说完——"我急急地想甩掉他磁铁一般温暖的手掌，"我只是怀疑，怀疑你懂么，我想跟他聊聊这个，但是又不愿意开口，我不是害怕他骗我我只是......"他再一次轻松地打断了我，"我懂，可他还是欠揍。"

我们要看的电影终于开始了——只是隆重的开场音乐而已，哥哥把嗓音压得更低，"你还不让我揍他的话，我们就要错过片头了。"

我轻轻地笑了出来，终于。

然后我不计前嫌地把爆米花桶伸到了我的右边，自然是昭昭的位置。倒是不出我所料，我的手悬空了半晌，也没有感觉到来自她那边的力量把这只桶微妙地向下压，也听不到爆米花在另外一个人手中被翻动的那种喜庆的声音。在我重新把爆米花狠狠地抱回来的时候，我看见昭昭坐在那里，低垂着头。她没办法伸手来拿爆米花，是因为她的双手都在紧紧地抱着头，她的胳膊肘像两只锥子那样深深地陷进腿上的肌肉里面，原来一个人的手也是可以有如此丰富的表情的。

"昭昭，你怎么了？"我胆战心惊地伸出手去，轻轻摇晃她的肩膀，完全不敢用力，似乎是害怕稍微一用力，她整个人就会火花四溅地在我眼前爆炸，"你哪里不舒服？"

她像是说梦话那样，用气息吐出两个模糊的音节，"头疼。"

"哥，"我求救一般地推了推左边，结果只推到了座椅的扶手，"我们得走了，现在马上去医院。"

"不要。"昭昭艰难地仰起脸，看着我，有一行眼泪映在银幕上那道光线里，"我只想看完这场电影。看完一场电影，都不行么？"

这句话，不是在跟我说吧？我知道不是的。她在跟她的疼痛说话，她在跟她的病说话，她在告诉那道从头顶照下来的光，她只想看完一场

电影。

## Chapter 09

还是昭昭

我床头的HelloKitty脑袋大大的，有身躯的两倍那么长，头重脚轻地栖息在两个枕头之间的缝隙里，粉红色的蝴蝶结像个伤员的绷带那样斜斜地扎在雪白的额头上。她稚拙地看着我，没轻没重地问：“郑南音，你怕死吗？”我对她笑笑，我知道这又是那种浅尝辄止的小睡眠，我可以强作镇定地不答理她，然后我就真的清醒了。满室灯光像是一盆橙汁，缓慢地淋下来，浇到了我的视线里。Kitty固执地维持着刚才的表情，一定是不打算承认她开口跟我说过话。

只不过十二点，是我自己看着书，就不小心打了个盹儿。外面一声门响，是哥哥回来了。自从昭昭住院以后，他每天都是这个时候回来，有时候更晚。昭昭的病到底怎样了？我每天都在想这件事，甚至是每个小时，但是我和哥哥心照不宣地不去聊这个。我们聊我上班的地方那些讨人嫌的同事，聊昭昭今天在医院里又闹了什么笑话，顺便在她不在场的情况下取笑她对那个陈医生莫名其妙的花痴，有时候话题扯远了也问问哥哥——下一次，他希望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女朋友。

只是，昭昭会死吗？

郑南音，你怕死吗？

你怕死吗？

苏远智，你怕死吗？——这是我曾经对他说过的话。如今，我们都不再提了。很早以前，还是哥哥跟我说的，有些事，如果我们都装作没发生过，那就是真的没发生过。

还是去年的春节前，在那个原本没有冬天，当时却莫名其妙下了雪的南方城市。在飞机上的时候我问自己：我在干什么？然后就问：我为什么？再然后，就问：我为什么要问自己在干什么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让这三个问题交替出现上，空姐广播飞机要降落的时候，才发现，我忘记了要回答。

来不及回答了，那么，就这么去吧。当你已经无法思考和追问的时候，就让行动成为唯一的意义，反正，日后漫长的岁月里，你有的是

时间去阐释它，去整理它，去把它当成历史来纪念，甚至是缅怀。真相一定早就面目全非了，说不定连“真相”自己都嗅不出当初的气味——那又怎么样呢，反正我爱自己。

满街熙熙攘攘的人们都在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这是远在天边的陌生城市吧？就是我们大家在高中毕业留言册上写的，“天各一方”那个词所指的另一边——值得庆幸的是，天空的样子还没变。这样我就没那么怕了。我知道心脏正在那里蓄势待发地颤动着，似乎我这个人的身体已经融化了，就剩下了那颗忠于节奏的心。其实我动身之前，一直都想给姐姐打个电话。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发现我是那么需要姐姐。我需要姐姐用她那种一贯的挑衅的语气跟我说：“要上战场喽。”可是那个时候，姐姐每天都把自己蜷缩在房间的角落里，执意要把自己和她的婴儿变成两件新房子里的家具。大伯的葬礼打垮了她，郑成功打垮了她，那个最终心照不宣地放任她离开的热带植物也打垮了她。

若不是见过了那个时候的姐姐，我想我不会来广州的。她让我发现“勇气”其实是朝露一般脆弱的东西，所以我一定要抓住它，就算是最终它只能被我自己捏碎在手心里。我不能就那么认输，哪怕我还是可以说服了自己平静地再去跟别人恋爱然后沉浸在幸福中终于可以笑着回忆当初的痛苦和眼泪自言自语地说感情这种事情没有对错没有输赢——也是认输。姐，你同意的吧？

他看着我。我知道他在极力地让自己看上去平静如初，这样很好。那间大学附近全是学生出没的小馆子对于我们来说，变成了一个搏击的场地。他说：“南音你怎么一个人跑这么远？你知不知道现在很危险？”我说：“你觉得我来干什么？我难道会是来祝你们永远幸福的么？我要你跟我一起回家。”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突然笑了笑。他说：“郑老师知道你来这儿么？——算了，我一会儿打给他……”

我说：“你敢。”

他说：“我有什么不敢？”

若是在平时，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把对白接上——我一定会哭的吧，眼泪并不是万能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确实可以让自己不要那么尴尬。可是，谁让雪灾把这城市变成了一个乱世呢？我就不要脸地扮演一次乱世佳人算了。我抓过来桌上一张干净的餐巾纸，对照着手边那张旅馆的信笺，把地址一笔一画地写在上面。“我的房号是703。”我慢慢地说，“你看见了，这个是房卡，703的意思就是，房间

在七楼。我现在回去等你，到十二点。过了十二点你要是还不来的话，我就打开窗子跳下去。你不信啊？”我笑了，“不信就不信吧。你可以打电话给我哥哥，但是又有什么意思呢？现在机场都封了，他就算是想要赶过来，怎么也得是明天晚上——还得是在火车正常的情况下，那时候，十二点早就过了，你就做做好事，不要让我哥哥十万火急地过来，只是替我收尸，好不好呢？”

晚上十点半，我想我应该把房间里的电视机打开。因为等他来的时候，他若看见了我呆坐在一片死寂里，我会很丢脸吧——我是说，如果他真来的话。

十点四十七分，我从背包里拿出来那本我随手装进去，原本打算在路上看的书——从中间打开，不小心瞟到左下角，是第一百零七页，我把它倒过来扣在枕头上面。这样可以表示，我在等待的期间，一直都有事情做。

十一点十二分，我把电视关上了，那里面的声音搅得我心烦意乱，还是安静一点的好。他不来就不来好了，我明天回家去——只是我该怎么买票呢？我走到窗子前面，打开它，夜风涌进来的时候像烫手那样迅速地把它关上了。隐隐约约映出来我对自己微笑的脸：才怪，谁会真的跳下去啊，当我那么傻。

十一点三十八分，我打电话给前台，我说我房间里的枕套不大干净，想要换一下。前台的人很客气地说，服务员马上会给我拿新的来——挂上电话的时候，我轻轻的深呼吸听起来格外清楚，像一根抖动着闪着亮光的蜘蛛丝。其实，我只是想在十二点之前听见敲门的声音。听见了，我便可以提着一颗心去开门，就算外面站着的果然是服务生，我至少可以有几秒钟的时间用来隐隐地欣喜。

十一点四十五分，服务生来过，又走了。

十一点五十六分，我一个人坐到了窗台上——不，当然不是……窗子是关着的，我根本就没打开。玻璃真凉呀。我开始后悔我刚才为什么要关上电视机呢，现在好了，我的心跳声是那么清晰。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郑南音，你自己的心脏怎么会嘲笑你呢。我把额头抵在了蜷曲的膝盖上面。外面在下雪。雪整整齐齐地落在地上，葬了自己。我记得小时候有一回我梦见一片整齐得没有一个脚印的雪地，天亮以后我告诉妈妈，妈妈说：这个梦可不大好啊。第二天，奶奶就死了。我开始幻想自己站在窗台上，背后是清澈的夜晚，我轻盈地张开手，像跳水冠军那样胸有成竹地纵身一跃，然后就笔直地坠下去，像根削尖了的铅笔，把地面上厚厚的白毯子砸出一个小洞，飞溅出来的雪沫如

花。也许我不会死吧。这场雪那么大，半个中国都被埋在了它下面，它说不定会温柔松软地托住我，让我相信绝望它只是一个去处而已，不会是末路。

十二点。我的手机屏幕上已经是四个看上去大惊小怪的“0”，可是手表的表盘上还差了两分钟。这是常有的事情。时间在这种需要精确刻度的时候总是不值得信任的。应该以电视上的时间为准吧。早知道刚才还是不关电视机了——还是算了，蜷缩得久了，我像是长在了窗台上，没有力气走过去了。

十二点十分，我突然觉得这样背靠着窗子的形象有点蠢。就算我仰下去了，也不可能是优美的。那种幻想里面美好纯净的死法也许只会属于姐姐那样的女孩子，不会是我的。也许我注定了只能以一种笨拙的姿态丢脸地下坠，我注定了一无所有——除了偶尔冒出来的不怕被羞辱和嘲弄的勇气。

十二点十五分，我挪回到床上去，用被子把自己裹成了一个蚕茧。我开始觉得有点冷了。我终于还是打开了电视机，按下遥控器的时候才发现手指僵硬。就让我在法制节目的声音里睡着吧。一个女人乱刀砍死了喝醉的老公然后企图溺死他们的小孩——现在我不会觉得电视机的声音让我坐立不安了，因为我有的是时间。这漫长的一夜过去之后，我一觉醒来——或许会在睡梦中，不知情的状况下流一些眼泪，明天就是下辈子。

敲门声响起来的时候，我怔怔地盯着门注视了几秒，我又浪费了几秒说服自己也许是服务生尽管我知道那不大可能，我站起来去开门的时候腿在发抖——我忘记了看一眼那一刻的准确时间，所以我说了，时间是不可靠的。他的脸撞到了我的眼睛里来，我冲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你迟到了。我没死。你输了。

他说：有意思吗？

我说：有意思。

他用力地推了我一把，我倒退了好几步，险些撞到床脚。他逼近我，抓着我的肩膀说：你去死啊。你不是豁得出去么？那你就去死啊……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想着他是不是真的要打开窗子把我丢出去了。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抱住了我，他咬牙切齿的声音像是在诅咒：“你够狠。”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神其实是仁慈的，他看出来我是真的在赌，所

以允许我赢。眼泪涌了上来，我谦卑地跟神保证这种恩典我不会滥用的。我当然知道他不会相信我真的能在十二点的时候跳下去——但是他会犹豫，他会害怕万一，他心里还是有不忍，我赌的就是那点负罪感。他一定只是想来看我一眼，一定跟自己说他只是想劝我别做蠢事快点回家——我的嘴唇缓缓地在他脖颈上滑行，它在装糊涂，似乎认真地以为它想要寻找的另一张嘴唇长在那里。他叹息着，回应了我，接吻的时候我几乎能够听到，他的心裂了一道缝隙。

我相信，赴约之前，他隐隐觉得也许从今晚以后，他再不会回到端木芳那里了——但在此时此刻之前，他还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我问他：你还爱我吗？

他眼睛里闪过一丝我从未见过的痛苦，我几乎要因为这陌生的眼神重温最初那种单纯的怦然心动。他说："爱。"那个字像是一滴鲜红的血一样落下来。我知道，我们终于属于彼此了。有种厚重难言的东西把我们捆绑在了一起，所以我没有问他是否还爱着端木芳。赶尽杀绝是不好的。

其实，上个周末，我们曾经的一个高中同学跟我聊MSN的时候提起过，端木芳最近常跟他抱怨，她和苏远智总在吵架，她知道他们的感情出了问题却又不知出在哪里。所以我就临时决定帮她诊断一下了。我其实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勇敢，我只不过是抓住了一个我认为对的机会。

现在，当我注视着日渐消瘦的昭昭，那个晚上会在我脑子里回放着。有一种说不出的愧疚总在折磨我。因为看着昭昭凝视着窗外树叶的神情，我才知道，生死是一件如此严重的事情。至少，"死"是件有尊严的事情，无论如何，我当初都不该用它来要挟苏远智，那不公平。这种温柔像若隐若现的音乐声那样回荡在我心里，它来临的时候我会突然觉得我应该对苏远智更好一点。

就这样，直到暑假结束，我们都很好，甚至没有为了什么细小的事情争执过。我们是曾经向彼此低过头的人啊。只不过有时候，我们自己忘记了。

"跟我一起去看看昭昭吧。"我跟他说，"我原本每隔两三天就会过去陪她吃顿饭的。现在她住院了，我就只能带一点她喜欢吃的东西进去，有时候还得躲着护士，一边替她望风，一边看着她吃完。很好玩的。"

“学会照顾人了。”他笑着在我脑门上弹一下。

有两个不认识的人坐在昭昭的病床前面。他们三个人都互相不讲话。是个奇怪的场景——因为两个都是男人，一个年长些，可能四十多岁——谁看得准中年男人的年龄呢，反正我觉得他们都差不多；另一个年轻些，可能比我大几岁吧——好吧我其实也经常看不准年轻人的年纪。总之，这两个人坐在那里，都不讲话。昭昭的眼睛漠然地盯着那二人之间的空气中一个恰到好处的点。我们进去的时候，听见的最后一句话是那个中年人讲的，“我帮你在医院又交了一笔押金——不是公司的钱，公司的帐现在一塌糊涂，人人都来逼债，没有钱了，我拿的都是自己的。你正在难处，我今后也不用你还……我在你爸爸这里做了这么多年，这点忙也该帮。不过我也有我的难处，你接下来治病、上学都需要钱，我尽快吧——我去想想办法，跟那几个股东说说，他们这样不管你也不像话……你家在龙城不是有亲戚么？他们能不能照顾你？”

昭昭不说话。眼光轻微地躲闪着，像是小心翼翼地寻找到了一个干净的落脚的空地——那两人的脸是一左一右的两个泥水坑。

那人叹了口气，“也对。这种时候，人家躲都来不及。你爸爸得罪过的人如今都抖起来了，在永川，现在真的是墙倒众人推。不过有件事情应该算是好的，我们也找了点关系，你们家在龙城的那间房子应该可以还给你们，你耐心点，再等几个月。”

昭昭眼睛一亮，得救似的说：“南音姐。”

那两人也如释重负地站起身告辞了，一切都顺水推舟。其实我很想问问他们，他们说的“几个月”究竟是多久。三个月也算几个月，九个月也是几个月。可是对昭昭来讲，这就是不一样的。我问过她们病房的护士长——那是个温柔漂亮的姐姐，她说昭昭现在的状况其实是，她原先的慢性病已经转成了急性的——可能我表达不准确，总之，就是很危险的意思——按照现在的情形，很多突发状况都有可能。至于“突发状况”指的是什么，我也不愿仔细想了。每当我把手伸进背包里，偷偷地摸一摸我藏在那儿的冰淇淋盒子，想象着昭昭淘气地舔掉唇边那抹奶油的样子，我就觉得，“突发状况”也可以包括她偷吃冰淇淋吃坏了肚子，会给治疗造成些障碍——说不定真的仅此而已呢，也不能全听医生护士的。苏远智非常无奈地摇头道：“南音，你不能不相信科学。”

但科学总是在危言耸听——不对么？科学一直告诉人们世界完全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但是又不肯对我们说哪怕一句“其实不用害怕的”。

后来，我的意思是说，很后来——当沧海桑田真的在我眼前发生过之后的后来，我常常会想起2009年的那些夏末的夜晚。昭昭的眼睛就像萤火虫。想起它们，我就有种冲动，想说一句“从前呀——”用来当做回忆往事的开头。

也不知是不是在医院待久了，医院里面那种不由分说的白色就渐渐地侵袭了她。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倔犟地盯着我，那张脸明明是小麦色的。现在不同了。

“郑老师，”有一天她问哥哥，“你觉得，我爸爸的案子会怎么判呢？”

“这个，真的说不好。”哥哥真是从来都不撒谎的。

“爸爸会死吗？”她平静地笑笑，像是一个小孩子想要隐藏一张考坏了的试卷。

“这个应该不至于的。”哥哥也笑着摇摇头，好像她的问题是，“晚上会下暴雨吗？”我想，也许哥哥是故意的。他不知该用什么方式来安慰昭昭，于是他选择了平淡地对待她所有的恐惧——敢承认的，和不敢承认的。

“昭昭，”我在旁边插嘴道，“你为什么喜欢陈医生啊？”我一边说，一边仔细地把切好的苹果瓣摆成一朵整齐的花——是我自己乐在其中，我总是能在这些无聊的小事情上找到快乐的。

她故作凶恶地瞪了我一眼。

“你说嘛，你告诉我他什么地方好，也启发我一下啊。”我打趣她，“因为我实在看不出那人好在哪里，长得又不帅，又总是一副很屌的德行。”

“不许你这么说！”她果然气急败坏了，“他是个了不起的人。”

“哪里了不起嘛。”我笑着欣赏她中计的模样。哥哥在一旁悠闲地伸了个懒腰，表示女孩子之间的争端他不参与。

“他救过我，还有……跟你说不清楚，说了你也不懂。”她咬了咬嘴唇，像是不计后果那样追加了一句，“以为谁都像你啊，只喜欢长得好看的人，那么肤浅。”

“你深刻！”我冲她嚷起来，我们已经有那么久没有这样互相斗嘴了。

就是在次日黄昏，昭昭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她在里面待了48小时。但是，在最初，我们谁都不知道那场刑罚48小时就可以结束。我并没有跟哥哥——不，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我心里在想什么。我没法解释那种偶尔幽静地滋生的期盼是为什么。没有办法，我只能艰难而不情愿地承认那就是期盼，我没有期盼昭昭死掉，我只是期盼结局能快一点来临。没有多少人的生命是一场精彩的球赛吧，到了末尾处，观众和场上的球员都已不约而同地意兴阑珊，只等着哨声吹响了。也许有的人的生命可以的精彩纷呈地变成众人记忆中、时间荒原上的纪念碑。但，那真的不是我们能说了算的事情。

在第30个小时的时候，我把苏远智送上了回学校的火车。八月就要结束，早已立了秋。我在站台上死命地拥抱他，他在我耳边说："我很快就会回来了，国庆节而已。"一种不知从哪里来的恐惧和离别的缠绵狠狠地纠缠在了一起，我紧紧抓着他的胳膊，就像是那个怎么也舍不得离开地球的夏天。

从火车站回来，我就径直去了医院。我知道，哥哥一直在那里。

我看到他一个人坐在走廊的另一端，凝视着自己的双手，也许还有供双手停泊的膝盖。原先我其实并不知道，为何对他而言，昭昭那么重要，现在，我不去问了。我知道他总是希望凭一己之力，让他在乎的人觉得这个世界还没那么糟糕。他一直都是这样对我的。只是，昭昭不是我，昭昭完全不懂得配合他——准确地讲，无法配合他的，是昭昭的命运。可我知道怎么配合他，比如说，我从没有跟他提过我去广州那几天发生的所有事，我觉得我可以和姐姐聊，但是我不能跟他聊。因为——那样的南音会给他造成困扰，在他眼里，南音是那样单纯和美好，以至于所有的缺点都可以当成优点那样去欣赏。他也许不知道，我也一直在恪守着这个默契。

每到这种时候我就觉得，他只有我。可是我又会觉得，有我还不够吗？

陈医生的白袍出现在那一排蓝色的塑料椅子之间。不知为何，他在哥哥的对面坐下了。

"她这次挺过去了。"陈医生说，"再过一会儿，就可以送回普通病房。"

"您无论如何都得救她。"哥哥说。

陈医生轻轻地点了点头，"我会。"

“这孩子的爸爸已经要进监狱了，无论如何，请您治好她。”哥哥的声音听上去平稳而没有起伏，所有的热切都像是弹力十足的口香糖那样，粘在字里行间。

可是陈医生却无动于衷，他非常礼貌地笑笑，“每个病人都是一样的，我都会尽全力。”

哥哥略微抬起眼睛，用力地看着他的脸，“可是她至少需要活到她爸爸的判决下来那天，他们得再见一面。”

陈医生站起身，两手随意地放在白衣的兜里——他穿白衣的样子比着便装的时候看上去笃定很多——他说：“我不过是个医生，您不过是个老师，咱们谁也不是圣诞老人。”

说完，他就转身走了，色泽略微黯淡的墙上突然奇迹般地张开一张没有牙齿的嘴——因为门和墙是一模一样的颜色，他走进了那张苍白无力的大嘴里面。哥哥依旧坐在那里，维持着略微仰着头的姿势。

这个可恶的家伙他怎么不去死呢。其实我知道他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只是，我恨他那种挑衅一般的从容。他有什么权力把别人的期待像球一样击出去，只因为他有能力救人的性命，而我们没有？

我终于坐在了哥哥旁边。我想要假装我完全没有听到刚才的对白，可是我随后发现，哥哥完全不在意我听到没有，准确地说，他没有在意我已经来到了他身边。我叹了口气，把我的手心缓缓地覆盖在他青筋微露的手背上。

“哥，你这段日子瘦了。”我说。

他侧过脸来看了我一眼，像是叹气那样笑了笑，说：“没有。”

昭昭醒来的时候，是第二天的深夜。她睁开眼睛以后，第一句话是：“陈医生呢？”

不知道在沉睡的鬼门关那里发生过什么，总之，她的脸看上去就像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有种什么强大的东西漂洗过了她，在它面前，她毫无障碍地袒露了自己所有的稚气。

哥哥对她笑了，哥哥慢慢地说出来四个让我都深感意外的字，“生日快乐。”

“昭昭你十八岁了呢！”我跟着欢呼起来。她诧异地望着哥哥，害羞地

垂下睫毛，她垂下眼睛的样子总能让我心里一阵凄凉。

“有礼物给你。”哥哥说着拿出来他的手机，开始在通讯录里面翻找，拨号的同时，按下了“扬声器”。电话接通的长音单调地响彻了房间，信号可能不大好吧，带着一点“沙沙”的杂质，像是某种为了活着而活着的昆虫。

“喂？昭昭？”电话那头的声音重重地撞击了一下我的胸口，连我的耳朵里面都在轻微震颤着它的余音，那个声音停顿了一会儿，似乎也有点不好意思，“昭昭，生日快乐，你要加油，把病治好。”

是那个曾经说要杀她的陌生人。李渊。

昭昭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似乎不知道该拿掌心里那个手机怎么办了。哥哥的手按在她的肩膀上，胸有成竹。“昭昭，就这样吧。”李渊的声音也不似刚刚那么生硬了，“你不用跟我讲话，我就是想跟你说，你得相信自己，你很快就会出院了。”

他就这样，突兀地挂了机。哥哥看着我，满脸得意之色，“其实我跟这个家伙一直都有联系。我好不容易才说动他。”

昭昭突然丢掉了手机，像只小动物那样钻到了哥哥怀里。她的声音似乎全都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憋在了喉咙里面，她倔犟地说：“这人真没出息……不是想杀我吗？放马过来呀，我又不怕……”就在哥哥的手掌像雨点那样轻轻地在她脊背上着陆的瞬间，她哭了。

昭昭的眼泪迎接了九月的来临，零点报时的提示声恰好响起来。那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昭昭的生日究竟是8月31号，还是9月1号呢？因为哥哥给他送礼物的时候，恰好是两个日子就要交接的时候呀。我甩甩头，觉得面对此情此景，我还在想这个，真是无聊。

可是第二天黄昏，当我重新回去医院的时候，昭昭已经不见了。

雪白的床铺叠得整整齐齐，就像一场梦中倏忽而降的大雪，掩盖了所有昭昭的气息。护士告诉我，她出院了。我说这怎么可能，她刚刚才被抢救过。那个护士淡淡地说：“对啊，她前两天住ICU，押金全都用完了。我们给她在龙城的亲戚打电话，要他们来交钱，结果来了一个人，给她办了出院手续，刚走没多久吧。”

“她怎么可以出院嘛！”我想是耍赖那样对这个没有表情的女人喊了起来，“你明明知道她不能出院的！你直接杀了她算了！”

她用一种“见怪不怪”的眼神看着我，“我有什么权利决定病人出院不出院？是她家的人说不治了，主治医生也签了字……”

我听不下去了，转身跑出了病房，在门口撞到了那个我最喜欢的护士长，我犹豫了一下，又跑了回去，不容分说地抢过来她手里的一个笔记本，写下了我的电话，“对不起，要是昭昭又回来了，我是说，万一您又看到她了，给我打电话，谢谢您，拜托啦。”然后我又开始奔跑，因为我害怕听到她拒绝我。

我需要穿过半个城市，才能到达她之前借住的，江薏姐的家。黄昏让我胆怯。要是她不在这里怎么办呢？鬼知道她的亲戚把她带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到底要不要给哥哥打电话呢？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哥哥在学校里一定很忙的……实在找不到的时候再说吧，总不能什么都依靠哥哥。郑南音我命令你冷静一点，你听见没有你给我冷静一点，你再这样像个强盗一样砸门邻居该报警了，你就算是把门拆下来她不在就是不在啊……

门突然打开的时候我像个丢人的木偶那样一头栽进了屋里，几乎半跪在地上，像是给昭昭请安，恼羞成怒地盯着她，“谁叫你出院的，你有没有脑子啊，你这样会把我哥哥急死的你为什么一点都不懂事呢？你家的亲戚没有人性你以为谁都像他们一样啊，哥哥今天就去学校里帮你想办法了！学校有救助困难学生的基金的一定可以弄到一点钱。你现在给我滚回医院去你听到没有啊……”

她安静地打断了我，“我用不着学校，没有人会帮我的。”

她整张脸都洋溢着一种干净的，温度很低的凄迷。真奇怪，此时此刻的她比平时的任何时候都像个女孩子。她穿了一件领口很大的白色裙子，短短的裙摆像是层层叠叠的香草圣代。她的短发长长了些，有点蓬松地遮挡住了她的额头。她居然涂了口红——我认识这个颜色，这口红是她在我们家住的时候，我送给她的。

客厅深处半开着的房门边匆匆闪过了一个人影。我希望我没看清楚那是谁，但是，我就是看见了。

她由衷地对我笑着，她说：“南音姐，你走吧，我真的约了人，我有事情。”

我不相信。

幕间休息3

陈宇呈医生03

高贵的人打得赢自己的欲望，无论那欲望有多么高级。陈星宇医生一直相信这个。他当然不符合这个标准，只不过，他认为自己不像大多数人那么热衷于自圆其说。不过吧，还是要宽容些，人类本来就是在一边做婊子一边立牌坊的过程里慢慢建立文明的。

凌晨五点，家乡的弟弟发来了短信，短短的一句话："奶奶死了，刚才，走得很安祥，没有痛苦。"——那短信里自然是有一个错别字，弟弟把"安详"打成了"安祥"，他讨厌这样的错误，他觉得宣布死亡的短信都要写错字，十分低级——准确地说，居然在这种时候都不肯遮掩一下自己的低级。在他眼里，弟弟一直都是那么低级的人，尽管他们其实感情深厚。

所以他六点半就抵达了医院，这个钟点，找个好车位就不难。他需要提早安排一些事情，然后等大家都来上班之后再去请假回去奔丧，一天的假就够了，加上首尾的两夜，他刚好能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诊之前赶回来。他沿着斜坡走上来，发现地库平时的出口还没有开，于是只好从一个肮脏角落绕行，那里有一个踹一脚就自动敞开的铁栅栏，每根铁条都裹满了脏得可疑的锈渣。于是他就撞到了那群早起锻炼的老人。这栅栏开出来的们，通向和医院一墙之隔的专家宿舍区，也就是说，这群老人都曾为这间医院工作过半个世纪。

他们对擦肩而过的他视而不见，成群结队地，一边甩手，一边沿着小径侧着走——据说是为了锻炼小脑吧，不过这让他们看上去像一群邪教徒。他们中过半的人已经忘记了毕生的知识和经验；忘记了他们在某些荒诞的年代里需要抵上前程甚至生命去保护的科学；忘记了那些俄文翻译过来，原著者是苏联人的厚厚的故纸堆；忘记了他们曾经一遍一遍跟病人重复的话——他们如今只知道打听，传播，共享，并笃信任何一个可以让他们活得更长的食谱或者偏方。行医一生，尚且如此。在陈星宇医生更年轻的时候，他也曾恐慌地想过这是否就是他此生的尽头。现在，他却只在心里微微一笑：这个国家的人民快要疯了，如此锲而不舍，孜孜以求，只是为了活得更久——所有对"尊严"略有渴望和要求的人都会被视为"不知死活"，然后被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地淹没、

他偶尔也觉得寂寞。当他在心里像此刻那样微微一笑的时候，他也希望脑子里能浮现一张脸孔，可以跟他相视一笑。其实——那张脸孔或许是天杨的，但是他没有往深里想。

因为他想起了奶奶。她九十三岁，所以，“安祥”地离去是幸福的。

童年时曾有那么一个傍晚，母亲出差了，父亲单位里有事情走不开，因此，他只能去奶奶家里写作业。他故意放慢了做功课的速度——功课从来没难住过他，能难倒他的总是时间。童年里，岁月漫长地令人恐惧，他不知道这些时间究竟什么时候才能过完。只有过完了，他才能长大。奶奶看到他已经开始对着文具盒出神，就跟他说：“过来吧，和我一起祷告。”

奶奶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其实除了她自己的名字，奶奶基本上只认得三个字，就是“毛泽东”——所以，她究竟是怎么背下来这些听上去绕口的主祷文的呢？上帝难道也像他的小学老师那样，谁背不会主祷文就要留在教堂里罚抄50遍么？行不通的，奶奶不会写那么多的字。他只好闭上眼睛，在心里跟那个或许比他的老师要好脾气的上帝说：“请你让我爸爸快点来接我回家。”——但是父亲终究没有来。那晚他甚至不得不留宿在奶奶那里。

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奶奶跟人聊天只有两个话题：第一，要信基督；第二。我的儿媳妇是一个坏人。这个饶舌、刻薄、没什么同情心的奶奶唯一的可爱之处，就是——她是真的不怎么怕死，病入膏肓也泰然处之。所以，他是在过了三十岁以后才开始真正尊敬她。尤其是当他越来越了解自己，发现自己尖刻和寡情的一面跟奶奶非常神似的时候，他就希望，他也能遗传到她沉淀在骨头里的，那一点点由衷的骄傲。

愿她安息。

昭昭站在楼群之间，喷泉的旁边。她白底蓝条的病号服下面，穿了一双鲜红的球鞋。她突然一跃而起，然后就踩在了喷泉池的边缘上，又闪电般地跳了回去，落地的时候几乎没有声音。如此这般反复了好几次，那道大理石画出来的冷硬的线一直无动于衷，红鞋却也毫不在意。似乎是这样的清晨太过沉寂，只剩下了女孩和时间两个人相处。所以她只好想想办法，跟重力做个游戏。

他本想和她擦肩而过，可是女孩扬起脸，凝神静气地注视着他走过来。看着她突然间羞涩起来的面孔，他不由自主地对她点了点头。女孩说：“我今天醒得特别早，我在等着七点。”应该是看到了他眼里很茫然，她补充道：“这个喷泉，一般是七点开始喷水的。”她笑了，“住在这儿这些天，要是我醒得早，我就喜欢等着它喷水。今天，我醒得

有点太早了，病房里好无聊，我就下来等它。”

他也笑笑：“等吧。”然后他终于可以经过她，他感觉到女孩的眼睛专注地凝在他的背影上面，是热的。他其实知道，他在这孩子心里是有分量的。他也知道，那种期盼是一个女人对男人的期盼。她心里盛满了因为青春期和绝境激发的柔情和欲望，然后他就不幸地被选作了载体。她和一般女孩子到底不同些，她骨头里有比她们更多的凄楚——因为病，也因为倔犟。所以她的伤心倒也不会像她们的那般廉价。每一次带着学生查病，他都需要对她的眼睛视而不见。言语间，她总会提起当年。“那个时候您给我的药，现在还要吃吗？”“您在我笑的时候就这么说，为什么到现在还是这样呢？不是说，医学发展得很快吗？”……她以为因为五年前他们就已相识，他就理所当然地应该另眼看待她。也不仅是她吧，人们都会犯这种错，自以为自己在别人眼中是不同的——如果她是那些就连情感都粗制滥造的人，倒也罢了，可她不是。

有时他心里也会暗暗地想：孩子，你为什么不去喜欢你那个倒霉的老师？他才是最理想的，陪你演对手戏的人——还是太年轻，经验不足，所以选角失误了。

他知道她眼下处境艰难。用不着听护士们嚼舌头，就凭她这次住院以后她爸爸从未出现，便能判断出异状。当然了，那些护士们充满热情的讨论更加从各个侧面丰富了他的信息量：那起前段时间也算是公共话题的爆炸案，那个自身难保的父亲，那群冷漠或者说冷酷的亲戚，还有，那个善良得如同传奇的郑老师。就像是一支烂得令人叹为观止的球队却拥有一个布冯那种水准的守门员——“郑老师”就在女人们口口相传且无限夸大的世态炎凉里，被深化成一个悲壮的形象。

无数次，在傍晚的时候，经过病房，他看到郑老师随意地坐在女孩面前的椅子上，整个身体已经自如得像是医院的常住人口。他们俩并不总是在交谈，很多时候，女孩坐在床上发呆，注视着吊瓶，液体一点点从藤蔓一样的管子里流进她的血管，于是她确信自己是活着的。郑老师就坐在对面，经常是在看书，从书页翻动的速度和书本打开时候左右两边的厚度差可以看出，他是真的在气定神闲地阅读。偶尔，他会抬起头问女孩：“喝水么？”甚至是突如其来地问一句：“你知不知道奥本海默？”——或许那是他正在阅读是内容。他的微笑里有种力道——此时此刻，他分明知道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他知道女孩需要他。

他对这个老师有种天然的反感。因为他天生不相信那些好得离谱的人，他总觉得他们散发着可以的气息。也不是可疑吧，是不真实。郑

老师简直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标准化的例子。他非常随和，不到两周的时间里他能够叫得上来病房里所有护士的名字——也许这是班主任的工作强迫他拥有的特长，可是这分明就会让那些女孩子们觉得，自己是被重视的。看见郑老师，她们各个都会给出来最诚恳的笑容，她们对他的热情无形中就带到了昭昭身上，即使是郑老师不在场的时候，昭昭也能得到一些特别的照顾——不用多么特别，换吊瓶的时候，动作轻柔些，再顺便聊上几句，这对于一个病人就会产生不一样的影响。病房里其他小患者的家长也由衷地尊重他，他们愿意跟他聊聊在教育自己孩子时候遇上的问题——说真的他不明白，对于这些父母来说，除了死神，还有什么更大的问题。他相信，郑老师在漫长的人生中，对此已经驾轻就熟：令自己的善意为核心，不管走到哪儿，让善意像蜘蛛一样吐丝，静静地，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黏着谁就算谁，然后突然之间，就结成了一张精妙、整齐、自有其规律的内在网。那个小世界就这样围着他转了起来。巧妙地攫取着每个人身上那么少一点点光明的力量。这是他的本事。

但是那些被他收编在内的人不会意识得到，这个世界是个假象。如郑老师这样的人，也不会意识得到，这张网对于旁人来说，同样是一种不公平。如果说这个地球上，残酷和温暖的比例是9:1，那么当一个人竭尽全力，想要把那残存的百分之十集中起来给他身边的人，这无形中会搅乱别的地方残酷和温暖的资源配置，就是这个一个简单的道理。

郑老师不知道，他不在的时候，那女孩的眼神才会恢复到往日去，恢复到她童年时那种锃亮的水果刀的光芒。其实这孩子原本就是陈宇城医生的同盟，但是她毕竟幼小，她抵御不了郑老师的力量，她不知道她在服从着郑老师背叛原本的自己。

她一个人静静地抱着膝盖，坐在病房的走廊上。他看着她，想起她小时候，也曾以一模一样的姿势跟表情，坐在敞开的窗子旁边。他甚至不想去打扰她，她需要这种时刻，和自己静静地待一会儿。暂时逃离那个谦逊而强大的独裁者的光芒，像童年时一样呼吸。可是她把脸静静地转了过来，她脆弱地笑了一下，她说："陈医生，我现在为什么觉得越来越累呢？"

他走到她身边坐下。是因为她身体里的那些坏血，它们已经流不动了。她的脸庞、她的嘴唇、她蜷缩成一团的身体都那么年轻，可是她的血管里住着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他当然不能这么回答她，他知道她问这问题只是在表达恐惧，并不是期待人回答。她也知道，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像她的郑老师那样，对她笃定地说："别怕。"她有时候需要这个，有时候不需要。

她说："他们说，你昨天请假了，你去干什么？"

他答得无比自然："回家。奔丧。我奶奶死了。"

"哦——"她拖长的尾音细细地颤抖，"她多大岁数？"

"九十三岁。"他一边说，一遍重新别紧了白衣兜上的签字笔。

她轻轻地笑了笑："那你应该……没有那么难过吧？"

他想了想，很诚实地说："比我当初想象的要难过一点儿。不过，还好。"

她似乎是更加发力地，又抱紧了自己："活到九十三岁，好不好？"

他知道，她其实想问："活到九十三岁才死，和活到十八岁就死，到底相差多少？"

他说："我怎么知道，头七的时候我回去上柱香，帮你问问我奶奶吧。"

她笑了起来，那笑容灿烂得就连她的下巴下面的膝盖似乎都跟着荡漾了起来，"好啊，帮我问问吧。或者，到时候，我自己问她。"短暂的静默过后，她清亮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她说："陈医生，你可以把你的电话给我吗？"

他说："可以。"

次日，他参加过会诊的病人住进了病房，在昭昭隔壁的那间。那孩子的状况很复杂，他们一时间也无从确诊。他被这个病例搞得心力交瘁。每当碰到无从确诊的状况，他都会莫名焦躁。天杨在午餐的时候淡淡地取笑他："你强迫症又犯了吧？"他没讲话，甚至没有像平时那样回复一个微笑给他。叹了口气，把面前那个几乎没动过的餐盒盖好，用力地让筷子准确地戳破盒盖。

如果能确诊出患者已无可救药，那他就是见证者这个患者的沉沦；如果连确诊都不能做到，那就是和患者一起沉沦。他不大能接受这样的自己。他不管黄昏已经降临，他也知道他的学生里面有人已经将近48小时没有睡觉，他把他们召集起来，把资料派发下去，对他们说："明天上班之前，谁能给我一个有用的想法，真的帮这个患者确诊——不管你们是在等实习鉴定，还是在等着我的课的分数，我都给最好的。"

“陈老师，如果我回去问我爸爸，算不算作弊？”这个问话的女孩的父亲曾经是叶主任的同窗，劲敌，眼中钉，在他彻底放弃医生这个职业之前，在整个华北的血液科里，都是个仿佛镀过金的名字。他摇摇头，简短地说：“不算。”“陈大夫……我今晚值夜班……”讲话的是一个修读在职硕士学位的住院医生。他笑笑，看着他：“那不是正好么？你随时都可以查所有你需要的资料。”

他是在办公室过的夜。闹钟没能吵醒他，他以为外面不过曙光微露，其实查房马上就要开始了。他微微转了个身，高度不合适的沙发靠垫在考验他的颈椎。他模糊地想：今天又什么特别的吗？似乎是星期五，是星期五吗？他艰难地坐起来，四处寻找手机，却没有找到，算了，是不是星期五，等下可以问问天杨。

一个护士破门而入：“陈大夫，昭昭突然昏迷了，心率是——”

他喜欢类似的时刻，那种醍醐灌顶一般降临的冷静和清醒，仿佛有一只手为他的大脑里撒了一把冰块，让冰凉的警觉一直沿着他的脊柱蔓延下去。

那女孩在重症监护室里待了48小时。他知道，照这种情况，无法控制的内出血几乎是必然的结局。郑老师坐在ICU的外面，从早晨，直至黄昏。黄昏的时候他缓慢地站起来，没有表情，他并没有立刻转身行走，他知识站在那儿，站在窗外的夕照的前面。似乎是在等待鸟雀落在他肩膀上。他不知道郑老师是什么时候离去的，他只知道，第二天的清晨，他又来了。一时冲动之下，他简直想过去和这个人聊聊天，他想知道，这个人是对所有的学生都会如此，还是昭昭是特别的例子。

他也想知道，当一个人可以如此倾其所有地对别人好，那是否表明，他已经不属于珍惜自己了。

又一个黄昏降临，他终于有了一点空闲的时间，坐到了郑老师的对面。他说：“她这次挺过去了。再过一会儿，就可以送回普通病房。”

那人说话的时候，盯牢了别人的眼睛：“您无论如何都得救她。”

他静静地，有力地回望回去，他像告诉他不是每个人都吃那一套，他点头道：“我会。”

郑老师的整个脸庞都散发着试图给人启蒙的讯息：“这孩子的爸爸已经要进监狱了，无论如何，请您治好她。”

他知道自己面露微笑，和上了他内心深处的冷笑声，原来这个大家公认的好人并没有什么不同——郑老师他自己一定意识不到的，他此刻要求的东西无非是“特权”，跟旁人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他只是淡淡地说：“每个病人都是一样的，我都会尽全力。”——说完这句，他饶有兴趣地想，有的人听完这句话，会觉得潜台词是在要红包，只是不知道这老师会如何反应。

郑老师依然不为所动：“可是她至少需要活到她把爸爸的判决下来那天，他们得再见一面。”坦白地讲，他的强调并不让人讨厌，相反的，诚恳而且令人信服。可是——他在心里问：你需要别人回答什么呢？你只是需要别人此刻虚情假意地适应你营造出来的煽情氛围，然后像那些骗小女孩的日本电视剧一样，用力地点头说好么？你究竟是在为你的学生尽力，还是只需要走一个无比投入的过场，好让你自己内心平静？

如果我按照你希望的方式配合过你，等她死了，这样的死亡是不是更合你的胃口？

这世界原本就是草菅人命的。比这个更糟糕的是，人们不愿意承认真相。

他站起身，慢慢地说：“我不过是个医生，您不过是个老师，咱们谁也不是圣诞老人。”

那天晚上，其实昭昭苏醒的时候，他就站在病房的门口。他远远地看到了女孩漆黑的眼睛。他听见她犹疑地问：“陈医生呢？”——别人不会懂得，当女孩在两个世界间挣扎撕扯的时候，他们之间共同分享过什么。

就在他想要走上去，跟这个了不起的小姑娘打个招呼的时候，他听见了郑老师含着笑的温暖的声音：“昭昭，生日快乐。”然后就是恶俗程度堪比春晚的戏码，欢呼，惊诧，温馨洋溢，一个特别的生日礼物——所有这些，换来女孩向这个世界投降的眼泪。

他退回了阴影处。这场景只会令他想起童年时候的奶奶，对他说：“过来吧，跟我一起祷告。”奶奶已经不在了，奶奶真的无处不在。

在她的出院手续上签字的时候，他庆幸自己没有跟女孩照面。事实上，这是他早就已预料到的结果。当护士说因为她的住院押金已经用完，必须通知她的亲戚来续交的时候，他就知道那些亲戚一定会派出

其中一个来，为她办理出院手续。他见过太多类似的事情。

那天是9月1号，开学的日子。所以郑老师没有出现。

他好不容易可以在傍晚六点的时候下班。他的确想不起来，上一次和满城的人一样在傍晚归家是什么时候。有可能是一个半月以前，有可能更久。站在医院的楼下，他满心愉快地深深地呼吸着下班的空气。有个念头毫无防备地闯进他的脑子里：真遗憾，天杨今天有夜班。他问自己，如果下一次，遇到两个人都能在傍晚时候下班，要不要顺便邀请她一起吃个晚饭？八年了，他几乎没在医院之外的地方跟她碰过面。随机他有又苦笑着对自己摇摇头，谁知到要等多久，才能碰到两人都在六点下班？

一条短信进来了，内容跟那个孩子平日里说话的语气有种微妙的吻合："陈医生，我现在能见见你吗？我住在……（下面是她的地址）我等着你，谢谢。昭昭。"

他盯着手机犹豫了很久。夜幕降临时，他抵达短信上面说的地址，不知为何，他把车停在了离那个小区有一段距离的地方。

女号站在空得荒凉的客厅里迎接他。她穿了一条非常像是女孩的裙子。白色的，很短，裙摆分了好几层。她修长的腿直接地袒露着。只可惜，她皮肤偏黑，所以这条裙子让她看上去像只鹭鸶。他尽量让自己不要去看她的胸口——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开得很低的领口暴露出那里的一片平坦。可是正是因为这平坦，让他莫名地辛酸。这个夏天她的头发长长了些，蓬松地垂在耳朵边，有几缕覆住她的额头，更是让人只会注意她的大眼睛。

女孩笑了，唇红齿白的笑："你来了。"

他安静地说："是，我来了。"

女孩说："我快死了，是吧？"

他没有回答。

女孩翩然转过了身，她不知道，正是她身上那种不知何时会爆发的轻盈令人觉得，她似乎永远也不可能变成女人。她转过脸，清亮地说："跟我来嘛，有好东西给你看。我都快死了，不会骗你的。"

那间公寓不大，走上几步就到了卧室的门边。

女孩说：“进来呀。”

他只是摇头。

她径自走了进去，走到窗边。窗子上笼着一层薄薄的淡黄色的纱帘，她用力一拉，外边那层紫灰色的窗帘也阖住了，像幕布一样。然后她轻轻地打开了台灯。他伫立在门口，死守着门框的那道界限，似乎那是划分观众席和舞台的标志一般。似乎他只要站在这里，房间里面发生的一切就和他无关，他只需要看着就好。

她一个人演出。

她俏皮地略微把脸一侧，睫毛的阴影就挪了过来，轻快地拉开了从左边腋窝以下，到腰部的拉链。然后蹙着眉头，像是不耐烦地挣脱了一下。那条裙子就像被撕破的粉蝶的翅膀那样离开了她的身体。他从没有见过那样纤细和美丽的腰。她赤着脚，踩着地上的裙子走了几步，然后停下了。其实她也完全不知道，这个时候该干什么。她只好急匆匆地笑笑：“你过来嘛，你都来了，难道还不知道要做什么吗？”

他说：“别这样。”一股强大的悲凉紧紧地扼住了他的喉咙。为何总是如此？为何人们总是轻而易举地被“恐惧”玩弄于股掌之中？为何在还没见到神的时候，就已经急匆匆地下跪了？他想说孩子你会后悔。但是他不擅长讲这种话。他只会说：“别这样。”

她靠近他，伸出手臂，尴尬地犹豫了片刻，右手还是落在了他的脸颊上——除了利落地脱掉衣服，她什么也不懂得。他不动声色地躲闪一下，就把她的手晾在了半空中。她稚拙地盯着他，眼泪涌了出来：“陈医生，我只想你救救我。我现在必须出院了，可是我想治病。你救救我，只有你才能救我……”她抬高了声音，似乎是在使力让语言挣脱淹没它们的哭泣声，“我什么都可以给你，可是除了这个，我没有别的了。”她倔犟地抬起手背，在脸上抹了几把。好像是她自己觉得此时此刻，除了那张哭泣的脸，全身上下没有什么地方是值得遮挡的。“我只要你救救我，我求你，我必须要活到我爸爸的官司打完的那天，我得再见他一面，陈医生，我真的好想爸爸……”

他瞬间就暴怒了，咬紧了牙克制住想给她一个耳光的冲动。他盯着她满脸是泪的脸吼道：“谁叫你用你爸爸做借口的？怕死就是怕死，连衣服都敢脱，这个也不敢承认么！你就是想活，你为了活下去可以连脸都不要。这关你爸爸屁事！你们老师就教你们自欺欺人吗？”

她被吓到了。她噤若寒蝉地看着他，倒退了几步，然后慢慢地蹲了

下去。自己抱紧了自己的身体，像只蘑菇那样缩到了墙角。眼泪像露珠那样，滴在膝盖上，奇迹般地，像凝在了荷叶上，圆圆地晶莹着，没被破坏。她手背上多了一道刺目的红印，原来他涂了唇膏，怪不得她刚刚的微笑如此炫目。

他捡起她的裙子，递给她，简短地命令她："穿回去。"

她不服气地斜睨了他一眼，哽咽着说："那你把眼睛闭上，我穿衣服的时候你不准看。"

他被她的逻辑逗笑了。他顺势在床沿坐下来："行，不看，你穿好了通知我。"他像是顺从一个游戏规则那样，闭上了眼睛。几秒钟后，他感觉到她在靠近他，她的身体莽撞地碰到了他的手臂。待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她已经听话地把那条裙子套了回去，安静地挨着他躺了下来，蓬松的脑袋枕在他腿上。

"让我这么待一会儿，"她说，湿热是呼吸吹着他的肚子，"就一会儿。"

他点头，俯视着她年轻、鲜嫩的脸："好。"

她把眼睛闭上了。

他突然想起了重要的事情，打开了身旁的背包，把几盒药，还有几盒针剂放在地板上："这些是我刚才从医院开出来的，就是你这些天用的药。你不用担心，我有办法搞定医院那边的帐，你自己会不会打针？算了，我跟天杨说一声，就是护士长，她可以帮你打。"她安静得像是睡着了，于是他只好自顾自地说下去，"你眼下的情况算是暂时稳住了，按时用药会有用的。相信我，就算今天你和我做了你刚才想做的事，我也只能为你做这么多了。"

她呼吸得很平缓，完全不回应他。眼泪沿着她的太阳穴静静地流进了额前的发丛中。她额角的胎毛真是明显。那一刻，他突然很想弯下身子亲一下她的脸，就像是亲吻熟睡中的陈至臻。

然后他们都听见了急促，沉重，到后来越发暴烈的敲门声。

## Chapter 10

南音和陈宇呈医生

【南音】

我记得那一天，公车已经开出去三四站地，我才发现，我坐错方向了。在车门差一点就要夹住我脑袋的时候，我踉跄着逃了出去，真讨厌死了如此狼狈的自己。我站在马路的另一边，跟三四个陌生人一起，等待那辆因为乘客变少了，所以行驶得轻松莽撞的大家伙。这种时候就会由衷地庆幸，龙城不算是一个大城市——晚上八点之后，公车上基本不可能找不到座位的。我选了一个靠窗的位子，可以轻轻地把额头抵到玻璃上，让我沸腾着的大脑凉爽一点，有玻璃真好呀，我闭上眼睛就会觉得自己是把额头直接贴在了外面，如湖面般凉薄的夜色上。

手机上已经有六个未接来电了。全都是妈妈打来的。我知道我等下回家去一定逃不过她的骂——因为大家都在等着我吃晚饭我自己不管大家也不接电话不负责任没有组织纪律性不懂得关心别人……台词基本都是这样的。骂就骂吧。都是小事。我现在回电话也好，不回也好，也不过是小事情。

跟我见的事情相比，所有的，都是小事情。

我心里突然就有点恼火了。我可以装作什么都没看见—不是我自己愿意如此，是我知道你们都会要求我这样做;我也可以装作什么都没发生——我什么都不会，但装傻还是很有经验的。可是，这个隔三差五就在要求我装瞎、装哑、装聋的世界，拜托你，在要求我之前，告诉我为什么，我只想知道为什么，这过分吗？

昭昭，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这倒没什么奇怪的，我一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好吧，你把……那个人……

当成了你的梦想，可你知道他只是在乘人之危么?难不成他是因为爱情么？想到这里我都要把自己逗笑了。你去死吧——不，昭昭。我不是说你，我是说那个家伙，我现在恨死他了，恨得都没力气寻找合适的词汇骂他了，要是姐姐在我身边就好了，姐姐那里总储备着数量惊人且无比生动准确的脏话。昭昭，你傻不傻?你明明已经孤立无援了，你还嫌不够吗？还要亲手制造出一个情境供人落井下石么?

好吧，其实我心里很难过——你是不是以为你自己一定要死了，所以无论怎样都要完成最后一件事情?或者说，你从心里相信“否极泰来”这回事，你让自己吧所有的倒霉都经历过了，你就可以得救了?

那都是错觉呀。可是，我没有证据。

昭昭你背叛了哥哥，你背叛了我们。

我到家的时候已经八点一刻了，可是妈妈奇迹般地没有骂我。她从微波炉里拿出来热过一遍的汤，倦意十足地跟我说:“去洗手，你哥哥马上就回来了，回来了就开饭。”爸爸说:“饿了吗?不然你和外婆两个人先吃。”妈妈毋庸置疑地皱起了眉头：“不行。”——好吧，今天又是哥哥救了我。作为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晚回家自然是被正经事情绊住了，换作我就是另外一个问题，肯定是因为贪玩没时间观念不靠谱——这是我妈妈颠扑不破的价值观。

有个词听起来很绕口，似乎是很有文化的人才会说的，叫什么来着?对了，“话语权”，就是这个意思，太准确了吧。

我回到房间，刚刚把我在家里穿的那条粉红色的裙子从枕头旁边扯出来的时候，昭昭的电话就来了。我接起来，除了说“喂?昭昭”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她比我更惨，因为我已经叫出来她的名字了，她就连“我是昭昭”这句废话都不好再搬出来救场，所以，只能沉默着。

不然，还是我先说话吧。我和她，我们俩像闹了别扭的情侣那样听着彼此的呼吸声，这场景可真的有些蠢。但是她抢在我前面开口了——她总是能比我抢先一步。

“南音姐，郑老师回来了吗?”她讲话的调子似乎就是在几天之内沉了下来，不再有以前那种会翘上去的尾音。

“没有。”我都没提哥哥，她还真是豁得出去。——说实在的我知道哥哥还没回家的候松了口气，因为……守口如瓶也是需要力气的。可能是太饿了吧，我没有力气了。

“我打不通他的电话。”她停顿了一下，又立即拆穿了自己的谎话，“不是，南音姐，我知道现在我不管说什么，郑老师也不会听，你帮帮我，跟他说，不用再跟学校争了，别再为我的事情跟那些人吵，不值得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本来想说，“你好歹交代得清楚一点，我智商低。”——但是我觉得，眼下是不适合开玩笑的。

“你自己可以去看学校的论坛。”但是她自己也觉得如此故弄玄虚没什么意思了，于是她说，“学校不同意给我助学金，其实是，那些家长不同意，他们给基金会捐了钱，他们说不，学校当然不能不理。”

“这个……”我承认我听不懂了。

“因为我不算是贫困生啊。他们觉得我没有资格拿这个钱。所以南音姐，就算郑老师再怎么给他们解释我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他们也不会信的。校长今天下午还打电话给我，跟我说没有办法，助学基金也有标准和规定，谁都不能违反。还说学校会替我想别的办法。”她突然笑了起来，“算了，我不需要他们帮我。还有陈医生愿意帮我，他已经给了我药，是他偷偷从医院开出来的。他说了，按我现在的情况，准时吃药，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等到爸爸公司的人帮我把房子要回来的时候呢。他们不是说，等几个月吗?说不定，我真能撑过几个月，就有钱回去住院了。”

“他凭什么帮你啊昭昭！”我忍无可忍地叫了出来，“你一个女孩子，你不觉得脸红吗？”——我也很诧异自己为什么在情急之下使用了我妈妈的口吻说话。

“才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能想象此刻的昭昭那种气急败坏的神情，“他喜欢我！”

“别开玩笑了他不过是……”

“你什么意思！他不可以喜欢我吗?懒得跟你说那么多。”电话那边已经换成了一声单调的，机器的长鸣，她已经收了线，似乎是她的电话机接替她来抗议我老王。

妈妈在外面喊我吃饭了。我想，哥哥终于回来了。

饭桌上一直都是安静的。如果我没什么兴致说话，主动说话的人便少了。妈妈和爸爸轻声说了几句关于物业那边的事情，似乎是有人在小区里动工要开个饭馆，正对着好几家人的阳台，肯定会有油烟噪音什么的。有人就联系小区里所有的业主，说要大家一起联名写信给什么地方，让那间小饭馆开不起来。妈妈说：“我们签还是不签？”爸爸说:“我看还是算了，人家做小本生意的，也不容易。”妈妈说：“我也是这个意思。”……哥哥没有表情地放下了碗筷，说：“我吃好了。”站起来的时候外婆好奇地看着他说：“别急着回去

啊，刚吃完饭，好歹坐坐，喝杯茶什么的……”她是把哥哥当成客人了，不过今天外婆居然没有问他究竟怎么称呼。

晚上，我缩在自己的桌子前面，打开了电脑。原先登录高中的论坛的时侯，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的时候手指就像在做下意识的活动，现在不行了，我盯着那个熟悉的页面，用力地想了一下当年的密码，点击Enter的时候心里还在期盼千万别跳出来那个“用户名和密码不正确”的

窗口。曾经自以为深入骨髓的习惯其实也这么轻易地改变了。就像我过去每遇到一件事情，第一个反应，就是拿起电话来拨给苏远智，如果他的手机关机或者无人接听的时候就会非常地恼火，觉得他又在故意地激怒我。但是，我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这个习惯改掉了，它不知不觉，无声无息地离开了我的身体。

还有一件事，送他上火车之前，他去火车站旁边的超市买矿泉水，我等在外面的时候，看了他的手机。我就是闲着没事，或者说一闲着才找事——想看看端木芳会不会发短信给他。这次我很镇定地，驾轻就熟地进入他的收件箱，手指没有发颤，居然连心脏也没有"'呼评"地捣乱。

倒是有那么几条端木芳的短信，不过，内容还真没什么。

还有一条短信，是他爸爸发来的。的确是平日里那种板起面孔教训人的口吻："你这次回学校去，就是大学时代的最后一年，要加紧规划你的前途。南音那个女孩娇生惯养，只知享受，目光短浅，绝对不会懂得督促你奋斗，你自己对未来要端正态度，不要让她对你有任何负面的影响，谨记。"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我有这么多缺点。公文一般的语言，就给我定了罪。

算了，跟昭昭遇上的事情比，这都不算什么。

印象中，我读高中的三年里，论坛从来就没有这么热闹过。首页上，粗略一望，大半的帖子都跟昭昭有关。标题也都声势夺人:有老师，有家长，有学生；说理的，吵架的，八卦的——管理员今晚该兴奋死也忙死了吧。回帖数最多、最热闹的那个帖子是一个学校助学基金的创立者发的，他多年前毕业于我们学校，是我们大家的

学长——至少他自己那么说。他还说他是中立的，但是他觉得原本用于捐助贫困生的助学金拿来捐助一个家境优越，只是暂时遇到困难的学生是不妥当的，至少这违背了当时创立这个助学基金的规定——下面回帖子的人迅速分成了两派开始吵架了，有人说他只知道规定不讲人道，也有人叫好说谁都比昭昭有资格拿这笔捐助。然后争论迅速上升成为人身攻击，然后互相问候对方的身体器官和女性亲属……有的人觉得这里无聊就出去新开了帖子，在新的阵地里继续凝聚自己那边的力量，再迅速地看着新帖子以同样的节奏和步骤被搞得乌烟瘴气。——那个混战的帖子里有好几个眼熟的ID，如果没记错的话，是教过我们的老师，也有几个是我的同学—虽然早已毕业，但还总是会来凑

个热闹。

但是所有参与争端的人都没有跟对方讲清楚一个基本事实:没错，也许昭昭是如他们所说，只不过是暂时遇到了困难。可他们忘了，也许这个“暂时”和她的余生一样长。也许他们没忘，他们只是觉得那不是他们争论的重点。

另一个帖子是开了为昭昭募捐的，发帖人说既然助学基金的规定确实不能违反，那我们就自己来帮助昭昭——这个地方很快就引来了另一场混战。在上面那个帖子里骂学校不讲人道的人，跑到这里来继续骂，说凭什么要给一个敲鼓吸髓的罪犯的女儿捐钱——当然了，他们骂得更直白也更生动，我只不过是概括一下段落大意。立刻有热心观众把“永宣爆炸案”现场那些血肉模糊的图片贴出来示众，然后大家的兴奋点点转移，开始八卦昭昭的家，以及她爸爸在永宣那个宁静小城里的势力和恶名——到群情激奋处不知是谁敲上来一句:她本来就该死。然后下面一呼百应，管理员跳出来维持秩序并匆忙删帖。

“该死”那两个汉字蔓延了整个屏幕。我关掉了电脑，不想再看下去了。

我突然很想给昭昭打个电话，叫她这几天不要上网不要去学校的论坛——可是，这么做很愚蠢，也许，她早就已经看到了，所以她才会宁愿相信，陈医生是真喜欢她的。

我把窗子整个推开，清凉的夜晚就进来了。龙城的九月，大半时间，已经不再需要空调。现在正是姐姐店里生意最忙的时候，姐姐真幸福，她店里来来往往的那些客人们，此时此刻，谁也不用坐在电脑前面，胆战心惊地看着一个女孩子被那么多人说“该死”。

夜风里掺进来了一点烟味，于是我走到窗边，两手撑着窗台，这样双脚就离了地，把身子略微探出去，果然看到哥哥站在阳台上。我又突然开心起来，悄声对着隔壁说：“我过去喽?”黑夜中他影子一般的轮廓对我微微点点头。

哥哥的房间有阳台，但是我的没有。搬家过来的时候，是妈妈分配的房间。我相信，如果哥哥当时不在四川的话，他一定会把这个房间让给我的，他知道我喜欢阳台，也知道我喜欢阳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知道的，总之他就是知道。

他就像知道我想要阳台一样，知道昭昭想要那个但愿能长点再长一点的余生。是，谁都想活，可是如果昭昭的爸爸没有出那件事也就罢了;

如果昭昭还像当初那样，像一个小公主一样躺在她精致的卧室里，闭上眼睛输给命运身边都是牵挂她或者假装牵挂她的人们，也就罢了;她曾经那么真诚地想要重活一次，她见过了罪恶，从自己和别人的仇恨里挣扎着想要重活一次，也许这世界上，只有哥哥认得出来她，只有哥哥和她一样珍惜那种渴望。

我轻手轻脚地打开了哥哥房间的门，溜到他身后，作势要吓他。但是未遂，他非常熟练地比我先一步转过身子，轻轻地捏住了我脖子后面那一小块地方，装成要把我拎起来的样子。“杀人啦……”我开心地嚷出来，结果夜空里传来妈妈的声音:“郑南音你给我差不多点，不知道邻居们要睡觉啊!”然后她重重地把她的窗子关上了—也不知道是谁的音量更扰邻些。

哥哥按灭了烟蒂，我才注意到他把烟灰缸也带到了阳台上。他就是这样的，打死他也不肯乱丢烟头。并且，他IUD烟蒂的时候总是狠狠地，不允许那上面还带着哪怕一丝的火星。“也给我一支，教我抽，好不好?”我托着腮问郑老师。

“你别想。”果不其然，他还是打我的脑袋。

“哥……”我突然换了一种我自己都觉得肉麻的语气，“你，没有上论坛去跟他们吵架吧?”我想起了那一两个屏弱的替昭昭说话的标题，只要一想到陷入那一片攻击声的是哥哥，我的心就紧紧地揪成了一团。

“没有。”他淡淡地笑笑，“我又不擅长那个。你知道的。”

“嗯，要是换了姐姐就好了，姐姐说不定可以……把整个网站骂瘫痪。”——我为什么总是在这种时候由衷地想念姐姐呢——“你也不要总是想着这件事了。”我小心翼翼地看着他的侧脸，“你能做的都替她做了，所以你尽力了。”

“有什么用?”他转过脸来，看着我。

“烦死啦!”我瞪着他，“人家在安慰你嘛，配合一下不行啊?”——我不能告诉他我今天看见的事情，我决定了，怎么都不能。

“我想为那个孩子做点事。”他说，“我只是想让她知道……”他似乎是在寻找合适的表达，可是失败了，他此时浮起来的微笑明明白白地翻译着“失败”二字，“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那孩子身上，有些地方特别像我。”

“哪里像嘛。”我表示反对。但是，我知道他在说什么。

你们都是愿意拼尽力气，让自己干净的人。你们想得到的，是清洁。或者说，是那个永远在清洗自身的自己。以前，我也这么想。可是，你真的确定昭昭和你一样么?因为你没有看见我看见的事情呀。

“睡吧。”哥哥温柔的叹息声像是在呼应远处的蝉鸣，“明天你也得早起

上班。”

我的实习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学再下一周就要开学。在这两三天里，我每天都跟自己说，等到周五吧，周五我到公司去收拾东西，跟大家道个别，拿最后一个月的薪水——经理决定多给我500块，然后，就去看昭昭。对了对了，这个星期五哥哥不去学校，学校临时因为什么原因，那一天不上课。于是我心满意足地抱起我的纸箱，现在我的确必须回家去，把这个大家伙放回我房间，再跟哥哥一起去看昭昭，多么顺理成章的事情。

好吧，我现在很怕自己一个人面对昭昭。我承认了，行不行啊?

进门的时候，雪碧居然大方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抱着可乐，一边吃零食，一边给身旁的外婆讲解电视剧的剧情:“外婆，这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你记住这个，就能看懂了。”外婆用力地点头，伸出来的手指略微发颤:“这个是好人?那，他旁边的这个女的呢?”“啊呀她是好人啊，她上一个镜头刚出来过的。你刚才都问过啦。”“我没有。”外婆坚定地表示。“快看,外婆，太后出来了，这个太后最坏了，其实人就是她杀的。”“不像话!”外婆真是一个最认真的观众。

“你又逃学！”我把箱子放在茶几上，故意刺激雪碧。

“那又怎样啦!反正今天是周末。”她斜脱着人讲话的样子怎么那么像姐姐呢，真奇怪，“要是没人在旁边帮忙解说，外婆是看不懂电视的。”

“哥哥呢?”

“在房间上网。”她指了指楼梯。电视剧就在此刻中断了，开始插播广，外婆娜地问雪碧:“没有啦?”雪碧热心地回答:“有的，外婆，他们等一下就回来啦。”然后冲着我做了个鬼脸，“不信你看着，等广告结束了，外婆一定又会以为自己在看一个新的电视剧。”

我的电话就在此刻响了，我手忙脚乱地找了很久，才把手机翻出来。是个陌生的号码，按下“接听”的那一刹那我还以为说不定是诈骗集团。

“你是昭昭的朋友，对不对?”这个声音很熟，对的，正是那个美丽的护士长。

“嗯，我是。”

“赶紧来一趟医院，你，或者是你联络她家里的人，快点，不然来不及了。还有，记得带钱，至少带3500块。”

在我身后，外婆和雪碧的对话又无辜地响起来:“这个，还有这个，这两个都是坏人，旁边那个丫鬟，不好不坏吧，挺复杂的。”——雪碧像个小大人那样，认真地说“挺复杂的”。哥哥出现在了我的面前，他穿着很随意的牛仔裤和白色的麻布衬衣——衬衣很旧了，都在泛黄。他说:“你回来了?”有个机械的声音的确是从我嘴里发出来的，但是我听上去却觉得它来自我身后:“去医院，快点，是昭昭。”

路上，哥哥对红灯视而不见地闯过去的时候，却转过脸来镇定地对我说:“别慌，把安全带绑好。”

“哥，那个护士，她为什么要说——不然就来不及了?她是什么意思?”我的声音很小，因为我觉得，一旦我抬高了声音，所有的事情就会变成真的。

他不回答我，保持静默。

“应该没那么糟的对吧?不会真的那么糟的。”我的膝盖不知为什么一阵酸软，所谓的关节炎是不是跟这种感觉差不多呢——天哪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么无关紧要的事情呢，简直像是故意在跟老天爷开玩笑，“肯定不会有事的，陈医生一定会尽力救她。”我看着哥哥，像是在寻求肯定的答复，“他们俩已经在一起了，所以陈医生不可能不救她你说对吧?”

“你说什么呢，南音?”

“你别用那种语气我拜托你啦!”一阵烦躁涌上来，简直像是晕车时候的恶心，“我是在往好的方向上想你怎么就听不出来呢?好吧我也觉得那不算是真的在一起，那天我在昭昭那里看见了陈医生，他在房间，在卧室，然后昭昭………………。证明。”

她穿着一条领口开得很低，有很多花边的裙子。白色的。刘海蓬松地遮住了眉毛。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她，我不会那么慌不择路地逃跑，我会告诉用涂那么重的，轻轻地涂一层就够了。

我刚才不敢靠近她，是怕踩到那一地的血。可是我还没有和她告别。

那些因为她是一个罪犯的女儿所以觉得她也有罪的人，那些认为她不值得帮助并且觉得她死不足惜的人，那些咒骂她应该去替爆炸案的罹难者偿命的人，那些背负仇恨恐吓她跟踪她扬言要杀她的人。你们赢了。

我祝你们度过平静幸福的余生。

【陈宇呈医生】

死亡时间是14点27分。9月4日。2009年。

他知道那个人一直在身后。他站在办公室门口的时候，叹了一口气，转过头对身后说:“进来吧。”他觉得自己像是在主动窝藏一个逃犯，也许，因为他浑身是血。

“她是什么时候被送进来的？几点？”那人问道。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回答:“中午的时候，十二点左右吧，具体的时间，我也记不清了。”

郑老师重重地呼吸:“我是差不多一点一刻的时候来这儿的。也就是说，你，眼睁睁地看着她流血，一个多小时你什么也没做。”

“我并没有眼睁睁地看着她流血。在那一个多小时里我在救别人的命。我们的护士长在和血库交涉，但是没有手续的话之后会很麻烦，医院有医院的规章和制度，我只是在做我的工作。”

“对，你过是个医生，我也不过是个老师，是这个意思吧?”那人笑了，笑容居然是明晃晃的。

“如果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做的话，你仔细想想，你这个老师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那又是谁签字同意她出院的，又是谁在她出院以后给她药的，谁给她自己打针然后扎破血管的机会的？这就是你的规章你的制度?”

“我知道，你现在需要有个人为她的死承担责任。你可以去告我。不过你最好咨询一下律师，看看你有没有代表那孩子当原告的资格。”

“我不要任何人承担什么责任。”那人难以置信地逼近他，他几乎闻得

到那件衬衫上的血腥气，“‘我只是要你知道那孩子一直到最后都相信你是那个能就她的人，我只是要你承认你手上有血……”

“我手上有血?”他打断了他，“我手上的确有血，我从来都没有否认过。八年了，要是算上研究所的那三年，整整十一年我的手就没离开过这些脏血和坏血。如果我手上没有血我又怎么去救那些最终活下来的人？我和你不一样，郑老师。你的工作里，最重要的事情不过是升学率，你有的是时间和小孩子们的心灵做游戏。可是我，我的工作里，要么活着，要么死，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容不得我去讨价还价。所以我没那么多闲情去假扮上帝。”

那人又是静静地，明亮地一笑:“你手上有血，这关上帝什么事？”他低下头去，胡乱地把手机和几样东西塞进公文包:“现在请你出去吧。

我要去幼儿园接我女儿。”

“如果今天，躺在观察室里的是你的女儿，你希不希望有人立刻救她?”

“如果我知道我的女儿有躺在观察室里的危险，我无论如何，都不允许自己进监狱。”

说完这话，他推开门走了出去。天杨站在走廊的尽头处，像是非常惊诧地回眸望了他一眼。怀里抱着他刚刚脱下来的，沾着血的白衣。他慢慢地走近她，突然之间，满心苍凉。

“让我就这么待一会儿，就一会儿。”徘徊在脑子里的，却是昭昭的声音。她闭上眼睛，一滴泪滑下来流进了鬓角里。现在，坏血都流光了，她终于洁净如初。

“去接臻臻么?”天杨问。

他点头。他终于说:“下周，找一天，我们把班调一下，一起去吃晚饭，好不好?”片刻的静默里，他看着她眨了眨眼睛，有点尴尬地把目光移开，笑了笑。

“不用现在回答我，可以想想。”

【南音】

是我把他从那间办公室里拖出来的。他顺从得就像宿醉未醒。

我们俩就这样寂静地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不动，不说话，连对视也没有。我偶尔会偷眼看看哥哥，从我们身边经过的人也都在诧异地注视他。我知道，不仅仅因为他就这样一身血迹地出现在明亮的阳光下，还因为，这些血痕让一向温和的他沾上了一种很奇怪的英气。就像是某个遥远年代里，刚刚接受了刑囚的革命者。

不知道过了多久，反正我记得，直到阳光不再那么刺眼。我想像平时那样推推他，但是终究有些畏惧。我只是对他说:“你要不要去卫生间洗洗手？

我们回家吧。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

他对我笑了，那笑容就像是他遇到了什么东西，值得他沉醉其中。他说:“好，我们回家吧。”

“你能开车么?”我不安地看着他的眼睛，“要不然，我来开?”——其实我还差最后的路考才能拿到驾照，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情况，还是我来开比较安全。

他说:“不，用不着。”

我迫切地想要回家去。我希望我一进门就可以看见外婆依旧和雪碧坐在沙发上，雪碧耐心地教外婆辨认电视剧里的好人、坏人、不好也不坏的人。我们的车终于驶出了医院的地库，车水马龙的街道上，人们的脸一如既往地漠然。他们都不知道昭昭死了。他们不知道，真好啊。

“南音?”他把车停在了路边，但是没有熄火。我惶恐地看着四周，不知这里是否可以停车，但我很快就释然了，此时此刻，还在乎交通规则做什么?

“去对面的小卖部里，帮我买包烟，好吗?”他用沾满血痕的手递给我一张20元的钞票。也对，抽支烟，也许能帮到他。

“好。要什么牌子的?”我一边解开安全带，一边愉快地问。我为什么要勉强自己愉快呢，因为我们终于可以谈论一点跟昭昭没有关系的话题。比如香烟的品牌。

“都行。”他的口吻似乎恢复了一点安宁，“万宝路吧，红色的。”

我看着交通灯上的小人由红色变成了绿色，我数着斑马线走到了马路对面，但是数完了我立刻就忘记究竟有几条了，我走进那间小店铺的

时候故意放慢了和店主说话的速度，我对他发自肺腑地笑并且在他递给我找回来的零钱的时候说声“谢谢”，我把零钱一张一张，按照面额由大到小的顺序叠在一起，好像这是个仪式，我身边走进来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穿着一套深蓝色的水手服，戴着小黄帽，她费力地踞起脚尖想要够柜台上的棒棒糖，我就问她要什么颜色的，然后帮她拿了并且弯下腰认真地递到她手上……我用尽全力做完每一桩每一件的小事情，因为在用力完成它们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时间正在一分一秒微弱地缠绕着我，我需要这蜘蛛丝一般的时光捆住我那个马上就要出窍的魂魄。

马路上传来一声轮胎滑过路面的尖锐的声音。我和那个小女孩一起转过了身。嘈杂惊呼的人声里，我看见一个男人呈弧线飞了出去，砸在路面上。我看到哥哥的车踉跄地停泊在那男人的身旁。我发现那男人是陈医生，因为他没有穿白衣，乍一看有些陌生。

身边的小女孩尖叫着跑了出去，却又在店铺的台阶上停下了，她捏着小拳头，两条小辫子像是被风吹得直立了起来，她的声音清亮得像是鸽哨:“爸爸——”爸爸的车——不，是哥哥车猛烈地倒退了一点，又对准了地上的陈医生开过去，陈医生像一截不慎从热狗里掉出来的香肠那样，在车轮底下的地面上翻滚，那种灵活的感觉很诡异。

路边的行人围住了哥哥的车，和躺在地上的陈医生。其实，这是多余的，在警车来到的两三分钟内，哥哥一直端坐在驾驶座上，没有出来，也没想过要逃走。

他从车里出来之后，走进警车之前，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想他也知道，从现在起，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没有人能原谅他。

对吧，船长?我的船长。

【陈宇呈医生】

他把车停在路边，走出来等臻臻。星期五总是如此，他必须要把臻臻带到医院里来待上几个小时，之后才能完全享受一个属于他们的周末。臻臻想要去买棒棒糖，并且她最近有个新习惯，就是买零食的时候不喜欢大人跟着，她要自己完成那个购物的全过程，以此证明她长大了。

所以他挑选了一个不错的位置，可以把她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她

如果真遇上什么无法解决的事情，只要一转身，就找得到爸爸。

一声尖厉的巨响，然后他就莫名地发现整个天空以一个前所未有的角度在他面前敞开了。似乎是要把他吸进去，但是最终还是地球赢了。

他倾听着自己的身体砸在地面上的时候，意识尚且是清醒的。他看见了那张挡风玻璃后面的脸庞。

你这个罪犯呵。我们本应该审判彼此，也被彼此审判的。但现在好了，你终于把我推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把你自己推到了残忍的人群里。你真蠢，你不知道我们二人才是平等的。

他庆幸自己在人世间听到的最后的声音是臻臻的。“爸爸—”无比清亮，他早就觉得，该把她送到儿童合唱团里。

但他不知道他错过了一条短信，他迟钝的身体已经无力感受手机的微妙振动了。

发信人是天杨。短信内容很简单:好的。

【上册完】

**Table of Contents**

序幕

Chapter 01

Chapter 02

Chapter 03

幕间休息1

Chapter 04

Chapter 05

Chapter 06

幕间休息2

Chapter 07

Chapter 08

Chapter 09

幕间休息3

Chapter 10